

印象

文化中國叢書
Series 1

香港

Hong Kong
Impression

香港文化名家訪談錄

Interviews with the cultural notables in Hong Kong

著者
林環陶 白潔



“

它穿梭時代，似是歲月的足印，又像是歷史的記錄；既有輝煌的色彩，也有艱澀的滋味；或是鼎鼎有名的大家，或是低調行走的耕耘者……他與她，用美麗的心、靈活的腦、創造奇跡的手，描繪了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譜寫了一闋香江文化讚歌。藝術人生，人生藝術，如您有點時間，不妨拿起它翻一翻，或許會找到您喜歡的東西，或許在喧囂的塵間覓得一處心靈的別境。

作者以純摯的心、獨有的觸角和視覺以及女性的細膩來欣賞文化藝術、感知藝術與生活，在自然清逸的文筆中，流淌着真情，跳躍着靈氣，閃爍着和諧之美……

”

主 編 皇甫星

設 計 馮哲煒

翻 譯 黃漪琳

校 對 何珮君

出版人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出 版 香港文學出版社

ISBN978-962-962-347-0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

Hong Kong Impression

Interviews with the cultural notables in Hong Kong



印象



香港



目 錄 CONTENTS

題 辭

- 蔡 武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长
梁振英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寫在前面的話

- 林環陶 心語02

文 化

- 饒宗頤 為志趣而做學問06
高敬德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10
鄭培凱 文化傳承任重道遠18

文 學

- 劉以鬯 每部小說都要與眾不同24
古 松 詩法同行 香港第一人28
張詩劍、陳娟 築建香江文學綠洲36
韋 婭 青少年成長的心靈使者42

雕塑與美術

- 朱達誠 雕造生命的力量50
區大為 前生任俠自風流 亦莊亦諧觀自在58
林天行 畫壇奇才創前無古人之路64
羅冠樵 永遠閃爍童心78
阿 虫 簡單真心人84
林鳴崗 彩筆喚起人文關懷90
陸惟華 畫中奏響生命之歌98
伍家賦 溫情人間 無悔人生104

電 影

- 夏 夢 銀色旅途總有夢110
鮑 氏 一門多傑 永續愛國真情（鮑方、鮑德熹、鮑起靜、方平）118
白 茵 真善美——人生最珍貴財產132
杜琪峰 胸懷家國勇於承擔 用電影真實記錄歷史140
徐小明 愛國心民族情堅貞不渝148
許鞍華 電影為社會注正能量154
羅啟銳 電影重塑美好歷史158
洪祖星 合拍片是趨勢 只有中國明星164
何 威 營造生存環境拯救電影業170

戲 劇

- 陳敢權 要把戲劇扭回正道176
高志森 珍惜傳統才能創新180

戲 曲

鄧宛霞 中國文化 和諧之美	186
陳劍聲 政府應該支持粵劇	190

音樂與舞蹈

閻惠昌 「和」與音樂	196
陳永華 以交響樂譜寫民族魂	200
李志雄 走出音樂廳才能走入音樂會	208
梁國城 與時並進中國舞	212

魔 術

譚永銓 創造神奇的全能大師	218
---------------------	-----

新媒體

何緯豐 新媒體成就年輕人創業夢	226
-----------------------	-----

文化融合

陳少峰 香港當內地文化國際化領頭羊	232
-------------------------	-----

附 錄

名畫欣賞：為君葉葉起清風	238
好書推介：《國家拐點》的驚喜	239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241



Miracles sometimes occur but one has to work terribly for them.
-Chaim Weizma

奇跡是有機會發生的，但你必須為之拼命奮鬥。

——魏茲曼



蔡 武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长

賀《香港文化名家訪談錄》出版

揮灑藝術人生
弘揚中華文化

蔡武
2012年10月



梁振英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香港文化名家訪談錄出版誌慶

文淵藝博
薈萃精英

梁振英



寫在前面的話
Preface

Every age has its own feelings.
-Sierra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感受。
——西埃拉

心語

02

政治是赤裸裸的，經濟是可以粉飾的，只有文化才蘊含真善美。文化的相容並蓄、有容乃大，讓我們感受真善美，領悟大愛。有藝術家說：「我們必須懂得真和愛，才有真正的快樂。」或許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義。時光如風，步履匆匆，偶爾駐足，遊目騁懷。不妨抽出一點時間，舉起一杯紅酒，品味酸甜苦辣；端起一杯香茶，享受濃淡韻味。此時此刻，邀您拿起這本書，感受箇中的美妙。

《印象·香港》收錄了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網站「名家訪談」專欄中訪問的數十位香港文化界名人。雖是鳳毛麟角，卻已涵蓋了香港各個文化領域的精英，包括文學、書畫、雕塑、音樂、舞蹈、電影、戲曲、魔術、新媒體等範疇，訪談範圍之廣、人數之眾為香港回歸以來同類訪問中少有。訪談從不同角度、多個方面審視了香港多元文化的風貌，展現了中華文化的風采，強調傳承與創新的相互影響，解讀人性與人生的微妙關係，奏響了人文關懷的主旋律。它猶如穿越一條時光隧道，把讀者從拚搏與期望的歲月，帶到文化創新的今天，可謂是一部半世紀香港文化進程的微電影。

香港是一個美麗和神奇的地方，也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地方。書中收錄的人物都是文化界各自領域中的翹楚人物，每一位人物都記載了一個傳奇。他們對中華文化發展的真知灼見及對香港文化政策的諄諄箴言，加深了讀者對中華文化廣袤內涵的認知；他們在奮鬥歷程中體現出濃濃的民族情懷，彰顯了偉大的人格力量；他們輝煌的成就

和奉獻的精神，為香港文化添上美麗的新裝；他們堅毅的信念和創新的實踐，激勵着更多人揚帆啟程。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在這特別的時刻，我們將這些珍貴的訪問輯錄成冊，作為一份文化賀禮。在此，衷心感謝國家文化部蔡武部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梁振英行政長官在百忙中為訪談錄題辭，感謝所有接受我們訪問的文化名人，感謝銀都機構在採訪過程中所提供的支持和協助，感謝所有為此書的順利出版而出力的朋友，感謝所有熱愛中華文化的朋友。我們將以感恩之心回饋社會！

藝術猶如太陽和月亮，晝夜無私地奉獻光和熱，照亮和溫暖着人們的心靈。我們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為香港文化藝術默默耕耘的藝術家和工作著，藝術沒有最好，可以更好，祝願藝術家們的創作更上一層樓！祝願中華文化重新煥發異彩！祝願香港文化走出一條創新創意的大道！

林璟陶
2012 年 10 月

03



Everybody lives for something better to come.
-Maksim Jorky

每個人都為追求更美好的東西而活。
——高爾基



06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1917年8月9日出生於廣東潮安，1949年移居香港。饒宗頤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書畫家和國學大師，是集學術、藝術於一身的大學者，又是傑出的翻譯家，被東西方學者視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人。饒宗頤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余秋雨稱饒宗頤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饒宗頤：為志趣而做學問

白潔 林璟陶

07

2009年4月21日，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8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上，親自將「香港藝術發展獎」中的最高榮譽——「終身成就獎」頒發給享譽國際的國學大師兼漢學家饒宗頤教授。而此前不久，饒宗頤教授亦成為首位獲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香港學者，為可直接向國務院領導建言獻策的全國現任49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之一。

近年來「國學熱」再次紅遍大江南北，全國各地上至省市政府、下至街道社區，大張旗鼓宣傳「國學」的消息不絕於耳；國內眾多大小媒體也不遺餘力、爭先恐後花費大篇幅報導國學教育，幾年前一位被稱為「當代大儒」的學者，曾編纂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包括從《詩經》《孝經》到王陽明《傳習錄》在內的19部儒家經典，專供3歲至12歲的孩子朗讀背誦學習，一時間仿佛大街小巷再次響起「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讀書聲，于丹、易中天等人也逐漸進入了尋常百姓的視野，國學再次走熱，風頭一時無二。

在這舉國興國學的喧囂熱鬧的背後，有這樣一位清譽智慧的耄耋長者，清淨無為、專志於學，心無旁騖，數十年如一日，以「溯源不已、溯流而下」的治學精神，在文、史、哲、藝等多個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豐碩成果，他便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饒宗頤教授。季羨林先生在世時，在一

次發言中曾盛讚饒宗頤教授：「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饒宗頤教授是蜚聲國際的國學大師、漢學家，在中國研究、東方學及藝術文化多方面成就非凡，是業界公認的「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他的學問涉及國學的幾乎所有門類，包括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考古學、目錄學、楚辭學、金石學、音樂史、道教史、佛學、古文論、潮州學等。他涉獵多種古文字，如甲骨文、梵文、楔形文字等，博通群書，在中國文學、史學、古代宗教、藝術史等方面建樹深宏。他第一個編著詞學目錄、楚辭書錄，第一個研究《日書》，第一個研究敦煌白畫及寫卷書法，第一個將殷禮與甲骨文聯繫研究，第一個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第一個提出把楚文化、吳越文化作為學科名，第一個講中國藝術史上之墨竹石刻，第一個將《盤古圖》的年代推到東漢，此類的「第一」不勝枚舉，有專家統計，有過百項之多。

在過往 70 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饒宗頤教授以相容並蓄的態度來對待中西學術研究，並沒有「中國唯專」的態度，相比「國學」二字，他更願意使用「華學」或「漢學」等字眼。同時，他主張外國人在研究中國文化等時，一定要用中文發表，並身體力行，從 1995 年開始編審出版《華學》，如今《華學》已經成為世界華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刊物。

詩文畫作 古風猶存

08

回顧饒宗頤教授治學的領域，可謂包羅萬象、艱深難測，許多人窮其一生能問鼎一二，已實屬難能可貴，但饒宗頤教授又是怎樣達到這樣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學術境界？這與香港的地緣優勢及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密不可分，而饒宗頤教授於過往各類訪問中提及的「語文的基礎」及「興趣」，卻是背後更加重要的原因。過往 70 年的歲月里，饒宗頤教授固守平淡，在普通人眼中這些艱澀難懂、看似漫無邊際的學問，在他眼中卻是可愛得很，70 年的治學生涯中，絲毫沒有做學問的寂寥苦悶。饒宗頤教授學問皆因自己的興趣而起，他的著作也不刻意逢迎時代的背景，他的詩文畫作，更是古風猶存。

饒宗頤教授首先是以學術聲聞天下，集學者、詩人、古琴家、書畫家等於一身，含英咀華，盡得中國文化之精髓，學藝兼美。在近代學人中，極罕見像他這樣以學者兼而為藝術家的突出人物。原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曾經這樣評價饒宗頤教授的藝術成就：「先生法書上追漢魏，下邁蘇黃。山水人物，尤蒼茫澹遠，自辟蹊徑。而古文辭駢麗並擅，義正旨遠，道德、文章、書畫，辛亥以還，公其巨擘也。」饒宗頤

教授的書畫風格獨特，認為書畫意在展現內在的自己，主張畫中有我，自己的性格、成就、精神面貌，都會流露於書畫中。既將過去書法藝術之卓越楷式發揚開來，又能融會貫通，創造出獨特的個人風格。而饒宗頤教授的繪畫，入手是很傳統方法，從古人處下功夫，更從造化處得事物的精神。在當今名家如林的畫壇上，饒宗頤教授的書畫以其雋永的詩意，清雅的情韻，卓然自立，不同流俗。

為志趣而做學問，是以為大學問也，這也正是饒宗頤教授異於常人之處。珍視自己的一分一秒，全身心地專注於自己喜歡的事業，常有人讚歎饒宗頤教授精力過人，已過耄耋之年卻 70 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但最讓人讚歎的還是饒宗頤教授「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治學精神，在這個躁動不已、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中，一個曾家財萬貫的富家公子頭也不回地鑽進一個世人認為無趣的胡同里，窮其一生追尋中華文化的皈依。此時回頭再看這股「國學熱潮」，不禁令人嘆息。

2009 年 4 月

09



10

高敬德，太平紳士，現任香港新恆基集團董事局主席，集團為跨國性投資財團。2000年10月創立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為香港文化界揭開里程碑。12年來，該會成為香港民間最大的綜合性文化社團，擁有近400家屬會。

高敬德擔任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任十一屆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香港文化總會會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香港與內地投資商務促進會會長等社會公職，並受聘為天津市、河北省、陝西省、雲南省、吉林省、湖北省人民政府高級經濟顧問。

高敬德：創新是民族的靈魂

林環陶

11

「祖國養育了我，我應該回報祖國。」高敬德深情的一句話，勝於千言萬語。身兼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的高敬德表示，五千年的中華民族孕育出的偉大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源泉，是中華兒女堅實的精神力量。我們要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史賦予我們這個神聖的使命和重任，我一定鞠躬盡瘁。

翻閱上世紀九十年代媒體採訪高敬德的文章，字里行間不乏「哈爾濱的開荒牛」、「國企醫生」、「開創先河」等一類讚美之詞。是的，20多年來，高敬德的足跡和投資遍及祖國大江南北，創下一個又一個矚目的奇跡。時至今天，他身上雖已罩滿各種耀眼的光環，但「敢為天下先」的鬥志絲毫未變，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說，縱觀世界的發展大勢，未來將充滿着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站在歷史的新角度，透過新視野，發揮中華文化的巨大潛藏，才能在競爭的洪流中運籌帷幄，勇往直前。

以文化回歸促進人心回歸

高敬德最大的心願是產業報國，回饋社會則是他一直以來的目標，「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他坐言起行，說到做到。2000年，他做了一件文化大事，這是環顧香港回歸初期社會、經濟和文化情況後，毅然作出的決定。高敬德指出，香港長期受殖民統治的影響，由於回歸祖國時間尚短，港人的國家意識、民族觀念仍然薄弱，香港的人心還未實現真正回歸，而要實現人心的真正回歸，首先必須從文化入手。中華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根基，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弘揚中華文化，乃實現香港人心真正回歸的最佳辦法。因此，他義不容辭地挑起社會重擔，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巨大資金，與多位知名人士發起並聯合香港 200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社會名流，成立了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全港性、綜合性的最大文化團體——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成為香港文化發展歷程上新的里程碑。12 年來，中華文化總會所屬社團由創會時的 34 家擴大至近 400 家。他為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這在香港乃至華人世界都罕有人做到，足見高敬德在香港推廣中華文化的一片赤子之心。

大力推動青少年國民教育

高敬德領導的中華文化總會，團結香港各界愛國愛港並願意弘揚中華文化的社會團體和人士，具有其它社團不能比擬的「貫通香港上、中、下各社會階層；聯絡香港左、中、右各派別人士；融匯香港婦、老、少各類別人群」的獨特作用。12 年來，中華文化總會肩負「以文化回歸促進人心回歸」、「以文化推進社會和諧」、「以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使命，致力於弘揚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舉辦了一系列規模大、影響深的文化活動，如舉辦全港第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表演、第一個最高規格的畫展——匯集了內地 20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書畫家的作品，以及國粹京劇、越劇、粵劇等表演。同時，注重緊貼香港發展脈搏和社會熱點，深入社區，走進學校，不遺餘力地推動國民教育，加大力度向青少年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自 2005 年起，中華文化總會兩年一度、連續三次舉辦全港學生「學習基本法」、「共建和諧社會」、「我心中的祖國」徵文比賽，並出版了獲獎文章作品集，進一步增強了香港學生、市民大眾的愛國情懷及對基本法的深入認識，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全港國民教育的熱潮。高敬德特別強調，香港回歸祖國 15 年來，「一國兩制」得到了成功實踐，而基本法正是「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得以在香港成功實踐的保障，其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立法原意，既體現國情，也體現「港情」。只有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和諧、未來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和保證。因此，讓全港市民和中學生全面認識和正確理解基本法，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中華文化總會將一如既往地積極通過多途徑，面向社會和學界推廣基本法。

中華文化總會在推動國民教育中，更特別注重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做人規範的引導。近年來，內地各中小學校推廣《弟子規》等傳統經典文化的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相比之下，有機會接觸並了解傳統經典的香港青少年卻少之又少。2011 年 3 月，香港發生青年公然襲擊特首事件，有見香港青少年暴力傾向日益嚴重，有感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及道德修養、重塑青少年道德品格的重要性及緊迫性，高敬德第一時間在報刊發表了《弘揚中華文化抵制暴力文化》的文章，深刻認識到在香港青少年中推廣中華文化及道德修養已是刻不容緩。中華文化總會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個社會責任，全力於全社會推廣中華傳統文化，培植中華文化之根。2011 年 8 月，中華文化總會與民建聯合作，首次深入香港 18 區舉辦「傳承中華文化 傳誦經典詩文」全港暑期中華文化活動，此為香港首屆集傳統經典《弟子規》、舞龍舞獅、書法繪畫、動漫教程於一體的綜合文化活動，並取得了正面的反應和不同凡響的效果。動靜結合，寓教於樂，是一種很好的嘗試和突破，對於培養小朋友優良的道德品格、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積極的作用。

高敬德說，暑期活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效，堅定了我深入社區推廣中華文化的信心。2011 年 9 月下旬，中華文化總會再次推出《弟子規》系列活動——與所屬南區武術會聯合主辦「學習弟子規 成就你我他」講座暨文藝匯演，榮幸地邀請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教授進行專題主講，與現場 500 多名街坊、家長和小朋友分享學習《弟子規》的心得體會，即場剖析了傳統經典著作的深層意義，着重提出要讓孩子從小接觸和學習《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等傳統文化經典。活動不僅弘揚了中華文化，傳承了中華文明，更對學生如何學習做人處世具有指導意義。

文化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的神奇之處，在於具有無與倫比的精神力量和強大的凝聚力，高敬德有深切體會。2002 年 7 月 6 日，中華文化總會與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所屬香港文化藝術基金會，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共同主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隊列表演」的盛大晚會，這是一場別開生面、饒富意義的匯集軍樂、步操、舞蹈及歌唱為一體的大型綜藝晚會。是次活動邀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專程來港演出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參演，一展中國人民解放軍正義、威武、文明之師的風采，為香港市民提供耳目一新的美好享受，大大提高了廣大港人的精神文明，更起到一種勵志的作用。

高敬德從這次活動中得到很大的啟迪，此後舉辦活動着重發揮文化的效用。2008

年下旬，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的肆虐，香港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有見於此，2009年2月，中華文化總會倡導推動並主辦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祖國之光——海陸空軍事模型、文化藝術展」，從軍事模型和文化藝術兩方面展現祖國的成就和國力，使廣大市民增強國家觀念和民族情感，掀起了全港性的國民教育，更藉此啟動創新的思維，發揮逆境自強的拚搏精神，激發全港市民戰勝困難和迎接挑戰的鬥志和信心，堪稱意義重大。高敬德認為，面對外圍環境的影響，只要我們同心協力，把握危機中的機遇，就能看到希望的曙光。這次軍備模型展是第一次在香港舉辦，展出的近百款中國現代化的先進軍事模型，展現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和嶄新風貌，市民和各界嘉賓反應熱烈，下半年該展覽深入全港社區舉辦巡展，的確是一次很有實效的國民教育活動。

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積澱的智慧與經驗，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當全球的目光都聚焦於過去30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時，中華文化因其獨特而持久的魅力，勢必於全球範圍之內，再次掀起一股探索中華文化的熱潮。高敬德堅定地說，中華文化總會將責無旁貸地承擔弘揚中華文化，把中華文化推向國際的責任；向世界充分展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深化世界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不懈。因此，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弘揚中華文化，是我們這一代的神聖任務，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使命。中華文化總會今後還要注重創新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時代內涵，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和親和力，營造社會和諧氣氛，推動香港的穩定繁榮。高敬德的遠見卓識又一次得到了印證。

14

建議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局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只有創新，歷史才會不斷前進，社會才會不斷進步。「資源有限，創意文化無限」；「創意文化關乎着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資本的時代已經過去，創意文化的時代已經來臨」。當前，特區政府正積極拓展文化創意產業，對此，高敬德不僅非常認同，還是首倡者。早於2006年，他已提出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局」的建議。他說，文化歷來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文化藝術和知識經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富有活力的文化藝術活動緊緊吸引着各類人群，激發大眾的思維，而大眾的活力又帶給新經濟無限的創意和成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根本之道在於深化文化的內涵，至於培育創作人才、激勵創意、促使創作成果產業化，以至創業融資等多個環節，亟需香港政府和有心有力的財團大力支持和資助。



上圖：中華文化總會舉辦全港第一個軍樂團表演



左圖：2007年7月20日，中華文化總會聯同全國政協書畫室主辦「和諧頌——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中國著名畫家作品展」。

他說，香港具有獨特的多元文化和豐富的文化底蘊，但缺乏一個讓這些文化發光發亮的平台。若無一個機構來統籌發展、包裝策劃、宣傳和推廣香港的獨特文化，多麼好的文化藝術也不會為世人所知，更遑論讓世人欣賞乃至打造成為文化產業。所以，香港需要成立一個以民辦為主的「文化產業發展局」來統籌和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並藉此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業，將香港文化工作者的產品變成文化商品進入文化市場，為構建香港和諧文化，建設香港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高敬德認為，「文化產業發展局」的設立，對於促進香港文化產業發展十分重要。首先，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香港的競爭力。縱觀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無不將發展創意文化產業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文化產業發展局」的成立，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訂立目標，並可對文化創意產業進行針對性的研究，將極大地促進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其次，以民辦為主的「文化產業發展局」可為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方面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重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在數碼娛樂方面，有數碼港項目的政策和配套支援；在創意設計方面，有設計智優計劃的鼓勵；在電影方面，

15

有電影發展局來推動本港電影業的發展。只是，整體上欠缺統籌發展的機構。第三，「文化產業發展局」可為香港文化品牌拓展國際市場和建立國際交流平台。「文化產業發展局」將為香港文化品牌打開並拓展國際市場，一方面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粹，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同時也可令香港文化藝術家的文化藝術成果快速轉化為文化商業成果和收益。

擔子越來越重

20多年來，高敬德憑着超前的見識，過人的魄力，堅毅不拔的意志，在他的事業上闖出了一條條成功大道，在他的人生上寫下了一頁頁輝煌篇章。有人說：一生人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就無愧於此生了。而在高敬德的人生中，已經幹了無數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和超時代的大事業。不過，他對自己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卻淡然處之：「這算得了什麼？還有很多事需要我們繼續努力。人生最大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發揮自己的力量，為社會作出實質性的貢獻，為人群創造更美好的前景」。

聚焦於財富，超脫於財富，既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奮鬥的至高境界。正是人生有限，社會責任無限。高敬德懷着愛國愛港的情懷，不僅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並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竭盡綿力。他的擔子越來越重，但他的道路卻越走越寬……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60 華誕，中華文化總會與所屬香港文學促進協會、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聯合舉辦「我心中的祖國」全港中文徵文大賽，吸引了 151 間中學和 13 間大專院校參與，是歷年全港徵文比賽中最多學校參與的一次。



2007 年中華文化總會與中華文化城主辦《香江明月夜》大型中秋綜藝晚會，彭麗媛將軍和解放軍藝術團 130 多名演員傾力為香港觀眾表演，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及多位政府官員出席，共慶中秋、共同祝福香港。



18

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1998年創辦至今）、「大學文康委員會」主席。1980年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1972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碩士、1969年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佩斯大學 Pace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及台灣大學、新竹清華等大學。著作包括《真理愈辯愈昏》《出土的愉悅》《高尚的快樂》《戴望舒文錄》《湯顯祖與晚明文化》。

鄭培凱：文化傳承任重道遠

白潔 林璟陶

你一定曾為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筆下《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而感嘆唏噓、甚至流下眼淚，請問湯顯祖《牡丹亭》中那個為愛而死、為愛而生的女子又是誰？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答案就是杜麗娘。

如果你正在參加百萬富翁的遊戲，或有如電影《一百萬零一夜》中的男主角，你能否順利進入下一關？

19

大學中的文化傳承

面前的鄭培凱穿了一件米白色的中式衣衫，與我們談中國文化的傳承，真是儒雅得很。

「為什麼文化傳承如此重要，因為文化不是死的，是有感情的。民族傳統文化涉及認同的問題，有感情的認同，才能投入，文化才有較好的發展。有人說我們可以將那些藝術、文化拍攝下來，製成錄影帶，後世子孫一樣可以看到，何必辛苦地去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但錄影帶是死的，真正的表演和文化是活的。」

談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鄭培凱舉了個例子，「在全盛時期，曾有 2,000 到 3,000 本的崑曲曲目，而每本又有 30 多折；到解放時僅保留下來 600 多折，現在也

就只有 200 多折了，而真正能上演的恐怕只有 100 折、甚至更少。」觸目驚心的數字，中國文化傳承迫在眉睫。

過去 100 多年來，中國人在對自己的文化的態度上，如此複雜而讓人一言難盡。為了「圖存」，曾經有過的「全盤西化」，甚至曾經將自己的文化強行割裂，不願與之有任何藕斷絲連，仿佛羊水中的嬰孩，被生生切斷了臍帶。

「但近些年來，中國文化的傳承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中國強大起來了，為文化的傳承提供了一個契機，這對文化的傳承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文化傳承及發展，並不一定與經濟發展有必然聯繫，但在中國情況的確如此。」

鄭培凱來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11 年時間，「過去的 11 年間，我們借助大學教育，讓學生接觸中國文化，同時因為大學的開放性，又可以將之擴大到社會的層面。同樣中國文化的傳承，應該在中學、小學中進行，從小就接觸中國文化，會更加容易接受。」

在香港，或是在中國，孩子們被送去學習拉小提琴、彈鋼琴，已經是一件十分普遍及普通的事情。「中國最優秀的人都去學習西洋音樂、樂器，我們在將西方文化發揚光大，這樣無形之中就是讓中國文化受到摧殘。」鄭培凱不無憂慮。

「這樣說並非出於狹隘的民族情緒，不能說中國文化就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文化，但同時她也並不壞啊！」鄭培凱笑着說，「中國文化擁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能凝聚力量，更為包容，她不會太過製造矛盾糾紛，所以不僅要讓中國人，而且應該讓全世界都了解中國文化，她對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人類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20

我們要從理性的角度來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文化，否則便是在侮辱自己。

古典文學雖難卻很美

「誕生於明朝嘉靖年間的崑曲，至今已有 600 年多年的歷史，發展至今崑曲藝術匯聚了中國文化中優秀的劇作家及表演家，代表了中國文化、藝術的矚目成就，含蓄、內斂的崑曲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了中國文化的美。」鄭培凱自己就是一個崑曲迷。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過往曾舉行一系列崑曲研討會或崑曲表演，「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方面都值得推薦。城市大學之所以選擇崑曲作為教材，因為崑曲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表演成熟，展現的傳統特別豐厚，文學層次很高，而崑曲的劇本皆是文學功底深厚的古典文學，舞台上表演者的身段、動作、神態都是如此之美，即使是沒有接觸過、不懂崑曲的學生，看到如此優美的藝術，都會不由得受到觸動。我們不是要強迫學生接受，而是要提供這樣的環境……」



鄭培凱著作有《真理愈辯愈昏》《出土的愉悅》《高尚的快樂》《戴望舒文錄》《湯顯祖與晚明文化》；主編《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九州學林》季刊、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講座」叢刊（已出九種）；《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外貿易》等。

「古典文學較難，對學生可能有一定難度，但所有東西都需要從頭學起，一定存在困難。猶如聽帕瓦羅蒂的歌劇，是否一定首先要懂得義大利文呢？」是的，猶如當初學習英文一樣，即使是簡單的 ABC，都需要從頭學起，所以文字的艱深並不能阻擋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21

不到園中，怎知春色如許？「我們是要為學生及公眾提供這樣的環境，中國文化是城大學生的必修課，或許你上第一節課時，會睡大覺，但沒有關係，只要接觸就有機會，就有可能喜歡。」

要創新更要傳承

談到近年國家文化部不斷推動文化創新的思路，鄭培凱曾經給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寫過一封公開信。「目前國家過於強調創新問題，而對文化傳承的推動力較弱，這樣下去，文化傳承會斷掉。不保護傳統文化，怎能創新呢？」他還說，胡主席提出和諧社會、不折騰，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生機，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重要。

「香港的藝術層次比較低，藝術感覺較為薄弱，特區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太清晰，其實，政府應該多給一些支持。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應該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文化就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過去，香港大多數年輕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老、舊、破、落伍，但現在有很大的改變，主要原因是中國和香港都在變化中，這與國力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對學生進行文化態度的調查，記得 1998 年的調查，剔除了政治等其他因素，單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有 12% 的學生認為自己是一個英美文化人，但近期的調查，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 6% 到 7%。」鄭培凱並不認為這種轉變，均是他們的「功勞」，「整個社會都在轉變，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愛上中國文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文化教育並非朝夕之事情，如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幾百年來在教育上都有長遠的發展方針，所以才能培養出傑出的人才，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內地，都值得借鑒。」他希望官員要有遠見，要着眼於民族的凝聚力，不要只看眼前成效，不要急功近利。教育不能量化，有許多東西都是長遠的，必須等以後才能評定。

2009 年 5 月



It's the artist's job to create sunshine when there isn't any.
-Romain Rolland

在沒有陽光的時候創造出陽光來，是藝術家的職責。
——羅曼·羅蘭



24

劉以鬯，著名小說家，香港作家聯會名譽會長，原《香港文學》總編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1918年12月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1952年，從香港到新加坡，1957年，自新返港。2001年7月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著作繁多，重要作品有《酒徒》《寺內》《一九九七》《春雨》《島與半島》《劉以鬯中篇小說選》《對倒》等。《對倒》則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深受外國讀者所推崇，而《酒徒》更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劉以鬯：每部小說都要與眾不同

白潔

91歲高齡的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從事文學創作超過大半個世紀，曾創作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酒徒》，今年舉行的第21屆香港書展，劉以鬯被邀請擔任今年首設的「年度文學作家」，並與讀者一起分享他「與眾不同的創作與人生」。

25

批判寫實風格獨樹一幟

分享會上，與劉以鬯相識58年、來自新加坡的著名作家謝克向讀者娓娓道來半個世紀前，劉以鬯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坐在一旁的劉以鬯，大多時候都是靜靜傾聽，偶爾與旁邊的夫人小聲耳語。熟悉或研究劉以鬯的人都知道，1952年到1957年，劉以鬯曾經有5年時間在新加坡工作，謝克作為劉以鬯在新加坡最為相熟的朋友，向讀者道出劉以鬯在新加坡很多不為人知的小故事，那些時隔半個多世紀的陳年往事，仿佛再次漂洋過海，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讀者面前。雖然劉以鬯對於謝克口中、當年自己創作的小說或文章，幾乎已經忘記，但透過謝克口述他在新加坡的5年經歷，他居住過的地方、流連過的餐廳、茶社，曾被拍攝成電影的小說《失去的愛情》等，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劉以鬯一貫堅持、心無旁騖的文學創作之路。

若要研究香港近現代文學的發展，首先便要寫好劉以鬯這濃墨重彩的一筆。劉以鬯一直強調，寫小說要有創新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求新求異」，他創作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酒徒》，最早於1961年至1962年的《星島晚報》連載，小說大膽採用意識流及內心獨白的表現手法，開創出劉氏小說的獨特風格，他獨有的「批判寫實」書寫風格，為香港文壇開創了革新之路。其後的《對倒》，更堪稱劉以鬯結構最精巧、最完美的一部小說，他運用意識流及蒙太奇手法，來展現隔代人之間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對倒》被選入《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精選》《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集》，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2000年著名導演王家衛開拍《花樣年華》，引用了《對倒》中三段文字作過場字幕，開鏡前王家衛曾特意帶男主角梁朝偉來見劉以鬯，向梁朝偉介紹，「這個就是你要演的人。」電影用色彩斑斕的鏡頭，還原了劉以鬯小說中關於上海、關於香港難以磨滅的記憶，只屬於那年代報人的記憶。

共創作六、七千萬字作品

除了是享譽文壇的小說家，劉以鬯也是一位知名編輯，1941年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他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副刊編輯。劉以鬯的副刊編輯生涯，止於1989年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前後長達40餘年。劉以鬯曾笑言當初在報館寫文章，都是在娛樂他人，所以很多文章，他並不曾結集出版，因為那並非自己真正想寫之物。劉以鬯回憶自己在高峰時期，一日寫十一、二個連載小說，達一萬多字，到目前為止，一共創作了六、七千萬字的作品。我們無法想像這需要怎樣的毅力和耐力，需要對文學抱有多麼大的熱誠和發自內心的喜愛，否則怎能完成這幾近不可能的工作。或許很多文章都已散落四處，不會再有機會結集出版，但正是那段近30年的賣字為生的日子，錘煉出了劉以鬯眾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凡有所成就之人，必有其過人之處，劉以鬯這位在香港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被冠以「香港文壇教父」、「香港文學泰斗」，的確當之無愧。

劉以鬯將畢生精力都貢獻給自己喜愛的文學，除致力於文學創作外，還不吝提携後輩，推動文學發展。謝克回憶起自己和劉以鬯58年前相識的情景：當年劉以鬯前往新加坡出席一個文藝座談會，當時只有22歲的謝克結識了劉以鬯，會後劉以鬯將自己的地址留給了這位愛好文學的青年。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謝克都會在周末去新加坡柏城路的客屬總會拜訪劉以鬯，請劉以鬯為自己的小說提意見。劉以鬯是謝克的老師，亦是良友，兩個愛書之人，相識相知，半個世紀，風雨無阻。



劉以鬯（左二）與謝克（左三）憶述在新加坡的往事

構思電車故事 細說心中情

一個小時的分享會很快結束了，意猶未盡的讀者還沉浸在謝克回憶劉以鬯創造的文學世界中久久不肯離去。年過九旬的劉以鬯，將繼續用自己手中的筆，描繪他心中的香港。

讀者或許不知道，劉以鬯對電車情有獨鍾，愛乘電車的他，正在構思創作一部《電車的故事》，細說香港變遷。從西港城搭電車到筲箕灣，再由筲箕灣搭返西港城，描述車廂看到不同街景，小說將以時空交錯手法呈現香港新舊面貌。「我每部小說，都要與眾不同。」畢生講求創新的劉以鬯，又會帶給讀者怎樣的驚喜，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0年7月



古松，原名鄧永雄，曾就讀於台灣、英國及香港大學，並獲碩士學位。1980年考入香港政府律政署，擔任刑事檢控官，屢獲晉升。至1998年，榮升為律政司總刑事檢控官，負責全港裁判法院檢控事務。1983年至2001年期間，在東亞大學及亞洲國際公開大學擔任兼任教授，主講法律、哲學及社會哲學史等。古松大學時主修文學，閒來經常寫詩填詞，除在報章雜誌刊登外，並已出版詩集《庭里庭外》及詞選十多冊，有「律政詩人」之稱。其作品不乏法理與人性的關係等。他亦常以英文寫詩及詩評，刊登於早期英文虎報和大學刊物。於1989年被列入《港澳精英名人錄》。

古松於2003年退休後，曾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現除擔任多個文化團體顧問外，亦經常應邀赴海外和內地講學。

古松：詩法同行 香港第一人

林璟陶

2004年春天，參加一個文學團體組織的珠三角采風團時認識古松。不笑的古松，外表十分嚴肅，予人一種生人莫近的感覺，但一旦攀談起文學、法律，他會立刻變了另一個人，侃侃而談，滔滔不絕。

記得當年旅途中，古松贈送一本他的新詩集《咫尺天涯》，我立即翻了一翻，內容很新鮮，卻不易理解。回香港之後，仔細讀了每一首詩，讀出了一些感覺，並有感而發寫下了《以情傳播真善美》一文。數年下來，有幸參加古松召集的各類聚會，接觸多了，從而了解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他。古松，原名鄧永雄，在法律界和文學界頗負盛名，因而享有「律政詩人」的美譽。將法律與文學融合一體，為文學培植了一片獨特的土壤，古松是香港的第一人，在這個領域上，他功不可沒！所以，法律與文學，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古松喜好文學，尤其是舊體詩詞，源於父親的影響。他說，父親平素閱書，每有佳句，定必抄錄下來細嚼，並常命他細讀，父親到90高齡時仍保持這種習慣。父親對文學的熱愛，使他自小受到薰陶。從小學開始，他就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小學五年級已在《華僑日報》之「學生園地」發表第一篇散文，題目為《秋天》。在台灣政治大學時，與中文系同學林嵩山來往頻密，大家都酷愛文學，經常切磋，不時對中外文學交換意見，並相互投稿到對方主編的雜誌。林嵩山擅寫元曲，古松自己卻愛上了宋詞。他的第一

首詩《大禹嶺下》，1969年發表於《政大僑生》雜誌。大二時出任《政大僑生》雜誌社社長，開闢了現代詩頁「荒原」及古體詩頁「海燕集」兩個欄目。在政大的4年，對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影響既深且遠。校園的文藝氣氛，學習環境，以至學系對刊物的支持，都讓同學一展所長，這是當時香港一般大學難以企及的。愛好文學的同學來自不同學系，閒時常聚一起，談詩、談翻譯，往往至通宵達旦。那時還喜歡與同學拜訪著名詩人、作家，並舉辦不同形式的文學座談會，這些廣泛的接觸都成為古松追求文學志趣的原動力，因而令他對文學的熱誠有增無減。

感性文學作家 鐵骨情深

古松以心寫詩，憑詩寄意，以詩抒懷。情無時不有，愛無處不在，既濃又淡，似淡卻濃，又苦猶香，思念也是甜蜜，因而開創了一種鐵骨情深的清新詩風，表達了一種灑脫豁達、自我超越的境界。

在古松筆下，情的彩帶穿梭古今，緬懷古人憶故人，背負的重與輕，牽發了無窮的想像力。看，輕輕柔柔，唯恐驚動伊人，娟娟細語，只怕吵醒美人，明眸、笑容、秀髮、玉膚、香氣，串成長長思憶。點點滴滴，柔情匯成長江黃河；飛飛絮絮，思念灑遍神州寰宇。剪不斷，情長存；放得下，愛永在。愛的暖流穿越時空神靈，還我豁達，來一回瀟灑。其文其情，膩而不厭，癡而不痺。纏綿如濃酒，醇香似咖啡。詩韻悠悠，餘音迴響，「我是我，你是你，連記憶也是。」

古松既受中國傳統思想的陶冶，也受西方文學的浸染，因而他的思想既傳統又開放，感情固執而奔放，語言既現代化又生活化。他以清逸的調子，以動人的詩章，奏出了細膩輕快、款款情深的優美旋律，表達出對愛情的執着和眷戀。詩中不乏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紅顏知己，反映了他無悔的愛。他的詩詞風格，頗有李後主長情的影子，也有蘇軾豪放的性情，還有徐志摩的浪漫風格，是一個感性文學愛好者情真意切的生活寫照，是一種赤裸裸的表白。

文化傳承應大膽創新

古松偏愛宋詞，而填詞卻自成一格。當中涉及到對文化傳承的看法。他稱，文化傳承可以是刻意的模仿，也可以是不經意的學習。傳承不是食古不化，硬搬照抄，而是在傳承中應大膽創新，才能古為今用。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形式，如唐詩、宋詞、元曲等各領風騷。現代人填詞，仍須遵循古詩詞格律，但無須執意仿古，應在內容和用

語方面切合時代，遣詞用字力求推陳出新，可擷用當代詩人語句，這樣除能表達時代特色外，亦有助建立個人風格。他自己填詞時，便用古人的格律，再將現代人的思想、語言、習慣融會其中，既有古韻，又帶有時代的氣息。

感人的作品大多都流露了作家的性情。作家親歷其境，觸景生情，或感懷身世，直抒其胸，意真情濃。不管現代詩的創作或填詞，他認為，作品應展示個人內心世界的真善美。生活上的一些瑣事，觸發詩人的靈感，成為詩歌的內容，作品便較易獲得共鳴。其實，讀古松的詩，要真正理解其思想內涵，才能領略他心中的愛。古松是不折不扣的本土詩人，在他帶有淡淡西化情調的詩詞中，表達了濃濃的愛國情懷。盡管他持有英國護照，但這不影響他的中國心。在香港回歸前，他自稱自己是香港人，香港回歸祖國後，他動情地告訴大家，「我是中國人」。他在詩中寫道：「僵硬了二千年的肢體／在我靜靜地親近你時／竟也無法動彈／想你仍當感覺到／我接近你時的怦然心跳／就是那麼一瞬／我倆已在時空融成一體……」他說，愛國不是掛在嘴邊的，而是要真心，要有行動。

促進兩岸三地文學交流

從香港回歸前到現在，他從無間斷地奔走於兩地，身體力行地實踐自己的宗旨，經常參加文化和法律界的各種交流活動，為兩地的溝通和交流建言獻策。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三地的文學交流，2006年，他聯合了內地、香港、台灣的著名教授、專家、專業人士、律師等創立了「兩岸三地作家協會」，組織深圳大學、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香港大學學者到內地及台灣訪問交流，為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他本人多年來亦經常應邀到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深圳大學、貴州工業大學、海南大學、內地檢察和司法機構、台灣高院等高等學院和政府機關講課，近年主講的題目集中「法律與文學」。

談及兩岸三地文學的差異，古松深有體會。內地的文學發展曾出現過一段真空期，對西方文學缺乏了解，但近幾年已在急趕直追；台灣受英美法德現代文學影響較深；香港融匯了兩岸文化精粹，並保留了傳統的文學價值。他特別提到，深圳和香港是一個文化母體，沒有語言的隔閡。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深圳小說和散文的創作比香港好；現代詩創作，深圳和香港不相伯仲，但翻譯外國文學，深圳不如香港。他希望隨着兩岸三地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合作，文學創作提升至一個新的境界，三地文壇呈現更加蓬勃融合的新風象。

律政詩詞開拓文壇新風

文學與法律，古松不離不棄。古松與法律結緣，亦頗為神奇。酷愛文學，修讀西洋文學系，執教鞭是順理成章的事。1971年，古松從台灣政治大學畢業回港教書，1975年至1976年赴英國基爾大學進修教育專業，返港後在一間中學擔任英國文學科的科目主任，同時在香港大學深造。好學的古松，更勇於挑戰，希望在人生上尋求突破。1980年，當時政府首次公開招聘「平民檢控官」，以改變由警察轉為檢控官的舊體制。他認為時機來了，決意一試，報名並參加考試，終於從700多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成為20名幸運者之一，成功考入了政府律政司署，接受刑事檢控官的訓練與刑法的專修。由此開始了他20多年的律政生涯，不僅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捩點，更獨創「律政」詩風，為香港詩壇增添了嶄新的體裁。他把法庭所見所聞所感化為詩句，法理情貫穿他的詩章，豐富了詩歌內容。詩法同行，唯有古松。

古松在法律與文學的創作上，凸顯個性。他回憶道，最初幾年的檢控工作，幾乎與文學絕緣。後來部門人手增加了，工作流程有所改善，有點時間，他的詩意急不及待就跑了出來。他習慣於每天上午7:40到辦公室，利用上班之前的一個多小時進行自由思考，並將法庭的見聞疾思飛筆成詩。1987年，《青年周報》和《第一線周報》邀請他撰寫專欄「庭里庭外」，以新詩形式表達法庭內外的感思。寫了兩年，至1996年結集成《庭里庭外》一書，這應是法學與文學相結合的雛形。雖然他的工作以法律為主，但以詩詞的形式來表達檢控生涯中的人事，在香港絕無僅有，並由此而開創了兩岸四地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影響深遠。他感慨而言：「我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興趣和理想，動力源於自己對文學的執着和堅持。我是在牢獄與緩刑之間徘徊，雖然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罪案，但我的精神是嚮往真善美的。職業，是謀生的手段；寫詩，是靈魂的寄託。」因此，在詩中他以旁觀者的角度，一方面闡述法律的公正，一方面又抒發出對被告無知的憐憫。

文學重情，法律講理。那麼，古松的詩法作品是如何把握法理情呢？「不管新詩或詞，我都是以情為主。沒有情感的詩詞，讀來乏味，更何況詩詞的形式都不大適宜說理，而我的詞多以描述為主，輔以對人事的感受。從高等法院路過行人的彳亍心情到律政司署旁邊的一棵古榕樹，對我都有所啟發，庭內則由法官到庭警，被告到證人，甚或與時任大律師、現已獲委為高等法院的法官唇槍舌劍，都成了我筆下描繪的對象。作品中或許有隱喻式的說理，卻絕無滔滔雄辯。反而邏輯的推算，只見諸引導證人做供和盤問被告時的一種手法，對詩詞創作影響甚微。」

法律與文學，在香港甚至內地都是一門新的研究課題。作為權威者，古松對這個

課題有深入的研究和精闢的見解。他介紹說，法律與文學這個命題，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表面看來，它像是討論文學作品中牽涉到法律的理念或程序。七十年代前還沒有人提出這個命題，但卻有很多作品包括小說和詩歌，內容或主旨都與法律有關。外國文學名著如莎士比亞、狄更斯、托爾斯泰等作品都是法律與文學的組合；中國不少作品《竇娥冤》《十五貫》《包公奇案》《秋菊打官司》等都與法律沾上邊。直至七十年代中，曾任美國法官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波斯納大力提倡，並出版《法律與文學》一書，可算是開創人。1988年此書出版後，學界便開始有了這一命題和對這個範疇的研究。現在美國很多大學都設有這門課程。

法律與文學互相關聯

他指出，研究法律與文學，不能單純地研究法律與文學作品，它的範圍還涉及修辭、誹謗、名侵、版權、抄襲等等，因為法律與文學的關係千絲萬縷。文學是描述人和社會的生活、感覺、關係、內心世界、經驗和聯想等。而法律並非無中生有，它是社會和人之間的一切有形無形的接觸結果而產生的一些規範，而這些規範需要遵守，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習慣。從西方文學的角度來看，律師出身的作家，更能表達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能準確地針對法律與感情之間存在的問題。很多文學作品如小說、戲劇、詩歌中都明顯地表現出對制度和規範的不公而產生不滿，如托爾斯泰的《復活》，罪犯是一個妓女，牽涉了審判員在良知與法律上的取決。卡夫卡的《審判》談論了很多刑事程序的不公正，更大肆抨擊濫用法律的當權者對人們所造成的遺害至深。法律哲思融於作品中，為讀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間。又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不但深刻劃了法理和人情的關係，且論述了人性與法理的衝突。至於修辭方面，法律工作者在文學方面的造詣，有時比作家更老練，如法官鄧寧勳爵的判詞鏗鏘有力，富有詩意，便是一例。司法官員的判詞，控辯雙方的陳詞，必須無懈可擊，故文字的修飾極為考究。由於法律要求嚴格，在撰寫文辭方面，絕不能馬虎了事。至於詞匯的運用，也不比作家遜色。很多這類的涉法創作，本身猶如一篇感人的短篇小說，說明文學中的修辭學和法律息息相關。

究其實，文學與法律關聯緊密，文學作品的內容或涉及影射某些人事、或抄襲別人作品，這些就牽涉了誹謗、版權等問題，都與法律扯上關係，不可分割。再說，作為文學作品的作者，通過對法律知識和程序的認識和了解，有助於加強文學作品的邏輯性及合理性。因此，法律和文學是相輔相成的，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展開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課題的研究在內地業已起步。作為法律與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古松認為自己有責任使這個研究步向正規化，故他樂意提携後輩。在他的影響下，深圳大學兩名碩士研究生選擇了法律與文學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並請他擔任指導老師。其中一個學生以《萬家訴訟》為研究對象，從文學中對法律作出探討，體現中國法治意識的逐漸增強。

傳播真善美 境界無邊

古松出版了13冊詩詞集，傳遞大愛的精神，表達對生命的熱愛和尊重。他為香港詩壇注入真善美的活水，陶冶人們的情操，淨化人們的心靈。而傳播真善美正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境界。攻讀西方文學的他擅於翻譯，有些詩集中英對照，或寫英文詩，把真善美的光輝向全世界傳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法庭上是凜冽正骨的氣概，詩詞中為鐵漢柔腸的呵護。外剛內柔，性格迥然不同卻又融合為一體，給予讀者的是一首首感人的詩篇。不過，有人說，他的詩不易讀懂，古松對此莞爾一笑，毫不在意。這就是他的真性情，他的詩如此，對人對事也如此。也許他認為，別人不理解不重要，只要良朋知己明白就心滿意足了。人與人的相識，貴在相知相惜；泛泛之交只是人生的一個過客。而他樂天命、樂於助人的性格，卻令很多人以成為他的朋友為榮。

古松重友情，熱心扮演「紅娘」的角色，把一些文學、法律、醫學、商界的好朋友撮合在一起，舊雨新知相聚，使出席者也結識了很多朋友。座席上，他每每擔任主持人，把酒言歡，談笑風生，幽默中不失風趣，令氣氛輕鬆熱鬧。每次聚會，大家都盡興高談闊論，洋溢歡聲笑語。正是：人生得意須盡歡。

古松，松樹也，直立挺拔，剛強傲岸，代表正直、樸素、堅強不屈。這不就是詩人古松的形象！剛直不阿，有強烈的正義感，頑強的生命力，旺盛的創作力！

2010年10月



古松（後排左三）組織司法界、文化界朋友聚會



張詩劍，祖籍福建省福州，1978年來港定居。當代著名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95年獲美國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99年獲義大利國際學院藝術與文化國際獎，2010年榮獲國際詩人筆會頒發「中國當代詩人傑出貢獻金獎」。現為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兼理事長、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創會會長、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顧問團主席。長詩《香妃夢回》被高校列為台港詩歌經典讀本名篇。

陳娟，張詩劍夫人，香港知名作家，現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會長、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學報》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永久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曇花夢》《玫瑰淚》等。

張詩劍 陳娟：築建香江文學綠洲

林璟陶 白潔

「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這句膾炙人口的經典歌詞正是張詩劍在香港開創出一條文學之路的印證。1978年剛剛進入不惑之年的張詩劍離開福建來到香港，源於心中愛國愛港的赤誠和對中國文學的火熱之心，在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恒興基立（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施祥鵬先生等諸位商界人士的支持下，遂創辦了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原稱龍香文學社），為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精神甘泉。34年彈指一揮間，他不離不棄和一群南下的草根作者一起在香江之畔寫下了不朽的詩篇。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今年是文促會成立的第27個年頭，一個民間文學團體，在缺乏資金實力的現實壓力下，堅持不懈近30年，在香港文化界實屬難能可貴。「這27年，跨越香港回歸前後的特殊時期，文促會主動地促進了本港許多愛國文化團體的誕生。這個時期中，可以說文促會是創立最早、家底最窮、活動最多、出版最豐、衍生力最強的愛國文學社團！」張詩劍言語間滿溢着自豪。

文促會生命力強 延續香港精神

27年來，文促會團結香港數以千計的愛國愛港作家，培養了大量的青年作者，為

香港的文學事業默默耕耘，用辛勞的汗水和大量的心血在香江文學的百花園中獨立培植出清新高雅的藝苑，在香港文學沙漠中間鑿文學綠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文促會為促進香港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及培養扶持新進作家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27年間，共編纂出版了六大套文學叢書，為本港百多位作家出版著作400多部。特別是為向建國60周年獻禮，得到中國作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首次由香港21位作家聯袂推出一套大型叢書《新紀元香港作家文叢·家國情懷集結號》，獲得廣泛好評。此外，文促會亦在本港、內地、澳門、台灣、東南亞等地，主辦或合辦過數百次大小文學或文化交流活動，如「百人相約香江」、香港規模最大的文學頒獎典禮——「中華文化杯優秀文學獎」以及兩岸三地大型文學論壇等大型活動，都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文促會還邀請和接待了內地、台灣和海外的作家數百人次，為世界華文文學和兩岸四地的文學交流架起了橋樑。文促會的骨幹成員不僅重視協會本身的會務，而且主導或促成了香港20多個重要文學和文化團體及刊物的誕生，這種文學輻射、衍生的現象，被稱為「龍香現象」或「龍香文學群體現象」。

《紫荊》雜誌曾經有一篇文章題為《草根階層托起香港文學夢》，文中的「草根階層」是指以張詩劍為代表的一批「南來作家」，憑着「草根」的頑強精神，奮力拼搏，活力無窮。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的鬥志，讓張詩劍等一批志趣相投的詩人在香港這方土地上扎根生長，並延續了「香港精神」，讓文促會成為一個充滿活力、衍生力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學團體。

親力親為辦《文學報》24載

《文學報》是文促會於1988年開辦、香港唯一的一份純文學報紙，是令文促會及張詩劍驕傲的另一個「孩子」！張詩劍24年如一日堅持辦報，無論經營多艱辛、無論工作多忙碌，從寫稿、追稿到排版、校對、發行，都親力親為。因資源十分短缺，他不時還要掏腰包補貼，確保不會斷刊。《文學報》刊登了大量的文壇動態、文學作品、文學評論、文藝思潮，發表作品約8000篇（首），600多萬字，是以文學促進社會正氣的精神力量。每期《文學報》出版後，張詩劍還堅持郵寄往內地和海外達數千份，與內地和海外的文學家保持了緊密的聯繫，為世界文學交流作了傑出的貢獻。

數十年來，張詩劍堅持愛國愛港的信念，活躍於香港社團活動，擔任香港許多文學、文化團體的領導職位，為弘揚中華文化、為文學發展奉獻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張詩劍還有很多身份，詩人、散文家、評論家，書畫藝術亦自成風格，但老朋友或忠實讀者提起他，自然而然首先想到他的詩歌，他是南來詩群的舉旗人。他大力支持詩人傅天



中華文化杯——香港優秀文學獎頒獎典禮，香港70位文學作家與主禮嘉賓歡聚一堂。

虹辦《當代詩壇》，把「龍香詩群」集合到《當代詩壇》的版圖上，逐步形成「當代詩群」。

談到張詩劍對新詩的貢獻，一定要追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新詩。熟悉香港新詩發展的人都知道，七十年代是一個起承轉合的年代，通過對五六十年代「難民文學」和現代主義的深刻反省，既不囿於新月式的浪漫抒情，也不盲從西方現代派，以香港作為立足點，關注中華民族的命運，詩風從晦澀走向明朗而精煉，具有本土意識的詩刊及其詩作得到蓬勃發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新詩跨上一個里程碑的開始。作為一個移民城市，當時的香港迎來了張詩劍、傅天虹、盼耕、夢如、黃河浪、秦島、羅光萍、路羽、李剪藕、王心果、曉帆、譚帝森等一批文化生力軍。張詩劍到港後，白天到工廠打工，晚上寫作，艱辛的環境絲毫未減低他對詩歌的熱情，之後出版了首部詩集《愛的笛音》，在香港詩壇嶄露頭角。半個世紀過去了，張詩劍以對家國滿腔熾熱的情懷，加上深厚的文學功底，創出了清新溫情的詩風。他創作了許多著名的短詩如《紫砂茶壺》《祖國，母親》《故鄉水》《橋》《相思》《九七的鏡子》《無私頌》《秋葉》《荷魂》《秋的思索》等等都各有內蘊，膾炙人口。他的散文詩《冷暖人情三部曲》獲深圳改革開放十年文學大獎。而應特別提到的是，新近他的長詩《香妃夢回》被高校系統選編入經典讀本，作為通識教育、素質教育的進修內容。與余光中、鄭愁予、洛夫、痲弦等前輩名家並列。該詩是跨越時空的奇巧立意，把旅遊詩故事化、人格化、史詩化。詩化的故事意蘊超越了香妃本身的傳奇性，使香妃的形象具有不同以往傳說的現代內涵和現實意義。

新詩異軍突起 清新溫情

張詩劍筆下淺淺的一個句子，總是蘊含着滿滿的深情，《紫砂茶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原不相信香江水／會泡出江南春」、「放進閩南的鐵觀音／竟然一樣沖出陸羽夢」、「一不小心／壺蓋碎了一角／心痛之際／鐵觀音卻變成苦澀的情人」。詩心感物，流連萬象，寫氣圖貌，隨物婉轉，張詩劍的新詩無晦澀難懂的故作高深，有的卻是直闖人心的清新明麗。

「詩，是很迷人的一種文學形式，想不到在香港，我卻有『誤入歧途』的感覺」，張詩劍這樣形容自己和詩歌的關係，「誤入歧途」是一縷牽絆、萬分吸引，讓他沉醉其中，樂而忘返。詩歌變成了他的名字，成就了他的人生，更深深嵌入他生命深處，讓他一寫就是半個世紀，此時此刻，依舊樂此不疲。

熟悉張詩劍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位秀外慧中兼最佳拍檔的賢內助陳娟，《文學報》的成功就傾注了夫妻二人的心血。陳娟在福建家鄉時曾學會針灸，為鄉親和學生免費針灸10多年。1981年來港，兩年後開設「龍華醫館」，自任主事。曾到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進修中西醫兩年，許多風濕、骨病、偏癱奇症，經她針灸後見效好轉。她更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業餘時間進行小說創作，其散文亦有其獨特風格，時常借用小說的筆法，優美流暢，啟迪人生。她是集文學、醫學、玄學於一身的香江才女。

《曇花夢》揚名 再拍電視劇

陳娟上世紀八十年代曾以一部長篇小說《曇花夢》轟動文壇，被上海、黃山電視台改編拍成電視連續劇，當時獲20多家報刊連載，在內地幾乎無人不曉，銷量超過100萬本。今年內地再次籌拍《曇花夢》26集電視劇，有待在上海開鏡，由黃健中名導演執導，小說的內容是以陳娟父親陳可友的真人真事為藍本。其父解放前畢業於中美警官學校，畢業後出任國民黨首都南京警廳刑事科長，偵破的案件都非常轟動，被譽為民國時代「中國福爾摩斯」。當年他結合新舊派偵探技術，加上一些民間智慧和技巧，不僅破案無數，更屢破大案、奇案。陳娟說，父親擁有高超的語言天才，講述故事時聲情並茂，因此，小說中偵探故事的敘述方式也是仿效父親講故事時的神情、語氣而寫成的。當前，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進入新的台階，再次吸引投資商出資開拍電視劇，通過螢幕把那段珍貴的歷史帶進千家萬戶，再現小說的人格魅力。

每次提到陳娟，張詩劍情由心發，充滿着深深的愛。張詩劍和陳娟是同鄉，又是小學、中學同學，都酷愛文學，相同的志趣讓兩人走到了一起。1966年，兩人結為並蒂蓮，

40



張詩劍詩集《香妃夢回》和陳娟作品《沐心》

攜手半世紀，鸞鵲情深，令人羨慕。陳娟《沐心》一書的開卷語，「休怨我不如人，如我者甚眾，休誇我能勝人，勝我者恒多」，這是由陳娟所錄、張詩劍書寫的格言，可見兩人相敬如賓、互相欣賞的高尚情操。他們相濡以沫、舉案齊眉的濃濃情感令晚輩感動，實為年輕一代的典範。而最令他們寬慰的是三個兒女各自成才，並且對兩老竭盡孝道。百善孝為先，這正是他倆修成的正果。

文壇仙侶後輩典範

在張詩劍、陳娟這對文壇仙侶的人生長河中，並沒有退休的概念，文學創作也沒有休止符，每天都是新的起步。他們樂觀豁達，心境長青，「活在當下，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就是時下的人生和生活態度。

2012年3月

41



42

韋婭，原名左韋，香港校園文學作家，擅長小說、散文、新詩、童話、童詩、散文詩等不同文體的創作。作品曾多次獲香港「中文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以及「冰心兒童圖書新作獎」、「香港文學雙年獎」等。目前已出版著作40多部。近年，韋婭推出的校園文學作品，深受中小學生的歡迎。多篇作品收入中國五年級語文課本、香港小學語文教材以及《1949——1999 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1950——2000 中國當代兒童小說精品文庫》等多種文學選本。

現擔任香港演藝學院語文系語文導師，又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香港青年文學獎評委，香港中文文學獎評委及「香港書獎」評審等職。

韋婭：青少年成長的心靈使者

林璟陶

43

提起韋婭，腦海隨即浮現出一個身形高挑、長發飄逸、聲線輕柔的形象，在她幹練爽朗的性格中，卻依然保留着若隱若現的少女情懷，微笑時彎彎的眼睛中，充滿善意和鼓勵，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質。她，就是近10年深受歡迎的香港校園文學作家。2004年的《中三女生的心事》，令韋婭的名字不脛而走。自此，她的創作靈感不斷閃現，寫下《兩個CUTE女孩》《她們有一個約定》《小鞋子，小辮子》《我的班主任媽媽》等一系列校園小說，成為少女少男的「良師益友」，她用美麗的心為成長中的青少年送上心靈的陽光。

話題就從《中三女生的心事》開始，這是一部校園短篇小說集，作者在書中從不同角度深刻描寫了一些青少年的問題，一個個青澀而甜蜜的荳芽夢，一樁樁成長中的困惑，被韋婭用浸滿感情的筆端和盤托出，讓讀者感受到的不單是青春的校園氣息，更仿如少女少男的真實個案，也搭起了家長和孩子、老師與學生溝通的橋樑。

校園小說風靡少男少女

2004年5月底，教育城圖書館推出的「十本好讀」候選名單，全年瀏覽量最高的就是《中三女生的心事》。短短6個多月已累積了60,900頁次，不但成為全年瀏覽量

最高的作品，亦令韋婭成為瀏覽量最高的作家。該書還登上由香港電台、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合辦的中學生好書榜。時隔8年，提起這些，韋婭只是淡然一笑。原來韋婭曾在中學任教，貼近和熟悉學生的生活，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故事中的人物都有各自的聲音，各自的生活，同學們可在她們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正因為內容貼近孩子的心靈，十分吻合中學生的閱讀口味，因此，能引起他們廣泛的共鳴。

學生對自己作品的喜愛就是韋婭寫作的最大動力，她不斷地思索，不斷創造新的人物，寫下了許多系列故事，包括一時洛陽紙貴的《小長今》系列。她說，校園里歡快的呼喚聲帶動着她的筆，不斷地將小長今和她的小夥伴們帶出來。而她也善於觀察身邊的事物，在小說的內容和書名加入一些時下的流行元素，如「中三女生」、「小長今」、「哈利波特」，增添了閱讀的趣味，吸引了小讀者的目光。2008年她獲得了香港「小學生最喜愛作家」的榮譽稱號。

《兩個Cute女孩》是韋婭的另一傑作，也是她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小說講述一對孖生小姐妹，被一貧一富家庭分別收養。機場上的一次邂逅，上演了互換衣衫「秀」，引發了兩段錯位的旅行，更令雙方父母錯愕迷亂。其間，宋、井兩家父母及女兒們紛擾糾纏，掀起層層波瀾……小說在演繹生命成長時，注入了多元視角。歷經意外的磨練，改變了兩個Cute女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兩家父母也從孩子身上獲得了人生的啟示，並開啟了成人生命的新里程。可見，生命的成長決不單是孩子的專利，這正是作者透過故事表達出來的一種新的價值視野。

44

正義感和使命感化為創作

有人說，韋婭偏愛女孩，女孩子在她的筆下，總是那樣地受到呵護，受到理解，受到鼓勵和從不被放棄。韋婭柔聲地說：「女孩最美，女孩的青春時期是美中之美。我不是偏心，我只是從女生的心理出發，我的筆落在了她們的情感曲線上——因為我也是女生，我也是從小長今那麼丁點兒大走過來的，寫女孩子，就像在寫另一個我，當我寫她的時候，她就在與我一同呼吸着，說着話。」是的，韋婭把自己當年的少女情懷釋放出來，因而作品更多了一份真實和細膩。

從小學到初中這段時間，是兒童心理與身體成長極其不同步的時刻，紛擾的世界，改變着我們的校園，韋婭之所以能夠迅速紅遍校園，叩響少女少男的心扉，小說的內容和寫作的技巧是關鍵因素，她對青少年心理的捕捉及敘述風格的把握，恰到好處。而最重要的是，在她的生命里深藏了一種正義感，孕育出一種使命感，她把這種正義

感和使命感化作一篇篇感人的小說，以啟迪青少年心智，使他們從成長中的迷惘見到生命的彩虹。讀過她小說的人，就能發現她在鮮活的人物塑造、巧妙的情節安排、一氣呵成的敘事過程中，沁入丁丁點點的現代人文元素，凸顯了一份罕見的寬厚心態以及廣義的包容精神。她沒有刻意地說教或引導，但每一部小說都予以正確的價值觀，讀者不知不覺地跟隨了作者的價值觀，積極向善。而小說的另一層內涵是，呼喚有責任的父母和老師們真正關注和重視青春前期的心理成長，共同呵護那片青春的麥田。這就是韋婭校園小說的最大亮點。

我們不得不感謝韋婭，她為下一代奉獻了滿腔的愛，她的小說吸引了多不勝數的青少年，她的作品成為他們的心靈雞湯。我們也無法估計，有多少青少年受到韋婭的影響，從迷惘或邊緣中走上人生的金光大道。對此，韋婭認為這只是自己的責任，寫作是她的生命，青少年的成長也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與他們同喜共憂。看到學生學有所成，健康成長，她就感到快樂和幸福。

《小長今》系列登陸內地

令韋婭高興的是，去年她的校園小說登陸內地。經過周密策劃和精心設計，上海文化出版社於去年「六一兒童節」全面推出韋婭的經典少女小說《小長今》系列。叢書共4冊，分別為《班上來了個小長今》《青青少女心》《水瓶座女孩》和《哦，媽媽》。「小長今」是韋婭校園小說中很引人的一位主人公，叢書以「小長今」和她的同學之間的校園生活為中心，刻劃了一個寬容堅強、善解人意的少女形象，在面臨學習、生活、家庭出現重大轉變的時刻，在親友的深切關愛和同窗的互動鼓舞下，如何度過一次次的精神危機，經歷自身心靈歷煉的故事。韋婭感嘆說，內地社會正處於變動的時代，當今兒童、少年心理問題層出不窮，她希望為內地的孩子們送上心靈陽光，相信「小長今」將會成為一位為少女打開千千心結的「校園知己」。另外，香港與內地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能讓內地的孩子們讀到這些校園作品，增加了解香港的機會，實在是一件好事。

韋婭的兒童文學，也令人津津樂道，她豐富的想像力為她的創作帶來一個新的高峰，她以童話故事《蟑螂王》奪得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蟑螂王》內容是描述主人翁彼利，一個喜歡搗蛋的頑皮小天王，偶然發現了一個驚世秘密，一個攸關人類命運的天大秘密。為了阻止新一次災難性病毒的爆發，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深入蟑螂王國。一個蟑螂王的故事從此展開……她說，《蟑螂王》是在2003年沙士疫症肆虐期間，有一次在洗手間時突然構想出來的。當時疫症蔓延，人心惶惶，在這種憂慮社

45

會危機的情況下，便想到用蟑螂這種令人立即聯想到邋遢、橫行街道的昆蟲做故事的主角。不過，空有靈感和想像並不能寫出好的作品，蟑螂等昆蟲並非她自己最熟悉的事，所以，有了故事框架後，就開始進行資料搜集，找了很多蟑螂、螞蟥的相片，而故事中這些昆蟲的特性，在作者筆下栩栩如生。《蟑螂王》故事情節詭秘、奇幻，既是兒童文學，又超越兒童文學，被劉再復先生譽為香港的「哈利波特」。

童話童詩為文學界奇葩

韋姬把寫作重心轉入兒童文學，是香港文學界的奇葩，更是成果豐碩。她的童詩備受讚賞。每一個人都有人生最美好的記憶，在韋姬的記憶里，可能童年是最美好的。她把自己猶存的童心童真童趣傾注於童詩中，她的第一本童詩集《會飛的葉子》，不僅令小朋友愛不釋手，而且令大人感到驚喜。有人說，韋姬的兒童詩，是真正的從童心里自然流淌出來的兒童詩，沒有生硬的居高臨下的道德教化說教，也沒有矯情的「成人裝着娃娃腔」。因為韋姬創作童詩，如活在小朋友的世界里，再現了童心、童真、童趣。韋姬是這樣告訴小朋友的：我在靠海的地方長大，愛看海，愛聽風，還愛做夢，我把我的夢和愛都寫進了詩中。也許，我長得太大了，可我小小的童心還像小鳥一樣撲撲地跳着，我想和小朋友一起去沙灘堆「銀白的房子」，跟小魚兒比「誰的泡沫多」，問媽媽究竟「風是男孩還是女孩」，看「會跑的燈光」如何把吐露港公路照亮……就這樣想着、寫着，會飛的葉子就飄到了你的小手上了。從韋姬寫給小朋友的這些話，你就會相信韋姬的童心世界，也了解大人能寫「童」詩的秘訣。韋姬以兒童的眼光和情感，加上富有生命力的奇特想像力，並巧妙地運用了孩子的口語，幽默俏皮地蹦跳出了一首首會動、會說話的小詩：「小河不要哭／你的媽媽 我的媽媽／都會回來的」、「你瞧／門前的樹／從來不哭／它站着睡覺」、「我從一盞燈里溜出來／影子從我的身體里溜出去／然後 我就浸泡在月華里／作一棵小樹」、「呀，假如你搶閘／哦，小心！／瞧他咬了你的手指頭！」等等，無論是風樹雲海車燈，還是動物，都會和小朋友說話、玩遊戲，不僅將兒童天真爛漫的情趣、自由的天性展示得淋漓盡致，且為小朋友帶來了很多的好朋友，同時還把大人也帶回到純真的童話世界，使成年人的世界獲得瞬間的純淨。正如中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董宏猷評說：「我們讀到的，不是韋姬的世界，而是兒童的世界，是兒童的審美意識，是兒童的審美情趣，是兒童的自由活潑的天性……要品味韋姬兒童詩的無限趣味，首先得變成一個天真的孩子。」果然，這本優秀的童詩集《會飛的葉子》獲得了香港第六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誠為實至名歸。近年韋姬又出版了《頑皮的風》《長翅膀的風》等童詩集。



韋姬與學生和作品

韋姬的兒童文學創作還有寓言、兒歌。談到兒歌，她認為，一首好的兒歌，不僅能感染孩子，而且能啟發孩子的智力，發揮孩子的想像力，在兒歌的讀誦背記的過程中，既能陶冶孩子的性情，又能積極地促進兒童的語言發展。

多產作家獨具語言魅力

韋姬的風采不僅展現在校園之中，她是一位具有獨立性格的多產作家，她的創作，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全面開花。她如此受歡迎，還源於她的語言魅力。那些優美、詩化的文字，百變的語流和意境賦予了作品極大的感染力。自從她與文學結緣，她便在文學語言中覓得精神家園。她將心境融入語境，又讓語境升華心境，由此而編織出韋姬特有的精神圖卷。有一位讀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寫信給她：「每當我看到你的詩，心情就放鬆下來，什麼學習、責罵之類的煩惱一掃而光。就像太陽出來了，冰雪飛快的跑走了。」詩人雪萊說：「一首偉大的詩篇像一座噴泉一樣，總是噴出智慧和歡愉的水花！」韋姬的詩歌的確給人智慧和歡悅。

她的作品，不論是詩歌或是散文，都極其適合朗讀，淺吟輕唱、抑揚頓挫，這種節奏感將作者對文字的情感層層疊加，使人在閱讀的過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文字所特有的節奏和美感。「太平山並不遠，就擱在港島的臂彎里。一輪冰月高懸，映出山的輪廓。隔一灣海水望過去，那山野染上了今夜最誘人的月色。近處海風微盈，浪花拍打着堤岸，細細微微，像是怕擾了誰人的夢。沿着碼頭的長廊信步而去，對岸島上成群的燈盞，閃閃忽忽，如無數隻頑皮的螢火蟲，飛湧而來。直鬧得人滿心歡喜。」這段文字出自中國大型畫冊《讓美好成為永恆》，並入選2002年全港大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誦材之一。文字在韋婭的筆下，被巧妙地轉化為一種聽覺上、甚至視覺上的享受，令讀者或說聽者，產生情感的共鳴，心靈的共振，她用文字建造出一個空間感、時間感層次豐富的藝術世界。

韋婭絕對是感性的，陳家春老師曾在代序中寫道：「她坦誠，率性，毫不矯飾，直面人生，情思感興，全都由心底流瀉出來，自然天成。她那植根於心田的一份本真，依然如童稚般地袒露着，蹦跳着，且時不時地躲進深藍色的憂鬱之中。」韋婭更是一個環保的積極倡導者，對於周遭環境不斷受到破壞而感到憂傷，在童詩中也表達了這種思緒，「燒毀了生命 / 剝奪了綠意 / 泯滅了家園 / 染污了空氣」（《我的心像森林一樣憂悵》），「這個世界怎麼了 / 科學是不是長了怪胎 / 要不然，核彈怎麼到處遊盪」（《海不作聲了》）。在她的散文中也不時隱含了一種憂患意識，如她會從一位學生不幸病逝的哀思中帶出了對環保、對世界紛亂的憂慮，但在她優美的語言、空靈的想像、流暢的文思下，卻是那麼不着痕跡。

48

與韋婭相識20載，執筆之時，卻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落筆。想着、寫着，發現原來自己見證了韋婭艱辛耕耘和喜悅收穫的歷程，一種敬佩和感動油然而生。韋婭澎湃的能量，超強的創作力，有形與無形的成就，可稱為一個奇跡。她說話的速度很快，思維轉得更快，話題隨思維急速跳動，而更令人稱奇的是，她的腦子可以同時做兩件事，一邊無漏無錯地讀出一篇文章，同時又在構想寫作的內容。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寫作是她的生命，讀書是她的精神營養，左右腦並用，一舉兩得。也許，韋婭真是一個奇人。

韋婭靈魂深處有一種追求，有一種理想。在倥傯的青春歲月里，在既苦且樂的人格孕育中，生命飛躍成長了，綿延不絕的生命正在昂揚向上，但還有無盡的章節等待她書寫。韋婭以她的愛和真，演繹着不斷生長的生命之美……

2012年10月

雕塑與美術

Sculpture & Arts

The purest and most thoughtful minds are those which love colour the most.

- John Ruskin

最純真、最有思想的人，是那些最喜歡色彩的人。
——羅斯金



朱達誠，香港著名人像雕塑藝術家，1942年出生於湖北武漢。1957年入讀湖北美術學院附中；1965年於雕塑系畢業，留校任教；文革10年下鄉輔導農民學習泥塑，以短、平、快教學方法培養了第一批農民大學生；1978年，朱達誠考上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研究生；之後曾任湖北美術學院雕塑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1984年定居香港，並成為香港雕塑家協會會員。現任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進修學院藝術課程導師及開設藝術工作室。2007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朱達誠：雕造生命的力量

林璟陶 白潔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朱達誠的雕塑作品，香港公園、孫中山紀念館、香港中文大學等，他的作品遍布在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一尊尊雕塑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與城市朝夕相處；一尊尊雕塑見證了一位雕塑家為藝術奉獻的真誠，為社會奉獻的使命感。

朱達誠的工作室，隱藏在北角鬧市中的一處大廈之中，大大小小的雕塑井然有序地安置在有限的空間中，層層迭迭，有條不紊，每一個雕塑都是一個故事的主角。說故事的主人，用汗水和泥巴道出了人間有情；並以隨和開朗的笑語，傳遞了鍥而不捨的毅力和精神，傳達了豁達明志的境界。這裡，是一處可以讓心靈安靜下來的地方。

將雕塑作為終生的事業，一定是對雕塑充滿無比的熱愛。朱達誠說自己是誤入雕塑這一行，因為雕塑是一個「又累、又髒、沒出路」的行業，但是他卻一做就是大半輩。「當初學雕塑時真是很辛苦，感覺沒出路，平時參觀的都是一些工廠，打磨玉石，幾個月才磨出一隻小青蛙，所以個個同學都不願意學，我也是不情願之下，進入雕塑系，開始很後悔，但後來反而很喜歡，直到現在都很喜歡！」說完，朱達誠就大笑起來。大學時，朱達誠原本想學習繪畫專業，但因為無人學雕塑專業，作為班幹部的他便被老師「逼」着去學雕塑，或許這就冥冥中的安排，雕塑成就了朱達誠的藝術人生。

不自覺喜愛「重工業」成就一生

朱達誠將雕塑稱為「藝術中的重工業」，一般人在欣賞一件雕塑作品時，或許並不能想像到製作過程的髒、累、苦。「相較於雕塑，繪畫在工序上輕鬆許多，尤其是水墨畫，只需一張桌子、一張宣紙、一枝毛筆就可以進行創作，完成後，也不需要很多空間來擺放，只要一卷就可以帶走，即使畫一百張，也只是一百卷。但雕塑就不同了，可能一件作品就需要很大空間，不但重，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打碎。所以做了那麼多年，就堆了一屋子。其實，還是有些後悔的，哈哈！」雕塑作品對空間的要求高，畫家一年可以舉辦很多次展覽，而他可能幾年都不會舉辦一次展覽，不僅創作過程又髒又累，展覽時的搬運也讓他大費腦筋。

但這些現實的困難，都不曾打消朱達誠的熱誠，因為朱達誠在學藝之初遇到幾位好老師。「帶你入行的老師非常重要，如果老師教得好，學任何一行都會有興趣，即使剛開始不是心甘情願，但慢慢學習之下興趣會自然而來。所以我在大學學了五年的雕塑，慢慢地，興趣越來越濃，很多東西不是學畫畫的人所能體會得到的。」

「繪畫是平面的藝術，繪畫的層次感、空間感是在二維的畫面上畫出來的，而雕塑則是實實在在的立體藝術，是三維空間的表達，做出來的作品與平面的完全不同，雖然辛苦，但非常有意義。凡是進入了雕塑這一行，只要掌握了立體空間的造型手段，畫畫就變得更加簡單，如果畫家有雕塑的基礎，掌握了塑造立體的方法，繪畫簡直太容易了，所以雕塑與繪畫相比較，我體會到做雕塑的樂趣更大。」

52 很多人只知道朱達誠是一位雕塑家，但看過他的繪畫作品，你一定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畫作有別於一般畫家，他不需要面對模特，所有的人物形象、動作都在他的腦中，而且對人物的形態、體量、空間感的把握十分到位，甚至感覺到人物始終處於動態之中，正是源自他豐富的雕塑經驗，始終從三維的視角審視作品。

從歷史上來看，凡是能永久保存下來的藝術作品大都是雕塑作品，如古代中國、印度、南美洲的石佛和佛像，最原始的東西都是用雕塑保留下來，但畫就很難保存。凡考古發掘的幾萬年前的文物幾乎都是雕塑品，人類的歷史和文明因為雕塑而被保留。其次，凡是重大的歷史決策，凡是重要的人物，要永久保存下來都要靠雕塑，像埃及的獅身人面像、俄羅斯的愛國戰爭英雄，甚至中國文革中毛澤東的許多銅像等。這正是朱達誠為何會對雕塑這種藝術語言如此鍥而不捨，因為他的作品不僅是個人意志的體現，從另一層面，他的雕塑也是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傳承者。

「所以，我覺得能夠從事這一行，是一件光榮的事。當你參與一項大型的雕塑工程後，會發覺雕塑真的很有意義！」一種不自覺的使命感讓朱達誠對雕塑不離不棄。

孫中山雕塑為代表作 捨命為藝術

無論是內地、香港、海外，都有孫中山的雕塑。每當提起孫中山這些肖像，一定和朱達誠的名字連在一起。朱達誠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孫中山的雕塑，無人不知。第一次參與孫中山的雕塑工作，已是1999年的事。當時中央美院的錢少武先生，亦是他的老師，要在深圳中山公園做一座25米高的孫中山像。因緣際會之下，朱達誠成為這項工程的美術總監，「25米高的孫中山像，全部由石頭雕刻出來，這麼大型的工程完成後很受歡迎。開幕時，孫中山的後人全部出席。石像現還佇立在深圳南山的中山公園。」

之後，朱達誠為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製作了一尊青年時期的孫中山雕像，這是一尊全身雕像，年青的孫中山身穿長衫，手執書卷，大步向前。可能很少人知道，當時香港政府只是提供給朱達誠一張青年孫中山的正面頭像而已，但雕像要做全身的，為此他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17歲時，孫中山在香港讀書，他的革命思想也形成於這個階段。設計時，希望體現出他讀書時的革命志氣和朝氣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思考後覺得站着不如走路，因為走路表示向前，當時的人穿着長袍馬褂，如果要走得快一點，那一定要拎起一邊衣服，所以我自己做模特試一下，找到了感覺。最終的設計是一隻手拎起長衫的一邊，另外一隻手拿着兩本書，一本英文書，一本線裝書，表示他精通中英文。這樣，我做了幾個小的模型交給特區政府審查，政府很欣賞，作品也很成功。這是在香港比較喜歡的一個作品。」

雕像完成後，朱達誠又繼續為特區政府設計並完成了西營盤的孫中山紀念公園10米高的孫中山像。「在香港的幾個大型雕塑都和孫中山有關係，而孫中山與香港又很有淵源，由年輕時期的孫中山到辛亥革命成功後的孫中山，幾個階段的形象與塑造，對我的創作很重要，通過雕塑進一步表達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我有深刻的體會。」上環孫中山紀念館的雕塑完成後，孫中山的後人從夏威夷來參觀，打聽作者是誰，之後朱達誠又應邀在夏威夷完成兩個孫中山雕像。

夏威夷的兩個孫中山全身像，都是13歲時他在那邊讀書的樣子。其實，朱達誠本身並不是研究孫中山的專家，但因為工作，一直以來與先生有關聯。而且，內地任何一個城市幾乎都有中山公園，街頭也都會有孫中山像，但香港這個和孫中山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卻沒有，現在自己能為此出一份力，感覺很有意義！

說到和孫中山的淵源，朱達誠還有一段十分難忘的創作經歷，放置在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像，是在辛亥革命的發祥地武昌完成，而武漢又是朱達誠的故鄉，幸運地找到一張孫中山先生革命後首次到香港的珍貴照片，創作出孫中山風塵僕僕、為國奔走的形象。當時還有7位當年的農民研究生做助手，可謂意義重大。「完成這個雕像

的難度，不僅在於雕像龐大，而且當時是夏天，氣溫高達 40 多度，我們只能穿着短褲赤膊進行創作，結果大病一場，原來是心臟出了問題，需要立刻做『搭橋』手術。」

朱達誠原本準備完成雕塑後，再進行手術，但醫生不同意他這種玩命的行為，「做手術之前，我曾寫好一封遺書，上面清楚交代餘下工程的所有步驟，尚未結清的款項也寫得一清二楚，還有武漢的負責人、香港建築公司、特區政府的聯絡人。因受政府之託，故要清清楚楚地做好交代，萬一我有事，處理未完成的工作就容易很多。」遺書寫好，朱達誠將之放在枕頭下面，便進了醫院，萬幸手術後並無大礙。事後想起，朱達誠還會開玩笑，真是後悔從事這項「重工業」。

2003 年「沙士」期間，許多醫護人員在搶救病人時染上病毒，有的更不幸去世。當時深受感動的朱達誠，便思考自己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從報紙上得知，廣州的雕塑家為廣州的醫護人員製作了「白衣天使」的雕像，朱達誠也開始籌劃義務為香港犧牲的醫護人員塑造雕像。「當時一共完成了 6 個雕像。做第三個的時候是夏天，難過、辛酸、疲勞過度，以致視網膜脫落，眼睛模糊不清，看不到東西，但自己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還坐着電車慢悠悠去東華三院。到了醫院後，醫生質問怎麼現在才來就醫？再遲一天，可能就會失明。」隨後幾個學生過來幫忙，最後完成了 6 個銅像，現在擺放在香港公園。當這些醫護人員的家屬看見他們親人的肖像時，都細意撫摸，恍如重見親人而落淚。朱達誠也感到欣慰，盡了自己一份心意。

為雕塑藝術而兩度捨命的朱達誠說，雕塑令他體會到一樣東西，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作為一個雕塑家要思考，怎樣奉獻社會，怎樣將自己的專業和能力與社會的需求同步。

54

透視心靈 作品凸顯人格精神

朱達誠的人像作品，不僅神態惟妙惟肖，形態栩栩如生，更能反映被塑者的神髓和氣質。被塑者或其親人往往都因他能透視心靈而深受感動。他的「鬼斧神工」背後的秘密是：用「心眼」去觀察，再加上創作前竭盡所能地研究被塑者的背景和故事，令人過目難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要從多方面了解。如霍英東先生，我從文章中了解到他懷有很強烈的愛國愛港之心，多年來為事業打拼，為祖國奉獻自己。所以，我對霍英東先生滿懷尊敬之情，後受其家人委託，我開始研究他的性格、為人，完成的作品是一個面帶微笑，嘴角展露慈祥，卻又自信、堅定的形象，因為霍老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愛國、愛港、愛鄉的慈祥長者。」

朱達誠的另外一個代表作是遮打爵士半身像，現陳列於中環遮打大廈的大堂，是

朱達誠難度頗高的一件作品。「我曾經了解過遮打爵士的經歷，他對香港的影響深遠，大力開拓香港市場，香港經濟快步發展，遮打爵士付出了努力。但流傳下來只有兩張正面照片，加之遮打爵士是外國人，這是一次難度很大的挑戰。為了完成這個作品，他曾在赤柱、中環跟蹤觀察過一些外國人，有時會跟蹤很久，特別是留意有鬍子的外國長者，再憑累積的經驗推敲爵士的形象。作品的爵士神態很威嚴，但並不令人生怯。爵士的後人表示，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遮打爵士。

新馬師曾的銅像是朱達誠的近作，「粵劇名伶新馬師曾是我的偶像，多年來一直為香港的戲曲事業作貢獻，為人認真幽默，塑造的角色生動形象，即使年長時依然風度翩翩，這就是我想通過作品表達出來的風格。」

創造環境 改變農民的命運

朱達誠除了專注創作，也通過培育學生，使雕塑藝術得以傳承。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藝術的天分和潛質，只是有沒有機會被發掘出來。這是他在文革時期下鄉6年的最大體會，在這6年中他為中國雕塑藝術作出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他說：「當年，我整天與農民打交道，就想不如教農民學雕塑，而農民強烈的求知欲望給予我很大的動力。我和農民聊天，咱們是同行，我用泥巴創作，你們用來種田，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把泥巴捏成作品。」農民興致勃勃，他就從捏一個人頭教起，然後捏喜怒哀樂的表情；接着再捏小狗、小豬和小牛，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捏的過程中還可以編造故事，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國時，怎麼搶奪祖父輩們的東西、燒毀房屋等，每個農民都捏了自己的祖父母，效果很不錯，像不像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是每個作品蘊含了一種情感。

在朱達誠的悉心教導下，雕塑在武漢郊區黃陂縣得到廣泛性普及。當年他以靈活應變的思維，摸索、開創了一種「短、平、快」的教學方法，短時間、高效率地教農民掌握技巧，令普通人對雕塑產生很大興趣，給予了他最大的滿足感。同時，他也由此意外地培養了第一批中國農民藝術家和大學生。「四人幫」被打倒後，農民拿着自己的泥塑作品走進了藝術的大門，農民雕塑家走進了北京的中國美術館舉辦展覽，這是完全難以想像的。文革之後，大學重新招生，這一批農民藝術家被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等錄取。他不由感慨，藝術改變了農民一生的命運，說明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持不懈，就可改變環境、創造環境，藝術可以創造奇跡！

朱達誠1984年到香港之後，積極參與藝術教學，包括私營機構、學校、政府部門，譬如香港藝術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教育學院等。在教



1975年朱達誠向國內農民作者講解泥塑創作



朱達誠作品——孫中山青年塑像

學中最大的體會，是怎樣讓學生正確並快速把握這項高難度的藝術，如何用最簡單的語言讓學生接受。美術教學最重要是由深變淺，要講求實際的效果，不能本末倒置，若只講求高深的藝術，只會令學生卻步。這對於從事美術教育者來說是挑戰，對他自己也是挑戰。

他經常和學生說，香港的學生比內地的農民幸福得多，條件優越。教書 20 多年，他親眼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走上藝術道路。香港大學的幾位校外進修的學生的作品，在圓方商場、機場、地鐵站都能見到；還有一位女學生跟朱達誠學習了一年雕塑，後來參加香港藝術館的雙年展，獲得冠軍。他說：「那個學生獲獎後，立刻打電話給我，我真為她高興！」事實證明，「短、平、快」教學方法在現代的藝術教育中之有效，這是把高深的藝術轉化為實際可行的方法。曾經有一位台灣來港學習雕塑的女學生，離開前留下一封信，說她在台灣還沒遇到一位像朱達誠般激發她如此濃厚的學習興致的老師。這封信令朱達誠很感動。

朱達誠上課從不遲到，亦從不請假，即使有時身在內地，如果碰巧有課，也會飛回香港上課，第二天再飛回內地。「香港學生很不容易，很多學生是白天上班，晚上來進修，而且有些學生是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上課。所以，這麼多年，我幾乎從未遲到，我告訴學生，你們可以遲到，但我的學生也從沒有遲到過。香港學生的學習精神十分

難得。」他強調，教學是一種互動，不僅是老師教學生，學生的一些行為對老師也是一種促動，學生的想法也經常超乎他的預料。

與學生互動 鼓勵多元表達

講到師生之間的互動，朱達誠很有感觸，「有一次，一個學生在 iPad 上製作了一個模擬人體，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模擬出人體的動作，人體的旋轉也可靈活做出來。我很讚賞學生的創造力，我真是學不到，這就是我和他們之間的差距。所以，老師和學生必須進行互動，進入了高科技時代，學生領悟能力強、想法多，當他們掌握了知識和技術，創作出的作品常常令人大吃一驚。說實在，在高科技面前，我們永遠是小學生，做了一生老師的我，現在只是小學生。」

朱達誠並不寫書法，但卻用雕塑來表達書法，曾為中文大學創作了「家」字雕塑，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中文大學以校為家、培養專家、香港是我家的情感。「我並不懂如何寫書法，所以借鑒各類字帖，或請一些書法家寫一個家字，然後將之濃縮成為朱達誠的家字。」他將不同的藝術形式融匯在雕塑創作之中，這些年他也嘗試用不同的工具來寫書法。他強調，藝術創作中，方法和手段要多種多樣，要跳出桎梏，為達目的可能需要「不擇手段」，這是他特別傳授的秘訣。他鼓勵青年一代多進行創作，以尋找多元化的表達方法。

朱達誠作為文革後第一批藝術類研究生，他認為藝術家的高學歷應該與高修養、高能力、對社會的貢獻應成正比。從事雕塑數十年，他為藝術忘我工作，甚至將生死置之度外。當下，他的人生目標是奉獻社會。「人很簡單，父母將你帶到世上，就要為世人多作好事，奉獻社會，盡力而為。人生都會走到終點，到最後的那個時刻，只要有用，我會把器官全部奉獻出來。這不是偉大，是一個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

朱達誠對宇宙人生都有他正面和積極的見解，他的圓融、親和，為本來冰冷的雕塑注入別樣的生命力，使它們親近每一個觀賞者。在 2011 年 5 月舉辦的「塑物明志」個人展覽的場刊中，朱達誠寫道：「今年是時候再對自己小結一次，看一看探索的幾件東西，聽一聽老友的不同意見。因為總覺得不成熟，所以總覺得要更努力！」這就是真實的朱達誠，一位永遠是小學生的老師！

2012 年 5 月



區大為，祖籍廣東省雲浮市，1947 年出生於廣州。1961 年隨廣州吳子複先生學習書法、篆刻；1987 年起六次舉辦大型個人展覽；1989 年獲市政局「書法項目」藝術獎；1998 年再獲市政局「篆刻項目」藝術獎；1998 獲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出版《區大為印譜》系列（一刻難忘、頑石點頭、石也能言、撫刀莞爾）及書畫集系列（硯邊春雨、朱墨兩近）等。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顧問和審批員、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講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席藝術家；並任墨社永久榮譽社長。

區大為：前生任俠自風流 亦莊亦諧觀自在

白潔 林璟陶

「執毛穎握刻刀、胸中自有丘壑、生活在詩境之中的藝術家」，這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對區大為的描述。區大為卻說自己是「滄海鐵人揮鐵筆，白雲巫峽寫逍遙」。

區大為謙稱自己是一個手藝人，手藝人大多有一種篤定的神情，但在篤定之外，區大為更多了一份自在。「靠手藝吃飯的人有一個共同點，雙手十分厚實，區家三兄弟皆是如此」，說罷攤開自己的雙手，呵呵地笑。區大為本是醫家子弟，在家中排行老三，兩位兄長都子承父業成為外科醫生，唯獨區大為走了另一條路，執毛穎握刻刀，師從吳子複先生。

吳子複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書法家、篆刻家、油畫家，與區家是世交，「14 歲跟隨吳老師學習書法 5 年，後學習篆刻，兩三年後，開始自學中國畫。父親看我喜歡中國畫，就將自己收藏的幾幅畫，找來給我臨摹，父親也不擔心我不小心弄髒了那些名畫」，說完是一陣爽朗的大笑。區大為曾經想過再找一位老師學習中國畫，「但是我內心深處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像尊敬吳老師一般地尊敬別人，所以索性就開始自學」。一個人情深義重如斯，竟會讓人覺得有那麼些許難以理解的執拗和狂傲，這可能就是藝術的天分，讓區大為成為香港絕無僅有的集書法、山水畫、篆刻、詩詞於一身的大家。同時，區大為是一個純粹的性情中人，純淨透徹、擇善固執，將自己的喜、

怒、哀、樂毫無保留地投射在筆墨之間、頑石之上。

鄭培凱說區大為的書法「蕭散自由，任情恣性，卻又中規中矩，自然天成」，而他的焦墨山水畫作，則「禿筆破墨，毫無媚態」、「只是看表面的人會覺得紛亂蒼涼，甚至滿目瘡痍，既不秀美，更不華麗」。是的，乍看區大為的書畫都生得一幅冷冷、拙拙、不討喜的模樣，但靜下心來，一種神奇的感覺撲面而來，那些書畫帶着呼吸、溫度，是冬季里靈光一現的溫暖，卻又散發着秋末冬初的清冷鼻息，你會忍不住被吸引，進而凝望、端詳，心中不由自主生出了歡喜。區大為的書畫不做作，不忸怩，那是作者內心深處的欣喜、哀傷、憤怒、惆悵……五味雜陳，他用一枝筆、半硯墨，用最古老的中國書畫，創造出今日繁華世界中的桃源勝境。他的書畫，可能不是你的杯中茶，但總會在你心中留下一個印記，歷經年月，然後在某一個時刻翩然而至。

區大為說創作已經成為一種「生理上的事情」，不能不創作，筆墨刻刀就是他的身體、他的手指，讓他在宣紙、頑石上遊刃有餘地行走，就像是踩在鋼絲上的藝人，騰空，躍起，如鳥兒自由飛翔，再輕盈落下，穩坐如磐石生根。每一次高難度動作的完成，不僅贏得觀眾的讚歎，自己更會暗自歡喜。

「有時完成一幅自己喜歡的作品，即使半夜醒來，都會走到書房再細細端詳；如果雕刻了一枚自己鐘意的印章，通常都會把印鈴放在皮夾裡面，坐在地鐵上也會忍不住把這『孤芳』拿出來自賞一番」。說完，區大為自己忍不住先笑出聲來，笑聲爽朗清脆，宛如孩童般無邪純真，他總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自己的率真、頑皮，毫不做作，已自成風流。「藝術最可貴的就是真，虛假的一定不是藝術！」所以區大為不會每年都舉辦畫展，「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會花費大量心思，不成功的會被毀掉，如果每一年都要籌備一次展覽，有些一定會是牽強附會之作，這毫無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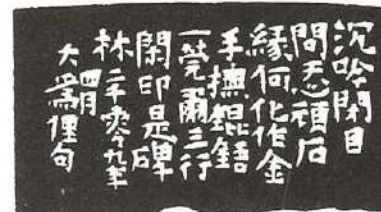
方寸之間，卻氣象萬千，這可能是對區大為篆刻作品的最好解讀，對於篆刻作品，區大為最重視的是構思，每次構思閃現，他都會先仔細挑選一塊大小合適的石頭，再慢慢醞釀，讓靈光一現的構思，生根發芽，思緒一旦確定又會十分心急，但在真正落刀雕刻之前，區大為會一絲不苟地先在紙上寫印稿，隨後用水將印稿拓在石頭上，再下刀。「有時會寫五、六稿，甚至十多稿，直至滿意，如果印稿有瑕疵，水印到石上雕刻出來，一定會後悔，我曾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一定不會徒手雕刻，免生後悔。」區大為深諳藝術創作中的張弛緩急，一張一弛，自有道理。

真正的藝術大家，會如孔雀愛惜羽毛般愛惜自己的聲譽和作品，或許他的作品不會在各類拍賣會上拍出讓人咋舌的天價，不曾引來傳媒蜂擁的熱炒和甚囂塵上的喧囂，區大為更像是一個隱於鬧市中的俠客，一早看透這些過眼的雲煙，撫刀莞爾，已能笑傲江湖。

60



區大為作品《山水有清音》



區大為篆刻圖章作品

61



區大為作品《魯迅詩》

創作之外，區大為喜歡讀書、看電影，古往今來、涉獵中西。「一定要讀書，不一定是之乎者也，可以讀小說、散文，只要是好的文章即可。我每天都會讀書，從中學開始，從未停止，直到現在。寫字畫畫反而有時會偷懶，沒有新意時，索性停一下，休息一下，日日創作不見得是好事。但日日讀書卻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天寒地凍之時，縮在被窩之中，看武俠小說是多麼愜意的事情。」

區大為的創作時間，相對平均，兩三個月時間寫書法，之後用兩三個月畫畫，期間穿插篆刻，閒情雅致時還會作詩，區大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文學功底深厚，喜作舊體詩，無論是絕句或是律詩，均字字是情、句句見心。「新作同觀感似潮，雲山相擁水迢迢。揮毫透背筆生趣，應手得心墨帶焦」，寫的是與家人同觀自己的新作之時的愜意。區大為的心情，被毛筆一一記錄在一本本珍貴的線裝書簿中，詩言志，作者的情真意切、率真狂傲，在一頁頁、一句句的筆墨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且看他《兒行萬里》那一首：「偷彈別淚愧情多，憐子丈夫寄一哦。負笈騰空飛萬里，文昌星臥紫雲麼？」雖然前人說「多情自古傷離別」，區大為這堂堂漢子在與兒子別離之時還流下了男兒淚，他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自己稱不上詩人，但寫詩和創作一樣，除了要真，還要講一個情字。自問是一個有情人，或一個多情人。但這個情字，並非

單純指男女之情，而是對萬物皆有情，將多情單純解釋為男女之情太過狹隘，反而對男女之情十分專一之人，才是一個真正的多情之人。」

區大為由詩歌講到自己對「大男人」和「小男人」的見地：「有人認為在老婆面前耀武揚威，甚至打老婆、欺負老婆的才是大男人，但我卻不這樣認為，上述才是小男人，因為這樣的男人內心十分懦弱，才會欺負女人；而大男人要懂得照顧女人，有能力照顧她、保護她，這才是真正的大男人。」借用區大為的話，「大男人」是以胸襟來計，而非以行為衡量。說完又是一陣大笑，頗有幾分他印下「清平刀客」的味道。而生活中最令他這個「大男人」牽腸掛肚的是，遠在英國讀書的寶貝兒子。除了通過郵件寄託「相思之情」，以畫寄情更真切地表達了愛子情深。雲影淡淡，重洋萬里，思念之情悠悠飄向遠方，虛中有實，意境深遠。

一個多小時的訪問中，區大為始終輕鬆而愜意，「小頑童」般自得其樂，但言談笑語之間流露出的卻是鐵骨錚錚的傲氣，他的狂傲不僅表現在豪逸的書畫、隨心的印刻中，狂做得最有性格的是他的詩，前生任俠自風流。他在《撫刀莞爾》的印譜中以詩代序：「靈氣如雲湧臆胸，檀香撿出醉芙蓉。先生欲試一陽指，字字騷螭望化龍。」

「數點落紅映硯池，一幾朱墨百忙時。賢愚顛倒當今慣，兩近原來未算癡。」「沉吟閉目問天心，頑石緣何化作金。手撫銀語一莞爾，三行閑印是碑林。」觀乎區大為今天的藝術成就，不由得讚歎，區大為的確狂傲有理。

區大為剛完成一幅山水畫新作，錄有易實甫的題詩：「溪聲流出萬松間，故作風濤送客還。今夜碧天涼似水，滿身明月下空山。」區大為自書：「風雲激盪，心潮澎湃，揮毫長嘯。」道出了當下的心境，正是塵沾不上心間，贏得一身清風。

請區大為總結一下自己作品的特點，他稍許沉吟，說出四個字「莊諧並重」。是的，亦莊亦諧，人生亦是如此，突然想到另外四個字「醍醐灌頂」，區大為懂得了人生和藝術的妙趣所在，他是真正品味到了詩書畫印之中的醍醐滋味啊！

人生藝術，藝術人生。從區大為身上，我們體悟了其中的真諦和奧妙。

2012年3月



林天行，當代著名水墨畫家，號「大也堂主」，1963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自幼學習書法，先後師從多位名家，學習西洋畫和中國畫。1984年移居香港，1990年畢業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1991至1998年任教於香港大一藝術設計學院，現為全職畫家，並任香港國際藝術交流協會主席。曾在德國、北京、香港、紐約、新加坡、台灣等地舉辦過個人畫展數十次，作品並入選百年中國畫展、全國美展、改革開放30年美展、深圳國際水墨畫展和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以及世界各地聯展逾百次。他是唯一一位畫作隨「神六」和「神七」太空船兩次飛上太空的香港畫家，被譽為「飛天畫家」。

林天行：畫壇奇才創前無古人之路

林璟陶

林天行說，「當我想以一個字表達人生，我找到了『荷』」。如果要我以一個字來形容林天行，也是「荷」。讀林天行的畫，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和興奮，更有一種震撼的激動。捧着數本荷花畫冊，簡直癡醉。林天行說，他每畫一張畫猶如做一場夢，夢成畫畢。夢境中瞬間的心靈顫動，造就了一幅幅動人心魄的作品。翻着看着，我仿佛被引進他的夢中：

「她的純潔、嫵媚、溫柔、婀娜多姿，讓他傾情；她的淒苦、哀怨、悲愁、楚楚動人，讓他憐惜；她的勇敢、堅韌、頑強、生生不息，讓他傾心。願與她舉杯對飲，聽風雨，灑月光，沐朝露，夢中共醉。她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從容迎接各種挑戰；在風和日麗的日子里，顯得更加嬌豔。她把愛灑向大地，無私無欲無埃；她無處不在，在雪岩中微笑，在神秘西藏的天空中綻放燦爛的笑容。」荷花不僅是畫家心中的女神，也是許多人共同的女神。畫家賦予她最美好的形態，最崇高的精神，有令人超越物我、與之神遊的魅力。林天行的荷花已從寫生、模仿形像，出神入化到如今的神靈合一。所以，讀他的畫，隨意伸展無限的想像力，才可真正領悟畫家的情懷，同時又可飛馳在自我世界之中。



林天行作品《荷韻》

荷花看人生 畫風自成一格

66

林天行的家鄉有座山叫「蓮花峰」，蓮花峰的煙雲雨露哺育了他的成長，「荷花出於污泥而吐清香的高潔」令他敬畏愛慕，也成為他人生不離不棄的情侶。13歲的他就夢想成為畫家，並開始畫畫，有時坐在蓮塘邊靜觀默察，有時臥在地上畫啊畫啊，荷花的一開一合，一搖一曳，一高一低，讓他心神相繫，夢魂縈繞，對着荷花，有說不出的情，畫不盡的美。緣分、天賦再加上功力，令林天行的荷花自成一格，中國的荷花終於找到了她最美麗的歸宿，從「天行之荷」、「天行荷」到「天荷」，當今可能也只有林天行擁有這個繽紛的蓮池。

他的荷花已作為人生的表徵，畫出人生的各種際遇和感悟。三批畫都是在「荷非荷」的語境中行走，每一張畫都是人生的一個記印，從畫中可以讀到生命的承轉起合，讀到快樂喜悅、痛苦悲哀，讀到雍容華貴、平凡自在。「在畫荷的過程中，我很少考慮花和葉子的具體形狀，從不用寫實具像的手法。我注重的是，抓住瞬間的靈感，傾注全部的情感，把生命的本體表現出來。」特別到了「天荷」，他對人生的感悟更高。他用結構產生空間，用色彩渲染氣氛，用線條勾畫符號，多層次重迭在一起，抒發了人生起落有序的感慨，印證了「人生如荷」的真諦。荷花從春葉夏朵到秋天的殘荷、

冬季的老死，循環往復，千年輪回，生生不息。生命何嘗不是如此，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榮辱得失，都可從「天荷」這一時期的畫中覓到蹤影。家鄉的蓮花峰讓他懂得人的渺小，大自然的偉大，使他了解平凡真實的美。正是「真正懂得欣賞荷的人，才真正懂得愛」。林天行在畫中告訴了我們愛的偉大，並以感恩之心表達出來。

林天行的荷花如此讓人如癡如醉，也走進了香港千家萬戶。擁有300多家商場的香港領匯管理有限公司就與他合作，印製了2008年荷花系列的環保利是封。有愛好者甚至在網上拍賣，與同好者共用，他的荷花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中國人自古以來喜愛荷花尚容易理解，但能創作出牽動外國人心弦的荷花，恐怕也只有林天行一人。2008年他在香港舉辦荷花畫展的開幕日，一對年輕的法國夫婦演繹了一個如夢如詩的感人故事：這對新人連續三天，每天三小時在林天行《湧》這幅畫作前面，相擁而立，不時低聲交談，仿佛與荷花同呼吸。三天之後，終於買下心頭好。他們說，自己是旅行結婚，隨身沒有帶太多的現金，為了買畫，只好縮短餘下的旅程。林天行以真情觸動人心，畫家與買家、賞畫者這種心靈感應，正是畫家靈魂的神髓。他以荷花把中國書畫文化發揚光大，遠播世界，名揚國際。

中國畫壇新銳山水畫家

先介紹一下林天行：

他是香港第一位突破中國山水畫的傳統技巧，巧妙地融入西方繪畫的濃烈色彩，作出前無古人創新的重彩畫家，為中國山水畫開拓了一條新路，奠定了他在當代畫壇不朽的地位；

67

他是香港第一位以「天荷」冠名、擁有個性強烈、風格鮮明、自成一格的荷花畫家，亦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年輕山水畫家；

他是唯一一位畫作隨「神六」和「神七」太空船兩次飛上太空的香港畫家；

他是唯一一位入選《百年中國畫家展》的香港最年輕畫家，同時出版大型畫集；

他是唯一一位入選《78-08年新時期中國之路畫冊》，獲授最具開拓性畫作的香港畫家；

他是一位最早在北京國家畫院舉辦個展並獲眾名家一致稱讚的香港年輕畫家；

他是一位三次訪西藏並深入阿里地區，唯一一位曾在北京、香港、德國、義大利舉辦以西藏為主題畫展的香港畫家；

他是唯一一位在西藏阿里古格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處，以3小時的神速完成20米寫生畫卷並成曠世之作的香港畫家；

他是唯一一位作品懸掛於香港禮賓府（前港督府）的香港年輕畫家。

說到「天荷」的成功，除了林天行對荷花的情意結外，也要歸功於他打破傳統的技巧，大膽地把西方的繪畫技藝巧妙地融入中國傳統水墨畫中。要探討他如何闖出一條前衛的新路，還要追溯到他的創作歷程。

林天行原名林岫，人與山擁抱，人與自然和諧。少年時期，他經常一個人在深山中玩耍。大自然的一切都讓他感到欣喜，讓他感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感受天人合一的和諧。他還喜歡躲在山中編織白日夢，一場接一場，夢境會延續一個星期之久。一會兒自己成了大畫家，一會兒自己變成詩仙，一會兒又跳出一個武林高手，行俠仗義。兒時的夢境，長大後全然成真。今日的林天行，不但是一位著名畫家，並且文武雙全。談到武功，他當年還專門拜師學少林拳，堅持清晨四點半起床練功，他知道自強不息的重要，小小年紀意志大。現時還在學習太極和瑜伽，每星期兩次，持之以恆。

林天行愛畫畫是與生俱來的，正如他所說，源於 DNA 的遺傳。13 歲時，學美術的舅舅發現林天行對於繪畫的喜愛，便給了他一本《黃賓虹語錄》。林天行如獲至寶，書中艱澀難懂的理论並未令他卻步，顧愷之、李思訓、吳道子、荊浩、關仝、范寬、李成……這些偉大的中國畫頂級大師的名字，仿佛為林天行打開了一扇門，他在郭熙的「卷雲皴」、范寬的「雨點皴」、董源和巨然的「披麻皴」、李唐的「斧劈皴」、馬遠和夏珪的「拖泥帶水皴」、米芾的「米點皴」和雲林的「折帶皴」間流連暢遊、樂而忘返。林天行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畫的傳統理論和技法，一個天然熱愛繪畫的懵懂孩童，一躍站在了巨人的肩膀，從此才華橫溢、不可抑制。

68

拜師練功底 少年已踏足 11 省

林天行從 15 歲起先跟吳國光老師學素描。一年之後，追隨傳統中國畫家林光和陳挺兩位年逾古稀的老師，並隨老師足跡遍及全國的 11 省，祖國遼闊的山川大河，名勝古跡，名家作品擴闊了他的視野，孕育了他博大的胸懷和非凡的氣魄。他說，當年到黃山寫生，下山時回頭仰望，激情湧動，熱淚滾滾。現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林天行強調，成長階段的訓練是最重要的，早在 1980 年，他已參加了福建舉辦的展覽，而 19 歲畫的山水畫，已頗具大師的風範，足以見證他所下的苦功。2010 年，由文化部組織的「藝海流金——大美青海行」活動期間舉行的筆會，林天行一氣呵成揮就了一幅青海湖的壯觀景象，十多米長的畫，氣勢磅礴，旁觀者都為之撼動，為之鼓掌。少年壯志凌雲，中年浩氣回蕩，一切都源於他博大的胸懷。他在香港的畫室，掛着饒宗頤大師的題字：「大也堂」。大也，廣闊無邊也。



林天行作品《秋天的話》，收藏於香港禮賓府。

69

林天行說，他的人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成長期，是奠基的階段。那麼，第二階段便是定居香港的轉折期了。15歲那年，從畫一塊石頭、一棵樹開始，從基礎嚴格做起，以師承為先，不斷地臨摹古人名作，技巧的訓練得以熟能生巧，遂令他開了竅，意識到傳統缺乏他靈魂渴求的東西。這個時候，1984年，他來到香港定居。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多元的社會，一切都讓他感到新鮮，因為當時中國內地還未開放，資訊封閉，看不到西方優秀的藝術作品，而在香港便可以獲得大量來自國外的資訊，真正接觸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和文化，他的視野被帶進一個全新的領域。

陝北系列突破傳統 一舉成名

到香港的第一年，林天行主要從事一些維持生計的創作。幾年之後，便嶄露頭角，1986年獲香港青年繪畫比賽冠軍；1987年，作品入選「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對於一個創造力和幻想力源源不絕的藝術家，生活穩定，精神卻遠遠得不到滿足。1989年，他決定北上到中央美術學院「充電」，尋求突破和提升。置身於大時代中，深受西方思潮影響，西方和傳統文化的碰撞，衝擊着這位熱血方剛的青年，他不停地反思，怎樣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他開始探索，嘗試多種手法，從現代與傳統的合併、直接運用西方材料和表現手法，到材料混成等，但效果都不如人意，出來的作品要不太黑，要不就像一塊鐵皮，不知扔掉了多少宣紙。也許是傳統的包袱，壓力太沉重。這段時間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期，陷入了創作的痛苦深淵。正當彷徨迷蒙之際，1990年秋天，他來到陝北寫生，博大雄偉的風光、美麗清靜的山村，使他豁然開悟，啟迪了靈感，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這就是他多年夢想中的大地。黃土高原，看不到傳統中國畫風光的痕跡，極目所見的是一片五顏六色、七彩繽紛的風貌，黃土地上的紅色、紫色、藍色、綠色的穀物，藍色的天空漂浮着白雲，對色彩特別敏感的他驚歎：太美了！這正是中國山水畫長久以來所缺乏的元素。內心的狂喜令他一口氣畫了幾十幅畫，拍攝了幾百幀照片。在創作中，他尋求改變，喜歡厚重，筆墨的厚重，色彩的厚重，嘗試引用西方印象派點彩技法，結合中國畫的「色不挨色，墨不挨墨」的道法自然原則，走出前人不走的路，以求新的造型和手法開創了傳統山水畫融入西方強烈色彩的先河。

1990年年底，他在北京國家畫院隆重舉辦「陝北系列」畫展，幾乎所有名家都出席觀賞，並給予一致的讚賞和好評，嶄新的風格備受畫壇矚目。「陝北系列」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令他的藝術大放異彩，人格魅力盡顯。當年對於一個香港青年畫家來說，可謂是創舉性的展覽。這屬於他人生的第三個階段——收穫的季節，《歸》應可代表

他的心路歷程。

都市山水畫展現香港神采

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才能突破傳統，創出新路。傳統既要繼承也要創新，要有放得下的勇氣，更要有放下的決心，才有出路。因此，他不固步自封，又不斷思變，尋求新的創作空間。回想1984年初，他坐在尖沙咀海邊，就很想把眼前一切畫下來，但不知用什麼方式來表達，只能將香港之美埋於心中。10年後，從北京回港，終可圓夢了。他開始創作香港系列的「都市山水畫」，用自己的畫語來展現香港的神采。他捕捉了香港本土的特色，將隨處可見的秋千、柵欄、公園凳子、屋子、街燈、巴士、碼頭、泊船等請入畫作。以傳統技巧融入西方的色彩、元素、結構，以現代建築的符號和線條表達具像，虛中有實，中西結合，運用了超現實的詼諧表現手法，讓人仿如遨遊在童話世界中。基於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地方，現代文明的繁華社會，藝術也必須與時並進，才能充分表達時代精神。所以，他善於將人、景、物融為一體，以提煉、透視的手法，敏銳的觸角來掃描現代都市的生活脈動，寓意香港的活力和生機。到了後期，他關注環保，熱愛自然，強調回歸本體，人與自然的和諧。1994年，香港系列的《秋天的話》被當時的港督看中，至今依然掛放在禮賓府會客廳中央。

三度上西藏 譜寫生命讚歌

生命的真正價值在於追求和挑戰。正當他的藝術之路走向高峰之際，他並不滿足於坦途，而要自尋苦頭，帶着逾越自己的決心，去尋找一條難以攀爬的天路，去領略許多畫家、許多人無緣領略的風光。從1999年到2005年間，林天行的人生面臨了生死搏鬥的嚴峻考驗。馳騁畫壇30多年，問起最難忘的事，他沉默了一會說：「面對大自然，深深感到人的渺小、謙卑和無能為力。」人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西藏之行，令他的人生觀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林天行三度到西藏，第一次更差點喪命，多年來高原反應的後遺症還未完全恢復。當時一抵達西藏拉薩，二話不說就開始寫生，一邊畫一邊頭痛，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覺。他也對自己說，不會來第二次了。只是，對於真正的藝術家，藝術先於生命，藝術重於一切，他的西藏征程，不僅有第二次，還有第三次。2003年和2005年，他繼續兩度和三度上西藏。當三上西藏，在去阿里途中，4人同行，其中兩位患了高山症提早下山。他與另一位畫家堅持到底，更深入到西藏海拔5000多米的阿里，進入託林寺，有生之年可以踏足這神秘之地，也是上天的賜福。阿里氣候



此幅《維港兩岸》畫作，曾跟隨神舟七號宇宙飛船飛上太空。



林天行作品《西藏神山彩虹》

地貌獨特，沒有樹木，甚至很多地方近無人煙，但大自然呈現出別樣的美，令他胸臆沸騰，在環境不容許的情況下，手比腦還快，激情中狂草，創下了3小時揮毫20米長卷寫生的超速記錄。他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畫完之後整個人幾乎暈了，眼前一片漆黑，這是用生命換來的作品。在這幅《古格神遊》畫卷中，強烈抒發着他迥異於常人的意志，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手法，每一段都令人無比震懾。驚心動魄，史無前人，不啻是一項偉大的壯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360度的環視下，神山、聖湖、靈石、藍天、白雲、彩虹、廟宇、古格王朝的傳說，無一不讓他沉醉，神與物遊，天人合一，靈魂得到了淨化。天地廣闊，萬物自在，令人心馳神往。

在「天行西藏系列」中，他以虔誠的心譜寫了一曲優美傳神的生命讚歌，畫筆下的西藏雪域，色彩斑斕，如夢如幻。他將神秘的雪域歸於一種絢爛、深邃的色彩構成，並賦予其雄渾，深厚的情感內涵，反映了他對大自然的崇拜和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渺小的慨嘆。祥和的藏民，靜坐的喇嘛，和諧的大自然，表達了他對生命的熱愛和頌讚，對美的追求和對大同世界的嚮往。1999年他從西藏返歸後，並沒有立即動筆畫西藏，他一直在思考怎樣畫西藏，因為遇到和陝北系列出現前同樣的問題。作為現代畫家，在傳統中找不到合適表現西藏的模式和套路，令他再次感到迷茫。經過一番思索，終

於想到把香港新界山水的中西合璧、虛實結合的方法融入到西藏系列的創作中，唯一不同的就是突出西藏特有的色彩，以代表其獨特的宗教文化色彩。比如藍色，既代表了西藏的天空，又代表了一種祥和。隨後他在北京、香港舉辦了西藏系列畫展，專門出版了三本畫冊，創出了空前的記錄。

「天行西藏系列」其中的一本畫冊，有十多幅畫作出現了彩虹，筆者打從心底里歡呼出來。寓意幸福、美好的彩虹，是畫家筆下的美好願景。畫家對生命的熾熱、對和諧生活的憧憬呼之欲出。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彩虹就是困境中的光明，激勵我們不畏艱辛，勇往直前，為你我追求美好的將來帶來希望和力量，也提醒我們要珍惜當下、熱愛生命、珍重生命。今天讀他的畫更能體悟到畫中蘊含的深遠意義。對藝術的執着和執迷，讓林天行全然不顧生命危險，他這種犧牲小我，成全大愛的胸懷令人可敬，他為藝術而奉獻的精神和堅韌的毅力更值得我們學習。

作品兩上太空 為港人爭光

林天行寫生時，只是記錄當時的感覺，創作之時，他不會照搬手稿，而是在自然景觀中加入自己的想像和元素，因此，每一張畫都有一個夢想，訴說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他憑着霎那的直覺，抓住心靈觸動的一刻，感動自己，打動別人。他的畫就是生命力的符號，他固守着淳樸和真誠，飽滿而豐富的情感都交付予筆端，鋪陳張揚在色彩中，創造心中的美好。藝術是形而上的，他享受創作的快樂，一提起畫筆，真情釋放，並忘卻了俗世間的一切痛苦不快。他的畫作傳遞着心靈的伊甸園，帶領觀賞者走進精神家園，並給予人們強烈、高雅的審美觀。

鑒於他在畫壇的突破性成就，作品具有代表性，所以，有幸成為唯一一位作品連續兩度獲中國文化部邀請、作品隨「神州六號」及「神州七號」太空船升空的香港畫家。林天行表示，作品能兩次隨太空船升空，感到興奮和開心，特別是「神舟七號」升空，適逢北京奧運會圓滿成功，更是千載難逢的盛事，而港人對中國人上太空一次比一次興奮，自己是借繪畫表達港人對太空的憧憬和祝福。《維港兩岸》畫面以紅色為主調，表達快樂和幸福的感覺；而維港上有小輪和躉船，躉船上的五個船艙，象徵奧運五環。至於畫中的彌敦道擠滿密密麻麻的人群，各人都穿上紅色的衣服，充滿節日氣氛。畫作上還有多個代表香港特色的景物，每一樣東西都具有代表性。

林天行另一幅描繪香港新界景色的作品《晨曲》，2005年被挑選為唯一代表香港隨「神舟六號」太空船升空的作品。他回憶道，「當時即將出發去西藏寫生，北京有關方面來電讓我畫一幅畫，隨『神六』上太空。我說要去西藏，沒時間，找別人吧！



林天行與中聯辦李剛副主任合影，作品為深圳紫荊山莊收藏。

但對方堅定地說，『不行！畫此畫的人非你莫屬，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最後我答應了，用了兩天的時間完成作品。」誰知他用了重彩，畫作超重，北京有關部門專門開會並特別批准該畫上太空。據悉，當時北京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向全國人物、山水、花鳥界別各56位著名畫家發信邀請他們作畫，林天行是香港唯一被邀請的畫家。他以香港新界的樹木、村屋、巴士、兩縷炊煙匯成畫面，加上維港的景色，構成一幅色彩斑斕的香港風情圖，跟隨「神六」在太空遨遊。「神六」回地球後，該作品存放於國家博物館。

林天行稱，兩次遨遊太空的作品都是經過嚴格的挑選，作品被選中，是幸運當然也是榮耀。他在不斷的行走和發現、思索和體悟中，讓血氣和靈氣融注到創作中，讓人們傾聽生命的躍動，品味高尚的情操和修養。一幅幅瑰麗作品的背後，都承載着不懈的求索，不斷的創新。談到他的藝術成就，林天行謙虛地說，談不上什麼成就。其實，他畫風大膽豪邁，獨創一格，畫境開闊，具有開拓性、劃時代、廣泛性和生活性的意義，已寫進了中國山水畫畫壇歷史。

林天行是一個幸運兒，愛好編織了夢想，實現了理想，修煉了人生，開拓了自己的一片藝術新天。盡管藝術之路也經歷了起伏跌宕，但憑着堅定的信心、不斷的探索、大膽的創新、艱辛的奮鬥、恆久的付出，成就了今天的輝煌。荷花人生，也是林天行的人生。他把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化身為荷花，「天荷」的可貴在於從畫中看到了他靈性的感悟和表達。所以，「天荷」能催人熱淚，又能令人歡欣鼓舞，更能參悟人生。「天荷」開闊了我們的境界，為我們的人生增添了絢麗的彩虹。是啊，荷的本質，愛的本質。

生機勃勃的春天總是令人充滿希望和朝氣，也許他找到了生命的彩虹，把永恆的愛撒向天地人間，吸天地靈氣，納日月精華，心靈的昇華又孕育了無窮無盡的創作源泉，學海無涯，藝術無止境……如今，他正昂首邁向人生的新起點，開啟藝術的新征程。「天梅」、「天蘭」、「天竹」、「天菊」——「天荷」的姐妹篇，他未來的孩子們，也許很快會誕生。傲拔挺直、聖潔高貴的梅花，可能是林天行的另一個新的標誌。

「如果能夠活一千年，我依然會畫一千年。」他語氣緩緩，眼神卻是那麼執着，那麼堅定。

為人謙和灑脫 藝術愛好多樣

林天行，名如其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生命力旺盛，天行西藏系列畫作，看到了一顆火熱之心的躍動。名如其畫，天馬行空，落筆胸有成竹，思維恣意奔放，畫風獨樹一幟。生在南方，卻有北方的豪氣。說話溫文淡定，爽朗的笑聲宛如北方大

漢。他為人低調謙和、平易近人，性格率直樂觀、散淡灑脫。他深諳「水能善下終成海，山不爭高自極天」，淡泊名利，悠然自得，活在當下。採訪之時，一邊講解畫冊，一邊思考，一邊泡茶，追求的是內心的自在。在一再請求之下，他即席揮毫表演，運筆、潑墨、潑彩，氣定神閑，不消10分鐘，一幅笑臉盈盈的夏蓮躍然紙上。說表演，皆因他創作時不會有旁人在場。藝術家是感性的，每當凝視河水汨汨而流、永不休止的情景時，每當在莊嚴場合聽到國歌時，激情難抑，熱淚盈眶。

人之相敬，敬於德；人之相處，處於心。他以心待友，朋友遍天下，知音非難覓，「天荷」的追隨者無數。他訥於言而敏於行，敏銳精微，心思細密，讓人會心微笑。他擔任主席的「香港國際藝術交流協會」最大特點是辦展覽不需畫家掏錢，他認為畫家已為藝術付出，不應為這些事情大費周章，因此，他親自找贊助，有時還會自己貼補。承擔、大氣、慷慨從其眉宇間躍出。

藝術家各有獨特的品味，林天行更注重生活情調。在他的畫室，既充滿古典的韻味又有現代藝術的情調。他集中一段時間專心創作，其他時間則用來做自己興趣的事情。他喜歡盆栽、花草，有時他會把畫室布置得像個小花園，花不語，人自得。哦，畫室擺放了逾千隻青蛙飾物，「青蛙王子」之美譽非他莫屬。據說青蛙在2億多年前已開始進化，比人類更早，與荷葉相依偎，生命力頑強。春秋競遞，生命不息。生生不息不就是他生命的主旋律！

品酒茗茶是林天行的人生樂事，於喧囂處得幽靜，閒來泡一壺茶，一抹艱辛，幾許煩憂，一併浸入茶中，那一刻，萬事皆空，是心寧的歇息。他喜愛紅酒，追覓感覺，也許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溶化在那姹紫嫣紅的佳釀中。

從小喜愛下廚的他，烹飪是他繼畫畫後的強項手藝。他享受在廚房忙活的樂趣，為朋友享用美食獲得的喜悅而快樂。2011年春節後，他相約了一班同遊青海的文化界朋友到畫室相聚，一手包辦了20人的美味佳饌，精緻的中西美食，色香味俱全，令人回味無窮。餐具全是木器和陶器，古色古香，盛饌上桌，更饒富特色，足見主人對生活的要求。

佇立畫室窗前，翠綠的山巒映入眼簾。啊，大山，這位多元的藝術家，似在延續童年夢。

2011年3月



78

羅冠樵，1918 年出生於廣東順德，1938 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專，主修西畫本科。抗戰期間曾參加藝宣隊工作，復員後來到香港，任教於華僑書院、清華書院及經緯書院。1953 年，創辦《兒童樂園》半月刊，期間也曾兼任吉隆坡、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並於當地及新加坡舉行過多次畫展。現為中國畫協進會理事長、香港蘭亭學會會長、香港中國人物畫協進會會長、童心樂園顧問及市美畫院院長。1999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覺終身成就獎」。

羅冠樵：永遠閃爍童心

白潔

提到羅冠樵，一定要提《兒童樂園》，現在的孩子們，可能並不了解羅冠樵或《兒童樂園》，但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兒童樂園》曾陪伴過很多人兒童時代的成長。

「1950 年時，小學教育只限於教科書，雖然也能買到一些『公仔書』，但創辦之人或是因為專業經驗不足，或是為了銷路，內容參差不齊，向孩子們傳播了很多不正確的意識」，羅冠樵回憶起當年，「文化創作，要能培養孩子們良好的品格才行。」

79

一片赤子之心

羅冠樵和他的夥伴們，創辦了香港第一本彩色綜合性兒童畫報——《兒童樂園》，從 1953 年出任總編，到 1983 年退休，羅冠樵的工作涵蓋了雜誌的內容編輯、資料搜集、美術設計、封面繪畫、故事創作等等，《兒童樂園》傾注了羅冠樵 30 年的心血。

「為什麼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我有一個隨身攜帶的筆記簿，用來記錄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或許當時不會立刻用到，但文化創作需要積累，一定會有用得上的時候。生活中不同經歷，都能激發我的靈感，那些是為孩子們寫的故事，更加如此。」



80



羅冠樵繪畫作品

藝術上取得成就之人，除了天資聰慧，更多之時都源於對生活深刻的理解與感受。與羅冠樵談天，講到興起之時，他便如孩子般開心地笑起來，「要保持童心，保持赤子之心」，羅冠樵的笑容，如同心無芥蒂的孩童一般，明亮而溫暖。

耄耋之年卻始終抱有一顆赤子之心，這可能也是羅冠樵一直堅持創作到現在的原因吧。

有一個廣告曾經提過，在香港養活一個孩子需要 400 萬港幣，可能是誇大其詞。不過，為人父母都竭盡全力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優厚的條件，孩子們從小就被電腦、遊戲機侵佔了大半時間，市面上的兒童讀物更是多到讓人眼花繚亂、數不勝數。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物質、知識都十分貧乏的時期，大多數人都買不起兒童刊物，而《兒童樂園》在 1953 年創刊之始，便創下 8,000 多冊的銷量。到 1994 年停刊之時，仿佛很多人兒時的記憶，也隨之嘎然而止。

羅冠樵的一片赤子之心讓《兒童樂園》成為那一代人記憶中，五彩斑斕的一道彩虹。不知道現在的孩子們，什麼都擁有了之後，是否會比那個貧乏年代的孩子們更加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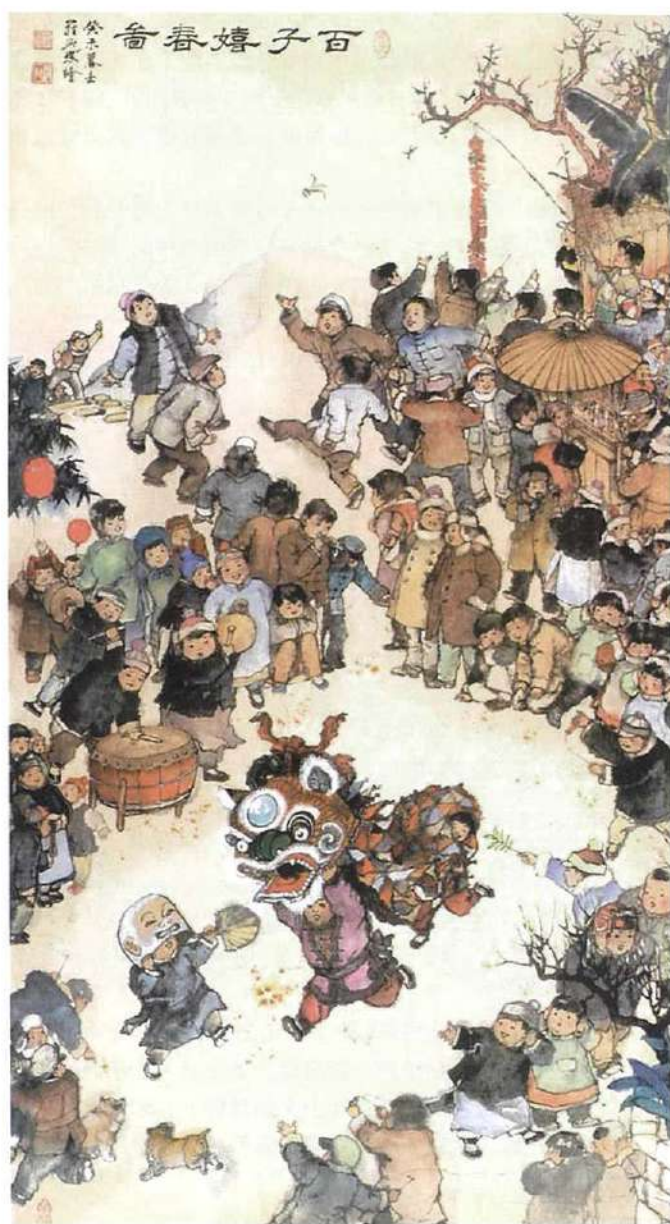
傳統節日的記錄者

「元旦齊恭喜，人人有利是，元宵看花燈，人日舞獅子」、「二月半陰晴，池塘青蛙鳴，犁田趁雨水，插秧趁天晴」、「六月曬穀趁太陽，兒郎圍湧提魚忙，攀樹摘榴須當早，莫待果落大河江」……「十二月團年，家家貼春聯，爆竹乒乓響，賣懶過新年」。這些簡單易記、琅琅上口的兒歌，讓記憶中兒時那些漸行漸遠的生活，一下子又活蹦亂跳起來，濃墨淡彩的畫卷中是否也有你兒時生活的影子。

「《十二月兒歌》是 2007 年才完成的作品，描繪了農曆一月至十二月的不同特色，這些都是我兒時生活的經歷」。羅冠樵翻動手中的畫冊，從一月開始，逐一詳細進行講解，「這幅是年初一、十五，孩子們在太祖祠堂前的空地玩耍，有的在舞獅，有些在打鼓，有些在旁邊看熱鬧，有時我會在畫上寫上一兩句押韻的童謠，讓孩子們容易記住。」中國傳統國畫的深厚功力，加上學習西洋畫的出身，羅冠樵筆下的孩子們個個神態可掬、活靈活現。

農曆新年、中秋重陽，這些中國傳統佳節，在現代人的觀念中，已越來越淡泊，相比中國傳統節日，或許西方的萬聖節、聖誕節，更加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追求感官上的刺激、稍縱即逝的視覺享受，還有多少人願意靜下心來，真正去了解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我畫這些畫，希望能還原中國傳統節日的真實風貌，特別是讓孩子們從中了解傳統節日的原意。」

81



羅冠樵作品
《百子嬉春圖》

耄耋之年的羅冠樵，用手中的毛筆、用最為傳統的中國書畫，記錄下了最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節日的風貌。這些生活是他真實經歷過的，但卻被現代人漸漸忽略忘記的生活。眼前的這些圖畫，不再只是簡單的一幅畫，而成為歷史的記載者。忙碌的現代人、健忘的現代人，有機會去看看畫中那些孩子們純真的笑臉吧，那些簡單、淳樸的生活，曾經真實的美好過。

謝謝羅冠樵，說不定有一天，你我都想回到他畫筆下的簡單快樂的生活中去，去感受一番「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的生活，哪怕是一天都好。

2009年5月



阿虫，原名嚴以敬，少時由廣州來香港，幾經坎坷奔波，終由報館小工熬出無師自通的畫畫本事。他長期生活在基層，體驗着人生苦樂和眾生百態，為日後大量深受公眾喜歡的作品奠下基礎。他很快就以辛辣的筆觸，作出很多諷刺時弊的政治漫畫，名噪一時，成為香港第一代政治漫畫大師。但畫了20餘年後，他突然頓悟，想通世界和人性本來就不完美，一筆在手，可以畫出心中的理想世界，便開始以生活水墨小品為創作重心。他筆下的癡人蠻漢、花鳥蟲魚或風雨石頭，線條拙樸簡單，又具禪意，加以簡練文字，展現和諧快樂的人生態度，廣受歡迎。

阿虫：簡單真心人

白潔 林璟陶

在美國時，阿虫有一次去茶餐廳吃飯，結帳時侍應對他說不用買單，侍應已經幫他付過帳了，原因是阿虫救了他一命。

四句話與一條命

侍應一個月前失戀，幾近自殺，後看到阿虫的一幅漫畫「拿得起，放得下，情雖重，要瀟灑」，終於想通，重獲新生。阿虫與這名侍應素昧平生。但這四個簡單的句子，卻給了一個幾近放棄生命的人重生的力量。

你在哪里見過阿虫的作品呢？巴士上、銀行中、書店里、或是桌上的月曆。那些不起眼的一字一句，是否也曾輕輕地、又重重地擊中了你的心，質樸、略顯笨拙的文字，看似漫不經心的幾筆勾勒，卻讓人不由得駐足、停留、思索，心中生出了蓮花。

阿虫說自己讀書不多，中三還未讀完，便出來做事；阿虫的作品，不講大道理，卻令很多讀了很多書的人動了心。身邊太多人，都在不知名的壓力、煩惱、林林種種的不如意之中，猶如一隻上了發條的鐘，一直向前，不能停留。

侍應的不快樂，你我或多或少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令我們痛不欲生、真的要捨棄了生命而去。或許是在心急火燎地趕巴士上班途中、或許正在為了工作的不盡人

意懊惱不已，或者當你不再相信愛時……幸運地我們遇到了阿虫。

侍應偶然遇到阿虫，請阿虫吃了一餐飯，向阿虫當面說聲「謝謝」，但有多少人曾經被阿虫打動過，曾經被阿虫改變過，如侍應一般，改變了生命的軌跡，我們真的不知道。但你我並不需要將心中的故事說出來，只要那些畫曾經在生命中適時出現過，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就夠了。

回歸最簡單

為什麼會有煩惱，為什麼不能停留，為什麼忘記了什麼是快樂。為什麼看到阿虫的作品時，會被觸動。「我不追求深奧的文字內容，道理十分簡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遇到的問題，很多人都一樣遇到，只是我深入思考過吧。」

當遇到阿虫之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是的，生活已經將道理講得十分淺顯，只是你我一直不曾發現。

阿虫的作品在香港，或者華人社會中，贏得很多人的喜愛。「我的作品中並不是沒有不開心，只是不開心的事情得到了轉化。人之所以有煩惱，是因為人們將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將小問題無盡放大。」

讀書不多，或刻意不讀書的阿虫，很小年紀就接觸了中國傳統的老莊思想，「我並不是學習某一本書、某一個人，而是向大自然學習，將自己融入自然生活之中，道理自然就通了。」

86

阿虫師法自然，「吃飯、睡覺、上廁所，都會有靈感湧現出來，生活才是靈感的來源，不是那麼的高不可測。」例如，我們經常說的「百忍不如一怒」，「忍」和「怒」的感覺，上廁所就能直接體現。不刻意追求、不刻意壓抑，複雜的世界和問題在他的畫中，都簡單起來。

畫如人生，人生如畫。簡化你的生活，簡化那些看似複雜的問題，只需要邁出第一步，每一個人都可以過「打開窗門空氣好、揭開心幕見陽光」的生活。

活在當下

從來就沒有太平盛世。人們還在為當年的「沙士」疫情心有餘悸，豬流感已經來勢洶洶大舉壓境；1997年的金融風暴、2008年的金融海嘯，十年之間滄海桑田，但沒有誰能夠躲得過。

佛家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不要認為這些苦痛，



阿虫作品

是我額外要承受的，人一出生，已經是一種痛苦，正在承受的苦楚都是正常的，而現在享受着的一切幸福、快樂，那才是上天額外給予的。如果有一天，上天要收回，也不過是恢復到初始之時。」

阿虫的外孫女在兩歲時離開了他們，阿虫並沒有哀傷不已，反而從另一個角度安慰家人：「生與死在自然界里最自然不過，面對最不好的事情，換個角度來看，她像個天使一般陪伴了我們兩年，帶給我們無窮的快樂，我們應該感謝她。如果她活下來，我們能保證給她幸福嗎？」阿虫用這個道理開解了另一位女士，使她從媽媽逝世的悲傷中頓悟過來。

懂得真和愛 拋開自私

如果沉溺在痛苦之中，便無法體會到現時正在享受的快樂，「佛家講求無我，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用現在的話說，要活在當下。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究竟能把握住什麼，這一秒的我，與下一秒的我，已經不同。活在當下、盡力而為，其他的事情就要順其自然了。」

活在當下、盡力而為，在躁動不安之中，尋找到內心的平和，才有機會體會生活中一直被忽略的美好，才能更加從容地面對生命中的動盪不安。浪濤聲就是那多年老友的问候，一根草、一隻螞蟥，都可以是自己的朋友。

放開胸懷，用感恩的心，來感受這一刻的快樂吧。

因為懂得感恩，所以阿虫獲得快樂。我們享用衣着、食物的同時，亦享受着很多人的奉獻。所以，我們必須懂得真和愛，才有真正的快樂。阿虫就是以真和愛來感動人的心靈，打開人們閉塞的心扉。

「因為你潛意識自私，你才會認為他人自私，或他人侵犯了你的利益。」阿虫這句話一直在耳邊回蕩。如果人人都能拋開自私心念，社會不是就更和諧？世界不是就更美妙？

2009年5月



阿虫作品



林鳴崗，旅法著名油畫家、藝評家和散文家。現任香港油畫研究會主席、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客座教授、巴黎華裔藝術協會副會長。1952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1978年移居香港，1984年畢業於香港美術專科學校，1990年赴巴黎留學，1992年畢業於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著名教授皮埃爾·卡隆高度讚揚他的嫺熟技巧和卓越的才能。油畫作品深受古典主義與印象主義的影響，講究繪畫語言與技巧，特別注重色彩的表現魅力。1993年成為法國國家藝術家協會會員，被譽為旅法第三代傑出藝術家。

林鳴崗：彩筆喚起人文關懷

林璟陶

序言：

與林鳴崗認識，緣於參加第六屆藝海流金——大美青海行文化交流活動。在大會安排的筆會活動中，有幸目睹林鳴崗即場完成一幅現代古典美人畫像，作品輪廓清晰，色彩優美，畫中人高雅清秀，脫俗飄逸。畫家從如詩如畫的青海湖來到發人思古的湟源丹噶爾古城，情思湧動，彩墨抒懷。因而畫像清新綺麗，內涵深邃，令人迷醉。大家異口同聲讚歎：畫中人比真人還要漂亮！我被深深地吸引着，似乎感受到畫家內心追求的自然美、古典美、心靈美。

當我和白潔走進林鳴崗在香港的工作室，隨即被一幅幅亮麗而獨特的大自然景觀油畫吸引住了。迫不及待，我們的話題自然就圍繞這些畫作展開。你們知道大自然的喜怒哀樂嗎？林鳴崗突然一問，我們愣了一下，他卻哈哈大笑，之後，說出了自己與自然的故事，我們聽着聽着，猶如上了一節哲學課……

走上綠色藝術之路

人活在世上，應與大自然共呼吸。但隨着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珍貴的動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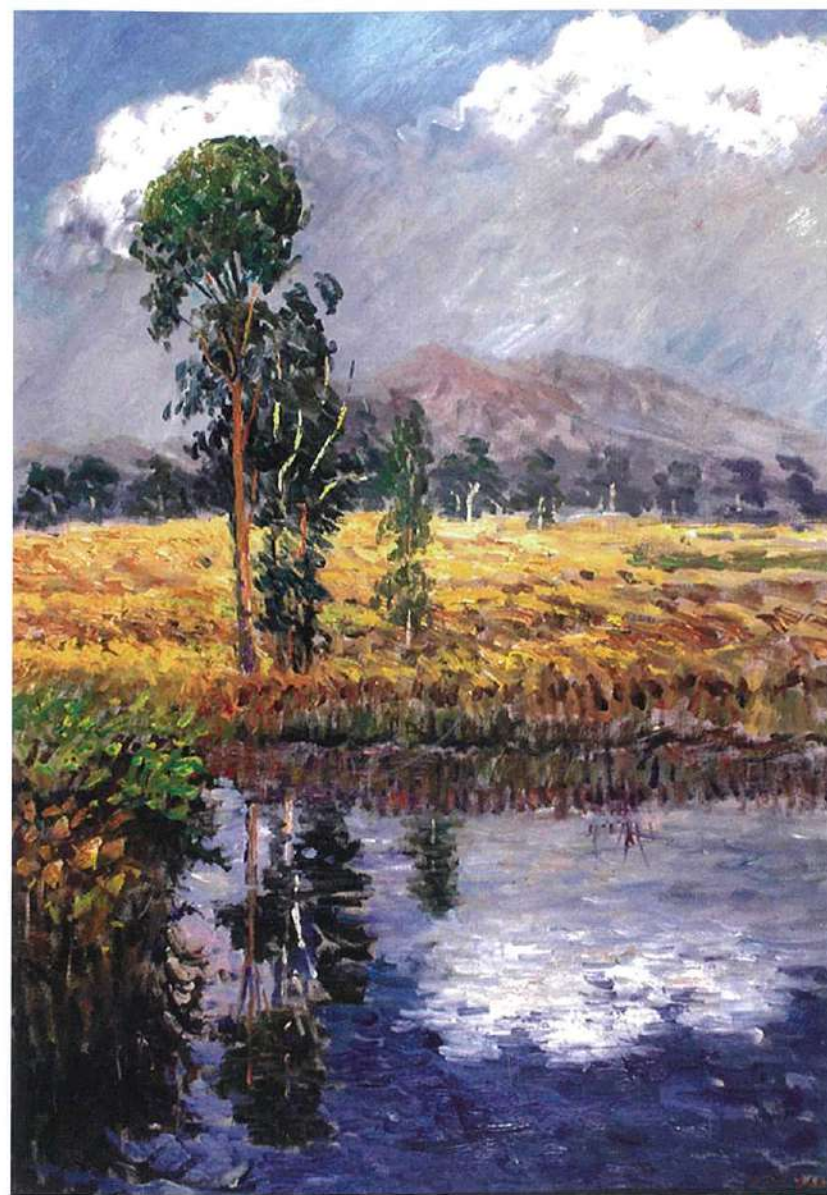
物卻逐漸消失，空氣污染嚴重，整個原生環境都遭到破壞。藝術家的使命就要追溯藝術的本源，這也是藝術家必須思考的命題。作為一個畫家，如果沒有超越藝術範疇的思維，作品就會失去靈魂，任憑藝術技巧如何高超，亦談不上感染力。真正的藝術應超越時尚，返璞歸真，回歸自然。這就是他義無反顧地堅持崇尚自然的原因。

不一樣的人生，就有不一樣的藝術成就。不一樣的體悟，就有不一樣的藝術表徵。林鳴崗近幾年深入香港人煙稀少的偏遠地方，南生圍、濕地公園、離島，禽鳥、草木、石頭、河流都是他畫筆下的寵兒，他走上了一條綠色藝術之路，這條路孤獨艱辛，但他卻樂在其中。因為，他回到了大自然母親的懷抱，他找到了一位永恆的老師，他悟出了畫家的思想本源。大自然給他帶來了真正的安寧和幸福；大自然的奧妙，使他獲得了更廣闊的胸懷，讓他領悟人生。人之所以悲哀、痛苦，人性之所以扭曲、醜陋，正是忽略了對生命的思索，缺乏對大自然規律的深入了解。當然，他更願意以一支小小的畫筆，喚起人們對自然的關注，去實現作為一位畫家的使命。他懷着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珍愛，以特有的天賦才情、敏銳的觸角、智慧的眼睛、鮮活的語言，畫出了一幅幅表現真我、真情、個性凸顯的大自然風景的作品，展現了一種大愛的精神和無與倫比的創造力。

與大自然對話 展現大愛精神

92 林鳴崗對大自然的感悟極深，他在重新注視、觀察、研究和探索大自然的神奇過程中，學會了與大自然對話。林鳴崗翻開畫冊，一邊為他的畫解畫，一邊告訴我們大自然的語言。看，這幅《歲月》的油畫，枯木樹幹，一條條的裂口如經歷無數劫難，包括人為的災禍，天災、火災、刀災的酷刑，但仍堅韌地生存着，象徵着人們頑強的生命力，標誌着痛苦的磨練和努力奮鬥的偉大精神。一位老闆看了這幅畫，無限感慨，正是畫如人生，仿佛印記着這位老闆坎坷的一生。其實，樹枝外表醜陋，內部卻是光明，經歷風雨的洗禮，霜雪的嚴寒，烈日的曝曬，人為的浩劫，楚楚傷痕，依然頑強和不屈，更增添了傲骨。他畫出了人生在磨難中艱辛向前的歷程，展現了人們堅毅不拔、奮發向上的崇高精神，體現了博大的人文精神內涵。

他繼續為作品解畫，山溝中挺拔的老樹，石頭縫間的青苔，表現了一種在山窮水盡惡劣環境下的生存鬥志；還有河邊的稀落小花，流露了一種落花流水的無奈；當然也有喜樂畫面，像這些石頭享受着陽光的沐浴，體現了生命的喜悅。畫中的一朵小花、一片小草、一棵小樹、一塊石頭，形象不討好，普通人不但不會關注，可能還會踏上一腳，但是這些隱藏在角落不受注目的景物卻含有豐富的藝術創作元素。林鳴崗以微見著，



林鳴崗油畫作品

發掘了大自然靜穆之美、剛毅之美、神奇之美。大自然被畫家賦予了活潑的生命力，畫家為作品賦上動人的感染力。

真正的藝術與人的良心、良知最接近，與自然最接近。他忘我地投入到大自然中去，物我界限完全消失，他與自然經常擁抱在一起。作品注入了感情和心靈的波動，悠然地浮遊於個人性情的波流之中，美就在自然之中。這是他長期在藝術和精神上自我修煉的成果。

色彩是油畫的重要語言

林鳴崗追求美，包括人格的美，色彩的美。因此，他的審美觀似乎是固執的。他的油畫色彩絢麗明快而細膩，筆觸樸實渾厚，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油畫的藝術感染力來自色彩，色彩是油畫的重要語言。語言是一種崇高的心靈傾訴，是一種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象徵。他指出：「色彩語言像交響樂，若要運用得自如，非要長期的磨練不可。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色調，代表不同的心情，如以金色、粉紅色表達歡樂，而灰色則予人一種冰冷的感覺。但中國人一向重視水墨畫，限於黑白的運用，在色彩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其實，色彩是十分有用的藝術語言，能夠引發人們的想像力，表現真實而微妙的感情。色彩技巧是一個專業油畫家終身研究的課題。」看看這幾幅畫中的天空，微妙的色彩差別刻畫了天空每一瞬間的變化。又如，畫筆下的巴黎春夏秋冬的天空，躍然出現四個季節的氣候特色，春天生機勃勃，天空淡藍泛白；夏天無雨萬里無雲；秋天秋高氣爽，蔚藍色滲透到空氣中每一處；冬天則一片灰濛濛，如同灰白的烏雲凝固在天空。林鳴崗強調，畫家首先要懷着對大自然的敬畏和熱愛，化身融入大自然，只有對大自然有深刻的了解，才能體會到大自然的微妙變化，才能創造出真正的藝術品。同時，掌握嫺熟的色彩語言，才能使大自然的無窮魅力和藝術魅力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大自然千變萬化，藝術家的色彩天長地久，帶給了人們永恆的超然物外的精神享受，便獲得了觀眾的共鳴。

林鳴崗深受古典派和印象派影響，認為古典主義超越一切風格，超越一切流派，使人有一種向上追求理想的境界。古典精神追求永恆的藝術生命價值，博大精深，純樸求真，具有嚴謹完美的造型特點，既要發揮想像力，又要注重生活的根據，實在太難了。而印象派則注重光和色，色彩非常豐富，講求色調效果，如灰調、綠調、藍調……，當中有嚴格的邏輯，不可逾越。大師們遺留下來的傑作中的藝術含量和技術含量所顯示出來的高難度，正是其作品的可貴之處。學東西，就要學最好的才有意思。高技巧高難度，才有挑戰；有挑戰，才有價值。大自然變幻莫測，不會重複，畫家必須具有



林鳴崗油畫作品

超強的眼力，要用三隻眼睛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透視大自然的精深奧妙。

崇拜古典印象派 捍衛傳統文化

對中西文化精華兼收並蓄的林鳴崗，既是古典主義的崇拜者，自然也追尋莊老的自然之道。他捍衛傳統文化，因為偉大的傳統思想內容非常豐富，是先人們經年累月千錘百煉而成的，我們不但要挖掘和研究，還要繼承和創新、重視和愛護，事實上在思想界、哲學界、藝術界要超越古人很不容易。科技可以輕易否定過去，但文化精神絕不能「以新代舊」。當代人反傳統的主張，顯見了人們的淺薄和無知。

他認為宗教信仰對文化精神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並以青海藏民為證。第一次踏足青海高原，大自然的奇妙和氣魄令他驚歎不已。「我站在青海湖山上，草茫茫、天蒼蒼、野茫茫的情景，讓人感到祥和安寧。這時人與自然的融合，才有真正的和諧融合。在草原生活的藏民，他們與石頭、草地、羊和牛產生感情，可能他們還沒坐過火車，大都市的物質文明對他們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在他們生存體系環境卻孕育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在高原生活的人依然保留純真的本質，他們對生命的領悟比城市人更高，對精神的追求亦比我們更高。追根究底，他們有自己的信仰，因而他們的靈魂是純潔的。」

令人痛惜的是，城市人的價值觀與金錢看齊，藝術與贏利和人的欲望掛鉤，必然添加了誇大、造謠、荒誕的成份，一切凌駕於金錢，喪失了人的本性。作為藝術家應該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價值，藝術家要講真話，不講假話；畫真畫，不畫假畫。藝術的本真，實質上就是做人的本真，要做真人。林鳴崗雖然不是宗教信仰者，但在他的靈魂中，嚮往和諧安寧美好的境界，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見解和感慨。他不滿有些畫家為求名求利，猶如影印機般不斷地重複自己的東西，這種行為不僅扭曲了藝術，更扭曲了生命的價值。藝術不是滿足人們的私欲，必須超越於生活，超越於現實，她必須通過社會營造的氛圍潛移默化地進入人們的精神世界。藝術的價值非數位化，不能計算的。

少年時代就立志要成為畫家的他，讀到中一就上山下鄉去了，失去了上學的機會。隨後於1978年來到香港，短短數年，他已成為香港頗有知名度的青年油畫家。在他38歲時，渴望提升自己的創作水準，毅然來到巴黎這個藝術之都深造。為了更紮實地學習大師們的技法，他在羅浮宮一年專心臨摹大師作品，並跑遍歐洲各省市的博物館，面對莫內、必沙羅、希斯萊的傑作靜心地和大師們對話，研究各大流派如古典派、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的特點，由此對油畫系統有了深入的認識和領會。在巴黎18年的浸染和修煉，令他視野開闊，並啟發了他的畫境。他深有體會：觀賞一幅畫，不能只是簡單地以技巧來評價，而是要發現畫的背後的哲學體系、歷史淵源、社會背景。換言之，文化藝術與哲學、歷史、社會密不可分。每一個國家都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包含了歷史、宗教、思想。正因他對西方藝術的透徹了解，在精神上並無法得到滿足，感到失落。幸運的是，他清晰自己的問題所在，他要回到生他養他的土地追尋自己的根，尋找母體文化。於是，他又毅然從巴黎回到香港，並經常兩地穿梭，到內地各大城市舉辦展覽，到處寫生畫畫。「我希望看到自己祖國的東西，有些東西令我振奮，有些東西令我迷惘。目前，中國正處於一個變革的時代，有人形容為後社會主義時代，正受到外來的衝擊，追求功利，唯利是圖，國人正面臨着新的思考課題。處在轉型的時代，對個人來說，已非『十年磨一把劍』，而是要『一輩子磨一把劍』，時代激勵着我不斷探索，我要堅持畫自己喜歡的東西。」他就是這樣執迷地實踐自己的藝術理想。

一個人只有追求美，才有可能接近善，離開惡。他愛美，追求美，就要了解美，因此，他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對古今中外的哲學、歷史、文學作品，藝術、科學等各門類的書籍都愛不釋手。他又善於思考研究發現問題，寫作抒懷，情思如泉湧，畫而優則文，他的文章經常在內地的散文徵文比賽中獲獎。因為具有中國文學的造詣，他把畫境和詩意融入作品中，無論是油畫或文章，情景交融，詩意盎然，特色鮮明，奏出了一曲曲大自然和諧的讚歌。準確而言，他不只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油畫大家，更是一位哲學家和散文家。

政府應高度重視文化的價值

談到香港政府對文化的態度，林鳴崗見解獨到。他稱，文化藝術是一座真正溝通人類心靈的橋樑，政府對藝術要有前瞻性，應洞悉文化的真正價值和深遠意義。政府支持文化產業的方向正確，但應推出具體的措施，才能推動文化的發展。這不是一兩年可實現的，需要全香港的共同努力。香港興建西九文化區，這只是一個硬體，軟體的建設更為重要。香港沒有一所美術藝術院，沒有大藝術家、大文豪的誕生，城市沒有深厚的精神內涵，就沒有活力。巴黎有很多「傻瓜」，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夢想，甘於貧窮、寂寞，因此，法國代代都孕育出大作家大畫家，並留下了大量富有價值的精神財寶。當然，法國提供了一定的社會保障，藝術家都有麵包填飽肚子。只有政府的支持，才能創造全民愛護、全民喜愛的藝術環境，藝術家才能展現才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700萬人擠在彈丸之地，擁擠、壓力讓人透不過氣，社會缺乏希望和笑聲，傳媒更偏愛渲染自殺、暴力、血腥、精神困擾等事件，人們喪失價值觀和道德規範，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更是一種病態。他希望政府高度重視文化藝術的真正價值，提倡人文關懷精神，締造和諧社會。他建議政府盡快設立文化局，統籌文化藝術事務，創造一個真正的文化大都市。政府要有人文關懷的胸懷，要有造福市民的使命，要有為市民服務的理念，在用地規劃時多留空間興建公園，讓市民有休憩的地方，在優悠輕鬆的環境下生活。城市建設環境優雅了，市民才會健康快樂，社會和諧了，市民才有幸福感，城市才有靈魂。

林鳴崗說，他在尋找大師的腳印。其實，他已走出了一條大師之路，只是他有夢想，他有追求，因而他永不滿足，大地萬物永恆的生命律鼓動着他的心靈，他執着地尋覓，深入地探求，不斷地攀登。

後語：

序言提到林鳴崗人物像的傳神，不得不提他的肖像畫。彩墨筆情，他生動細微地刻畫了每一位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心理變化，肖像作品栩栩如生，形象深刻，功力不言而喻，並流露了他內心蘊含的豐富情感。

2010年8月



陸惟華，1978 年擔任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寶鋼報》記者、編輯，1993 年留學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1998 年 6 月畢業。1998 年 9 月起追隨歐洲當代畫藝術大師迪迪埃馬尤（Didier MAHIEU），2000 年 6 月於比利時王國蒙斯高等視覺造型藝術學院畢業，獲得油畫系碩士研究生第一名，為該院建院 275 年以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現為比利時書畫藝術研究院院長，比利時世界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秘書長，比利時皇家美術家協會高級顧問，南昌大學客座教授，中國龍文化協會名譽主席，中國藝術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藝術界畫刊》編委，《中國彩墨藝術》雜誌高級顧問，《祖國在我心中》——將軍、部長、國際文化名人書畫精品展組委會執行副主席等。

陸惟華：畫中奏響生命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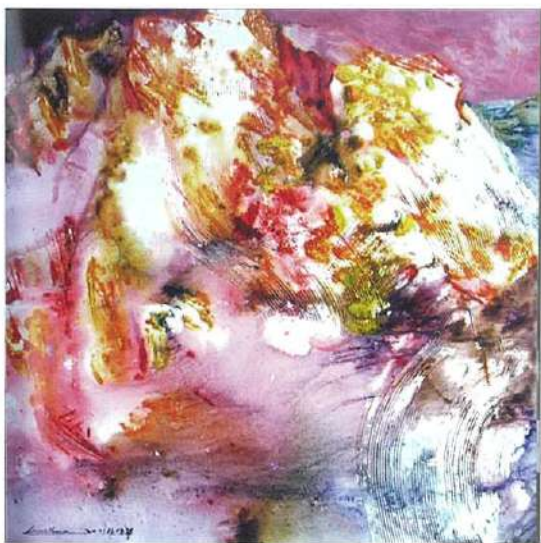
白潔

看陸惟華的油畫《觀海》《山之喧》，還有《紫氣東來》《麗日圖》等，那水潤豐腴的斑斑點點，揮灑自如的大塊色彩，彷彿隔着畫冊，就滲入了觀者心里，宛如潤含春雨的中國畫，撲面而來，水氣陣陣。但細看之下，那看似無意，卻是有心的筆觸，顏料在畫布上的運動痕跡，卻又是一幅不折不扣的油畫作品，這就是陸惟華自成一派的油畫。

1993 年，陸惟華前往享譽世界的油畫之鄉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學習繪畫，1998 年 9 月，他又追隨歐洲當代畫藝術大師 Didier MAHIEU（迪迪埃馬尤）學畫，2000 年 6 月於比利時蒙斯高等視覺造型藝術學院畢業，並取得油畫系碩士研究生第一名的驕人成績。

繪畫與哲學

陸惟華的身份很多，首先他是一位知名畫家，「我 13 歲開始學畫，到現在已經過去 40 多年了」。陸惟華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及兩個哥哥都擅長書法，「家庭環境的影響，自小家人就說，多向對面的周家學習」，陸惟華大笑起來，他口中的「周家」是指先輩周瘦鵑，二十世紀初，風行文壇的「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為陸惟



陸惟華油畫作品

華祖父的姨父。

中國傳統繪畫講究墨分五色，筆有乾枯、濕潤，畫存濃淡、虛實，陸惟華將中國畫中的虛實、濃淡、乾枯對比，巧妙地運用在油畫的創作中，「作畫是一門哲學，正如中國傳統道家思想中的陰陽和諧。虛實之間，看似矛盾，若運用得當，則化解了作畫時的衝突。太實，則膩；太虛，又難以琢磨。」

陸惟華坦言，自己早期的作品，虛實的把握也不夠火候，「有一位大師對我的影響很大，就是歐洲藝術大師 Lucien MASSAERT (呂西昂·馬薩) 教授，他是比利時皇家美院學術部主任，當年他要求我們以『延伸』為主題進行創作，他對我創作的『青山欲與高人語』一系列作品十分欣賞，並對其中幾幅大為讚歎，教授當時給予這些作品的評價是，虛實處理得十分到位，跳出了中國幾千年來繪畫中『面面俱到』的窠臼，超越了人們的視覺。」

Lucien MASSAERT 教授的一番話，讓陸惟華茅塞頓開，並引導他成功開創了獨具自己特色的布面中國油畫——陸惟華畫派。

藝術家的責任

在歐洲浸潤了近 20 年的陸惟華，2008 年來到香港定居，「香港對藝術十分寬容，社會更加公平，制度也更為透明，香港是世界頂級藝術品交易市場之一，可以和美國的紐約、法國的巴黎相媲美，但是香港本土及內地『生產』的藝術品的質素並不是很高。」陸惟華使用了「生產」二字，「精微通妙，是藝術品應該具有的特質，好的藝術品能夠迸發出智慧的光芒，看過之後，能夠提升人的內心及精神層次，但是目前在香港及內地流行的一些藝術創作，看到的卻只是金錢的堆砌。」

「歐洲的藝術創作，往往反映出藝術家對社會的思考和責任，很多流芳百世的作品，如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兩個世紀之後，依然能感受到畫中那激動人心的力量。」

打動人心的藝術品，源自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和感悟，「但現在內地有太多搞藝術的人，只是在不斷重複一些大師的繪畫風格，但是每個人的生活際遇不盡相同，怎樣模仿，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被人稱為黃賓虹第二，那又怎樣？永遠都不能超越這些大師。」

陸惟華的油畫，自成一派，他有自己畫畫的一貫宗旨——表現社會好的一面。「中國當代藝術創作，主要以反映社會陰暗面，以發洩、嘲諷對社會的不滿為主題。以表現失衡的心態、迷茫的方向、麻木的情感，虛空的內心、現實的逃避和道德的敗壞，



陸惟華繪畫作品

這些腐朽的、嘩眾取寵作品，卻被市場炒作的甚囂塵上。但這些並不是中國當代藝術的主流作品。藝術肩負着歷史教益的職責，是正義和道德的凝聚體。藝術家如何才能客觀地運用辯證的眼光、審時度勢的方法，首先要認識到，世間萬物都包含着雙重性。尤其是當代藝術家，在揭示社會陰暗面的同時，更有職責頌揚社會中『真、善、美』的理念。」

「到目前為止，中國當代藝術主要還是籠罩在法國藝術家伊弗格蘭、比利時藝術家馬格里特和美國藝術家安迪的陰影之下。所以學術價值非常有限，只是在複製他人的思想和技巧，或帶有政治色彩的漫畫而已。中國當代藝術要走向世界，需要深刻地研究世界藝術史，在發展和深化國際觀念，如波普、表現、抽象、達達、超現實、印象、立體、浪漫、未來、象徵、野獸、寫實、新古典主義等流派時，更要注重對流派的創新。創新的實質是彌補過去的不足和開拓未來的新格局，是走向深刻的過程。尤其對中國人，更要有這種使命感。」

陸惟華引申了創新的含義，「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有政治體制，也是一個創新，它的實質是什麼？以我之見就是，社會主義的有益部分和資本主義有益部分的有機結合。30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新政是成功，也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藝術也應如此。」

陸惟華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和熱誠，都融入他的油畫之中，那些金色的大地、澎湃的海洋、巍峨的群峰、噴薄而出的太陽，靜默無語的山林，都散發着大自然本真卻又渾厚的力量。毋須語言，靜下心來，你就能聆聽到油畫中流淌出的生命之歌。

2010年4月



104

伍家賦，香港資深畫家。1950年生於廣東省台山縣，上世紀七十與八十年代於廣州美術學院業餘修讀繪畫及平面設計；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特邀書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廣東省油畫研究會會員、日本 JCA (ICO) 國際創作者協會會員。伍家賦擅畫花鳥、風景、人物等。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洋畫技法，把丙烯、墨彩繪於宣紙上，充分發揮油畫於塑造立體空間、造型、色彩等的視覺優勢，畫風純樸真摯、溫馨細膩。

伍家賦曾於香港、北京、廣州、深圳、台北、新加坡、加拿大舉辦多次個人畫展，出版有《伍家賦畫集》，其作品及傳略被編入《中國當代書畫名人大辭典》《世界當代書畫名家大辭典》。

伍家賦：溫情人間 無悔人生

白潔

「退休了，我會再次回到鄉下，重新回到兒時的鳥語花香、恬淡閒散的日子，回到那些充滿和平、祥和、陽光燦爛的日子。」

這就是畫家伍家賦的「溫情人間」。

105

傳統的「摩登國畫」

伍家賦的每一幅畫都是國畫，細看下來，卻又不盡然。

「你猜猜看，這次展出的畫是我甚麼時候創作的？」眼前這些畫作，色彩絢麗、明媚照人，無限春光撲面而至，宛如昨日之作，筆者被問住了。「這些畫作大部分是1990年前後創作的，差不多20年了。」年近花甲之年的伍家賦如孩子般狡黠地笑了。

傳統繪於宣紙之上的國畫，伴隨斗轉星移，原本雪白的宣紙都會暗啞發黃，「一些被國外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傳統國畫，時間久了，畫紙就會變黃，感覺殘舊不堪。我在創作時，對宣紙進行了改良，並選用丙烯材料的顏料，丙烯防水，所以這些畫作雖然已經20多年，但顏色絲毫沒有改變。我希望我的畫，即使是100年之後，還是如剛剛創作之時一般。」伍家賦的笑容十分溫暖，堅定而溫暖。

「1974年在廣州美術學院進修，當時老師什麼都教，國畫、水彩、水粉、油畫、

版畫、磨漆畫等等，那一年的學習，對我之後幾十年的創作幫助很大。我想將老師教授的知識融合起來，但要用怎樣的方法、怎樣的畫種、怎樣的材料才能將他們融合起來？」伍家賦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後來發現，宣紙與丙烯顏料相結合，丙烯顏料的水溶性，結合了水彩、水粉、國畫及油畫的特點於一身；在宣紙上可表現出磨漆畫很強的裝飾效果。我終於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式，很高興。」

不斷探索的伍家賦，畫作涉及範圍廣泛，主要圍繞宋詞、佛像、花卉、田園及芳草五類。「我喜歡讀中國古代的文學，如宋詞中李清照、柳永、晏殊等名家的詞，唯美輕麗，十分適合作畫；而我自己又對佛家十分感興趣，於是希望用現代一些的繪畫方式，表現佛家的深奧，其實佛家不一定十分艱深難懂。」

伍家賦的不少畫作中，可以見到不同樂器的身影，「我懂七種樂器，小號、手風琴、小提琴、二胡、笛子等等，喜歡在畫中融入音樂，仿佛那些美好的音樂伴隨着色彩一起流淌出來。」藝術之間的息息相通，為伍家賦打開了很多扇門，每一扇門都有無限的可能。

「為何我的畫中有那麼多的小雞，因為1976年前後在廣東番禺沙田農村務農的那些日子，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那些蕩漾在水鄉夢中的生活，春天的草長鶯飛，夏天的魚塘荷色，都深深刻在伍家賦的心里，「後來畫畫時，自然而然就出現在我的筆下。」

香港與內地欠缺溝通橋樑

問及來港多年的伍家賦，香港美術界與內地美術界有何不同，「香港畫家之間，派別分得很清楚，一個團體一批畫家，本團體的畫家很少參加到其他團體之中，對其他派別、團體較為抗拒，不同派別之間，也不會有太多交流，有些『山頭主義』。當初我學畫畫時，老師總是會說，『我現在的畫法只是代表自己，你們大可去學習其他老師的畫法，沒有問題，要開放性地去學，不要拘泥於一家。』」

對香港目前這種情況，伍家賦有自己的見解。內地美術界以地區為單位，由下而上，從地區到市，再到省，再到國家，上情下達十分容易。「香港回歸祖國12年了，但是香港美術界與內地的美術界之間的聯繫卻少之又少，香港應該以城市為單位，成立香港美術家協會，與內地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相對應，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在香港的分會，但時至今日都沒有這樣一個協會，缺失了香港和內地之間溝通的橋樑。」

由於香港沒有美術家協會這樣的組織，令一些由內地來港的畫家或香港本地的畫家，無法申請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內地美術界有一套完善的體系，讓畫家有徑可

尋，通過努力，一步一步，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最終成為會員的畫家都十分有實力，認受性很強，但是因為香港的美術界和內地沒有這樣的聯繫，香港的畫家便失去了這樣的一個申請渠道。」

香港回歸祖國12年了，但在很多方面，香港與內地之間仿佛還隔着一些什麼，「我曾經向內地美術界的人士，如中國美協油藝會詹建俊先生及中央美院院長靳尚誼先生提議，可否與中國美術家協會協商成立這個協會，這樣才能增加香港畫家對國家的歸屬感。同時也可以增加香港畫家與內地美術界的交流、溝通，提高香港美術界的水準。」

「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做過相關的工作，可以這樣來說，特區政府對於香港藝術發展，只注重主題性，卻沒有結構性。其實，政府也經常舉辦各種各樣的不同展覽，如內地畫家趙無極畫展等；而在國外藝術上，也舉辦過大英博物館展覽、印象派畫家的展覽，水準十分之高，但都缺乏結構性。因為沒有香港美術家協會這樣一個組織，所以也不能由協會推選出自己的會員舉行展覽。」

藝術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無限的可能性與包容性，不同藝術之間的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甚至是枝枝蔓蔓的聯繫，都可以觸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香港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藝術文化之都。

豐盛人生 無悔今生

2004年伍家賦出版了一本畫冊《天涯何處無芳草》，畫盡春榮秋枯，大自然的瑰麗變幻。「2003到2004年的香港，經濟環境差，股市下跌，很多置業的人變成了負資產，社會氣氛十分低沉。我覺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都需要草這種自強不息、努力向上的生命力。『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生活本身或不盡甜美，但始終要有熱愛生活的心。」那些綠草清逸中見剛勁，樸素中見腴潤，予人不斷向上的力量。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曾經致信給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為當年香港的社會商業活動不夠活躍，香港的出路在哪里？就是要吸引內地居民來港消費，要發展旅遊業，之後不久中央就開通了內地居民來港的『自由行』。香港就是要建成猶如美國拉斯維加斯一樣的娛樂型城市，應該想辦法把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聯繫起來，增強香港旅遊業的競爭力。」

「如果不畫畫，我就去做官了。我有太多的想法希望能夠得到實現。」面前的伍家賦，說話語速飛快，不停地有新點子冒出來；平時居於斗室舞文弄墨的畫家，此時卻是一個心懷香港前途命運的真心之人。

年近花甲的伍家賦，人生可以用一個又一個的10年來劃分：學畫10年，之後做



伍家賦繪畫作品

108

了10年的政府公務員，然後做了10年的廣告，在香港畫畫10年，教人畫畫又教了13年。「60歲了，我有個願望，用接下來的10年，寫4本回憶錄，寫我的母親、我的奮鬥史、我的學生、我的愛，其中兩本已經動筆了。」

「一杯清茶嘗盡人生冷暖，半支禿筆寫盡世態炎涼」，伍家賦用這樣一副對聯來總結自己走過的人生歷程，「這副對聯一直都在我的心中，回顧這一個又一個的10年，可以說是『今生無悔』了！」

2009年8月



Beauty is nothing else than a visible form of the good.
- Plato

美不是別的，只是善的可見形式。

——柏拉圖



110

夏夢，原名楊蒙，香港著名電影演員及製片人。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為香港長城電影製片公司首席女演員，後來轉幕後，曾監制《投奔怒海》《似水流年》兩部電影，奪得多項獎項。江蘇蘇州人，生於上海。外形豔而不媚，貞靜平和，嫺雅大方，兼之身材高挑，有「上帝的傑作」之美譽，是香港公認的「西施」。金庸說：「西施怎樣美麗，誰也沒見過，我想她應該像夏夢才名不虛傳。」李翰祥也說：「夏夢是中國電影有史以來最漂亮的女演員，氣質不凡，令人沉醉。」

從第四屆到第九屆連續六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夏夢：銀色旅途總有夢

林環陶 白潔

前言：

得知能夠採訪夏夢，乍驚乍喜，懷着敬慕的心情在網上拼命搜索有關夏夢的資料，準備採訪提綱。誰知夏夢看了提綱，卻老大不高興，因提綱中提及她曾移民一事，但並非事實。當我們得知消息後，誠惶誠恐，擔心採訪能否順利完成。採訪當天，進入夏夢家，正在化妝的她專門出來打招呼，禮貌地請大家先坐坐、喝杯茶。這時，我們才放下心頭大石，夏夢原來這麼和藹可親。

111

美的定義從來都是見仁見智，誰人可以堪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影壇最美麗的那顆明星，這個人非夏夢莫屬。香港電影曾創造出一顆又一顆璀璨的明星，香港影壇也從來不缺少漂亮的女演員，但只有夏夢，才是老一輩影迷心中公認的最美麗的明星，時至今日都讓人念念不忘。

夏夢享有「東方的柯德利·夏萍」、「香港的西施」的美譽，是影迷心中永遠的夢。夏夢對電影事業的孜孜以求，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電影人對於電影夢想的共同追求，左派電影人愛國進步、嚴格自律的性格，在夏夢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彰顯。

偶然之中孕育出的大明星

夏夢家的客廳中，擺放最多的是與家人的合影，自己從影時代的照片，只有一張12吋的黑白照片，想必主人十分鍾愛。照片中，夏夢將頭髮梳起，宛如俏麗的短髮，「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照片中的脫俗麗人，是只屬於那個年代的絕代風華。

正當出神之際，身着黑色鑲彩邊套裝的夏夢，翩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間是如此偏愛這個女子，歲月只是讓她更加雍容典雅、從容不迫。鏡頭前的夏夢，舉手投足之間，都流露出舊時海派大家閨秀的典雅和風範。

1951年，《禁婚記》讓夏夢一夜紅遍香江，突然而至的成功卻完全出於偶然，「我家離片場很近，有一次去片場，可能我個頭比較高，被李蘋倩導演看到，當時長城正好缺人，於是我就代替李麗華出演了第一部電影，完全是抱着『試一下』的心態，我並沒有讀過電影學院」，談起往事，夏夢說得十分輕描淡寫。

17歲初出茅廬，夏夢將《禁婚記》中為李麗華度身定做的少婦角色，揣摩得十分到位，表演惟妙惟肖，一炮而紅。「我是長城的第一個新人，所以大家會叫我『大公主』，當時也是因為一直都沒有新人出現，所以我才會紅，並非因為我演得十分之好，一切都是機緣巧合，其實我並沒有想過一定要演電影」。

夏夢一向的淡定從容與落落大方，與她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不無關係。雖然她的電影人生，開始得如此偶然，但是電影選擇了夏夢，夏夢必定屬於大螢幕，她精緻而不矯揉的面容、精湛而不造作的演技，無可替代。

對角色心理的準確把握和精彩演繹，演藝生涯之初，便讓夏夢享有「天才演員」的美譽，聽到這個稱號，夏夢不禁笑出來，「我最多只是『無師自通』，並非天才。面對鏡頭時，放鬆自己，不造作，自己感覺舒服，觀眾才會感覺你自然，這是我表演的原則。表演不等同於『做戲』，做得不好，人家看着都不舒服。」夏夢的表演細膩自然、扮相宜今宜古，無論是現代戲還是古裝片，角色轉換遊刃有餘，很快就成為長城製片廠的當家花旦。

獲獎無數 謙稱無代表作

談起拍攝古裝電影時的點滴，夏夢尤記憶猶新，「公司（長城製片公司）對新人有專門的培訓，公司專程派我們到上海，在著名的上海越劇院學習越劇，這樣在拍古裝片時表演會更加自然。記得當時我和李嬌一起拍攝《王老虎搶親》，訓練的強度很大、很辛苦，學習跑圓場，跑到爬不了樓梯，腳酸啊！但訓練一段時間，也就不覺得辛苦

了。」刻苦的訓練，讓沒有學過表演的夏夢，在古裝片中的戲曲身段，做得有板有眼，頗具專業功夫，令人嘆服！左派演員對於自身要求之高，可見一斑。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邵氏影業及電懋公司，與以長城、鳳凰、新聯（也稱為「長鳳新」）三家為代表的左派愛國電影公司，一直都是競爭對手，紅透香江的夏夢，當然也會被人「挖牆腳」，談及這個問題，夏夢道出自己從影以來的心聲，「每個人的要求不同，我拍電影並非為了錢，當時家庭環境尚算寬裕，我不需要養家，我要求的是電影的品質」。在加入之初，長城便對夏夢寵愛有加，「當初家人對於電影這一行，印象不是很好，長城的老闆就在我的合約中寫清楚，『夏夢只拍攝電影，其他應酬概不參加』」。長城給予夏夢的重視、尊重及培養，並非外界其他公司的高薪厚祿所能相提並論，對於夏夢而言，再高的片酬，意義不大，「刻苦鑽研演技，一心拍好電影」才是夏夢在長城生活的真實寫照。

初入影壇的夏夢，總是要飾演一些年長過自己實際年紀的角色，當時長城的著名導演李蘋倩和朱石麟便親自教導夏夢演戲，「兩位導演的風格不同，李蘋倩導演喜歡用短鏡頭，而朱石麟導演則更多使用推拉鏡頭」。17歲就加入長城拍電影，長城猶如是夏夢的第二個家，在長城拍電影的歲月，實在有太多不能忘懷的記憶。與此同時，長城對夏夢也是呵護備至，曾為夏夢度身定做了《故園春夢》，由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親自改編，著名導演朱石麟執鏡。

一般都是導演選擇合適的演員，但在長城，夏夢可以選擇導演、選擇劇本，這是只屬於夏夢的「特權」。「《同命鴛鴦》這部電影，是我自己找來的劇本，本來是一個地方戲，我在內地看到，便拿給公司，後來公司找了朱石麟導演來拍，但是這部電影中，雖然主角是我，但是我的表演不及飾演婆婆的龔秋霞突出」。夏夢對自己表演上的不足直言不諱，她不希望影迷只記住她美麗的容貌，她更加希望影迷記住她創造出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

夏夢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及藝術直覺的一個演員，她冰雪般的情操，清純高潔的氣質，良好的教養，從1951年開始拍攝第一部電影《禁婚記》，到1967年完成《迎春花》後退出影壇，在長達17年的從影生涯中，為長城拍攝40餘部具有進步意識和思想的電影，夏夢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電影人的行列。「長城是一家很正經的電影公司，讓演員能專心拍戲，而且我們這些演員都很乖」，簡單的話語，一語道出夏夢對長城的信賴，對公司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也是那個年代左派演員最真實的心聲。

夏夢的美，毋庸置疑，但她並不曾因此而有絲毫懈怠，她輝煌的電影人生背後，更多的是不為人知的辛苦和努力。夏夢拍攝了眾多不同類型電影，並且屢獲殊榮。



夏夢

1953年拍攝的《孽海花》，在400餘部參加第五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的電影中脫穎而出，成為獲展映的19部影片之一，也是香港第一部參與國際電影節的作品。同年拍攝的《絕代佳人》，於1957年獲「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而在影片《新寡》中，夏夢將主角方澗的心理世界刻劃得層次鮮明、絲絲入扣，堪稱夏夢的代表作，《新寡》被《北京日報》和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評選為1957年的十部優秀影片之一。

「但是我沒有一部電影可以稱為代表作，這是我的遺憾」。夏夢的話讓人十分意外，在影迷心中，夏夢在每一部電影中的演出，都是近乎完美。「有些影片，故事很好，可是我表演得不夠好；或者有些角色我覺得自己有發揮的空間，但故事卻不夠盡善盡美，比如有一部《關在屋子里的人》，本來是要表達出主角之間『發乎於情、止乎於禮』的感情，但是拍攝的時候，就變成兩個人坐着說對白，電影拍出來並不好看。」夏夢並非簡單地飾演一個角色，她對電影有自己的思考，對電影有一套自己的標準。

夏夢具有一種濃重的古典之美，她飾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賢良、淑德、忠貞、隱忍的中國女性，端莊美麗、豔而不媚、貞靜平和、嫻雅大方是夏夢留給觀眾最深刻的印象。熟悉夏夢的觀眾有沒有想過，如果夏夢拍武俠片將會怎樣？「我沒有拍過武俠片，沒有吊過威亞，因為我一點都不會打，武俠片要有腰腿功夫，最低要求要有芭蕾舞的底子，但是我沒有。」夏夢十分直爽地告訴我們，這可能也算是她幕前17載的一個小小遺憾吧。

夏夢以鬆弛凝煉、樸實自然的表演風格，在大螢幕上創作出一個又一個深入人心的角色，創作出一批可觀性強、水準高的電影作品，這與當時左派電影公司在影片製作上認真、嚴謹的態度密不可分。夏夢及同時代左派電影人的深入人心和巨大成功，代表着左派電影最輝煌、最美好的年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長鳳新」拍攝的很多經典影片，時至今日仍然深受香港、內地及東南亞地區廣大觀眾的喜愛。

監製似水流年 笑看風雲變幻

夏夢退出影壇後，曾經棄影從商，開辦製衣廠，「文革結束之後，我再次回到電影界，是應廖公（廖承志）之邀，但是我這麼大年紀，已經不能再做幕前了，於是轉到幕後，做電影監製。」1979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會見並宴請了夏夢和林葆誠夫婦，希望夏夢能再回電影界。夏夢於1979年被邀出席全國文代會，隨後創辦青島影業公司，擔任總監製，重返了她闊別將近10年的電影圈。

17年鎂光燈下的浸淫，加之對電影行業的深刻認識，讓夏夢第一次做監製就大獲成功。「拍《投奔怒海》時，單是籌備劇本，便花了兩年半時間，我對劇本的要求很高，

劇本是一劇之本，很重要。」1982年拍攝的《投奔怒海》，是夏夢再次投身影壇後的第一個「孩子」，花費了她很多心思，電影一舉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美術指導及最佳新人等6項獎項。

1984年夏夢找嚴浩擔任《似水流年》的導演，當時有人問夏夢，嚴浩之前拍的電影剛剛慘淡收場，你還敢找他來拍？「我認為《似水流年》很切合嚴浩當時的心情，所以就請他來拍，他拍得很好；而選角色時，我會找適合角色的演員來演，這樣容易討好觀眾。」《似水流年》獲得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女主角大獎。《似水流年》的成功再次證明了夏夢作為一個電影人的敏銳觸覺和對藝術非凡的掌控能力。

夏夢是一個出眾的演員，更是一個成功的監製，她經歷過大螢幕上的風光無限，卻更加鍾情隱身於螢幕之後的工作，「演員是被動的，做監製的話，我可以自己選擇，主動權在我手中，成功的滿足感也更強烈。但監製比演員辛苦，做演員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會去電影院看自己的電影，完成演員的份內事即可，但是從事幕後之後，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兩點半，都會一個人去電影院，看觀眾的反應，了解觀眾喜歡看什麼，不喜歡看什麼，對於日後自己拍攝電影時挑選題材，有很大幫助。」

「要想成功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成功的人大抵如此，夏夢亦如是。拍攝完《投奔怒海》和《似水流年》之後，夏夢便不曾再涉足電影，「現在沒有以前的魄力了，也找不到值得拍的題材，所以就不拍了。」但是夏夢心中，仍保留着她的電影夢，只是不知道怎樣的題材，才能再次打動對劇本要求極高的夏夢呢？

夏夢曾出演過一套舞台劇《家》，也是夏夢唯一的一次舞台劇經歷，「演出之前很害怕，我開玩笑說，趕緊把劇院的門鎖起來，不准觀眾提前走！」夏夢大笑起來，非常可愛。

連任6屆政協委員 周總理贈國畫

從第四屆第三次全國政協會議開始，夏夢連續6屆被邀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第九屆時才卸任，這在香港歷史上絕無僅有。「當時出任全國政協的香港人少之又少，可能10個人都不到吧，這是國家給我的榮譽。」夏夢回想起自己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經歷，仍然難掩自豪。

1957年，夏夢作為香港電影界唯一的女演員，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周恩來總理的會見，「當時周總理送了我一幅畫」，夏夢手指客廳牆上一幅水墨淡彩。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幅珍貴的畫，靜靜地伴隨着夏夢，見證了她對中國電影事業的無私奉獻和傑出成就。

現在的夏夢，喜歡在家中看電影，「我喜歡看反映時代生活的電影，不是很喜歡看古裝戲，任何類型的電影我都看，但不看日本電影，因為我不懂日文，現在又看不到字幕，所以就不看了。」夏夢的直率、坦誠、不造作，一直都未曾改變。

貫穿夏夢半個多世紀的電影夢，現在終於有了衣鉢傳人，「我的兒女中沒有一個是拍電影的，不過大女兒的23歲兒子現在趁暑假在洛杉磯拍電影，三個年輕人合作，一個做導演，一個負責發行，他則作編劇和剪輯，我終於有了一個接班人。」夏夢笑得十分欣慰。

2008年「第十七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上，夏夢曾經說過，「中國電影得到了豐實的成功，我作為中國電影發展長河中的一滴水而感到榮幸。」從影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夏夢始終堅守着心靈深處的純潔與高貴，以其崇高的品德點燃了人生的蠟燭，照亮了香港電影業。



夏夢與編輯皇甫星和林璟陶留影

後記：

訪問完畢，夏夢熱情地招呼我們品嚐茶點，並極力推薦家中的自磨咖啡。我們呷了一口，黑咖啡的甘醇，深邃而耐人尋味，一如主人的雍容優雅。露台外，一片蔚藍的天，幾株碧綠的樹，詩意盎然，惹人遐思。

咖啡的香，永恆的美，總是令人回味無窮……

2010年8月



鮑方，原名鮑繼煥，1922年11月13日於江西南昌出生，1947年畢業於西大法律系；後成為香港著名演員，活躍在影視界，是愛國演員，抗戰期間參加不少宣傳抗日的話劇演出。鮑方多才多藝，從事演藝事業數十載，共演出50多部電影，又執導過18部電影，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投身電視行業。一生貢獻給表演藝術。

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擔綱演出的影片，有令人百看不厭的著名影片《大富之家》《新寡》《柳暗花明》《笑笑笑》《三鳳求凰》等，鮑方自編、自導、自演的《屈原》頗獲好評。鮑方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加入無線電視，演出過不少電視劇，如《京華春夢》《萬水千山總是情》《真情》等。



鮑起靜，鮑方的二女兒，香港著名女演員。鮑起靜早年是長城電影公司的演員，1979 年加入麗的電視，她在亞洲電視演出多部電視劇，亦主持下午資訊節目《下午摩茶》。2012 年約滿後，鮑起靜離開服務 32 年的亞洲電視，並加入香港媒體製作。2009 年，鮑起靜憑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出色表演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因而有「平民影后」之譽。

方平，鮑起靜丈夫，香港資深影人，身兼監製、導演、演員等多項身份，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界一線小生，紅極一時。由他主演的《巴士奇遇結良緣》《壓歲錢》等作品都曾在內地放映，當時廣受歡迎。九十年代以來，方平轉向導演和監製的工作。



120

鮑德熹，鮑方兒子，生於香港，本名鮑起鳴，香港電影攝影師。曾為《臥虎藏龍》《秦俑》《如果·愛》《無極》《功夫之王》《孔子：決戰春秋》等多部大片掌鏡而享譽國際，曾先後5次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獎。2000年憑《臥虎藏龍》分別勇奪波士頓影評人協會、芝加哥影評人協會和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攝影獎，更因此成為首位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獎的華裔攝影師。2006年，34420號小行星“Peter Pau”是以鮑德熹的名字命名的，以表彰其在電影方面的成就。

鮑氏一門多傑 永續愛國真情

林璟陶 白潔

他是香港演藝圈中公認的資深藝術家，曾拍攝過上百部電影，集編、導、演於一身，不平凡的藝術人生如鮮花般絢爛，他是奧斯卡最佳攝影鮑德熹、香港金像獎影后鮑起靜的父親、香港著名監製方平的岳父。他，就是鮑方。鮑方一家，包括妻子、女兒、女婿、兒子都與銀都及銀都的前身「長鳳新」淵源深遠。這裡，不僅是培育他們綻放藝術之花的沃土，更是讓他們的藝術人生發光發熱的平台。令人感動的是，他們一家為愛國電影事業的奉獻精神代代相傳，永放光芒。

121

84載的藝術人生，鮑方曾出演過近百部影片，在大螢幕上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經典形象。提起鮑方，則不能不提1971年由鳳凰影片公司製作出品，鮑方自編、自導、自演的著名電影《屈原》，鮑方在戲中扮演外貌氣宇軒昂，內涵學富五車的愛國詩人屈原，電影在香港上映後好評如潮，《屈原》也成為文革結束後第一部在內地上映的香港電影。屈原忠貞剛正的性格、潔身自愛的品格、憂國憂民的情懷，正是鮑方藝術人生的最好寫照。《屈原》對鮑方一家人也有着特別的意義，鮑方擔任編劇、導演及男主角，女兒鮑起靜出演戲中的嬋娟，妻子劉蘇則是電影的服裝指導。

《屈原》香港愛國電影的里程碑

「原本以為會有很多機會和爸爸合作拍戲，原來僅此一部。」回憶起父親從影的生涯，言語之間鮑起靜流露出難以言表的遺憾，鮑起靜在《屈原》中飾演嫵媚一角，這是父女二人僅此一次的合作，當時鮑起靜還是一個電影新人。「拍《屈原》時爸爸既是主角，又是導演，當時正值夏天，攝影棚里也沒有現時的冷氣設備，拍攝時演員要穿很厚的棉襖，他的全身都被汗水濕透了，剛剛貼好的頭套，因為汗水又立刻掉下來，要不停地補妝，同時他還要做好導演的角色，真的很辛苦。」雖然父親對待工作的認真，鮑起靜自幼就知道，但這唯一的一次合作，還是深深觸動了鮑起靜。2009年鮑起靜憑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榮獲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殊榮，她說，「謝謝我的父母，從小他們就培養我熱愛電影事業」，父親對藝術單純而純粹的熱愛一早植根於女兒生命的深處，影響了鮑起靜的一生。

方平憶述起與《屈原》有關的一段往事，「1968年我剛剛入行，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爸爸曾經找我拍《屈原》。那時候，他還未是我的岳父。但年少輕狂的我，居然說『我覺得自己不懂拍古裝片』，就這樣和一部好電影失之交臂。現在回想起來，只能怪自己當年太任性。」方平和鮑方第一次合作，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山東拍攝、由鮑方導演、方平主演的《嶗山鬼戀》，這也是嚴格意義上兩人唯一的一次合作。後來方平轉做幕後，每當遇到難題時，方平都會打電話請教鮑方。「對我而言，他不僅是我的岳父，亦是我的老師，特別是拍古裝片時，或有些東西我想不通時，或是寫劇本遇到一些文學性的問題時，我就會打電話去問他，他是我的字典。可惜，現在問不到了。親人也好，朋友也好，任何機會都要去珍惜。」方平一字一頓地說。

拍攝《屈原》時，鮑德熹還是一個學生，在廣州讀書的他對《屈原》在內地上映時引起的轟動感受尤為深刻。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部在內地上映的香港電影，《屈原》上映時萬人空巷，至今讓鮑德熹記憶猶新。「在內地，與我們年紀相仿或年紀再大一些的人，沒有人不曾看過《屈原》，沒有人不曾聽說過鮑方、鮑起靜，大家公認《屈原》是當時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的里程碑。」《屈原》這部當年親自由周總理拍板的電影，記錄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對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對真理堅定不移的信仰，是香港愛國電影工作者集體的榮耀和成就。

鮑方去世之後，鮑德熹再次翻看當年父親關於《屈原》的筆記，才知道父親為這部電影傾注了怎樣的心血。每天的拍攝，哪里做得不對，有什麼需要改進，劇本有多少稿，每一稿又有哪些改正，點點滴滴鮑方都以日誌的形式紀錄下來。當時既沒有電腦，又沒有秘書，鮑方就全部用手抄劇本，而且《屈原》劇本最後一稿的原稿，他曾親自



鮑方在主演著名電影《屈原》中的扮相



年青時期的鮑方夫婦

手抄一次，作為一個正式的版本。共75頁的《屈原》手抄原稿，鮑方一直保存了30年。

三個孩子中，鮑德熹最像父親，這不僅是外貌上的相似。大部分的童年時光，甚至整個成長階段，鮑德熹與家人、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鮑德熹完整地遺傳了父親處事的方式，工作認真，做事有計劃，這一點兩個姐姐都不能和弟弟相比。

「爸爸工作的時候，可能我還在廣州教書或在美國讀書。到我開始工作時，他已甚少工作，但有很多東西都是潛移默化的，他的思維分析方法，他平時工作的方法，的確對我們的影響很大。」鮑德熹說，父親有一樣東西，他至今還未完全學到，那就是父親的待人接物和他的好心腸。「長鳳新」時期的老員工、與鮑方工作過的副導演、工作人員，甚至是編劇、攝影、燈光等，提起鮑方無不豎起大拇指。「人們很少會在子女面前讚揚父母是如何優秀，但我們聽到對父親的讚美，頻率之高已到令人麻木的地步，讓我們都不禁懷疑父親是否真的這麼厲害？但事實上，如果他不是真的做到令人心服口服，也不可能贏盡眾人的稱讚，至少我們自己不會這樣做。所以，我認為爸爸是一個很有口碑、工作認真、體貼下屬的好領導。爸爸對工作極度認真的態度的確影響了我，讓我知道在自己的事業中應如何精益求精，如何做得更好。」

方平曾近距離和鮑方生活、工作過很多年，在他眼中鮑方是「一個十分富有感染

力和煽動力的演說家」。「爸爸說話的藝術、組織能力和煽動能力真是無人能敵，他能用語言鼓動一大群人，讓這一百多個人向着同一個目標進發，聽完他的演講，這群人就死心塌地跟着他工作。但爸爸待人很好，並非對別人發號施令，從爸爸身上我真的學到很多，到現在還一直在學習。」鮑方超乎於人的演講魅力，或許源自他年輕時參加抗日救亡演劇活動的歷練，民族存亡之際，獵獵風聲之中，年輕的鮑方疾走相告、慷慨陳辭、傾力演出，藝術就是那貫耳的驚雷，驚醒沉睡中的國人。

真正的愛國電影工作者

香港現在的藝人，大多急功近利、金錢至上，沒有好處的事不會做，有出頭的機會就爭到頭破血流，這是現代的潮流，說到此處，鮑德熹一臉無奈。「父親那個年代，沒有人想到要出風頭，大家是在一心一意做好愛國電影工作事業。『長鳳新』時代的演員是真正的愛國電影工作者，這一點我一定要說。」鮑德熹口中的「這一點」，鮑起靜感受很深，幼年的她經常見到父親和一些「長鳳新」的前輩導演，如陳靜波、陳召、許先等聚在一起研究劇本。這些前輩導演沒有半點私心，他們不會只顧拍好自己的電影，任何一位導演開戲，他們都會盡心盡力、一起協助、互相幫忙，讓這個兄弟班子中每一個人的作品都盡善盡美。

鮑德熹從父母口中清楚得知，愛國電影並非「唱高調、舉紅旗、鬧革命」，當年周恩來總理在很早的時候已要求香港的進步電影工作者，要舉一面灰色的旗幟，而不是紅旗；只要不是黃色的、反共的題材，什麼題材的電影都可以拍，這是當年中央為「長鳳新」制定的工作方向。直到現在，很多香港人對「長鳳新」的愛國電影工作者還有很多誤解，以為他們就是搞革命的一群人，卻沒有認識到他們才是最努力傳播中華文化的一群人，是最默默耕耘的一群人，也是最貧窮的一群人。「為什麼？因為當時是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即不能令人致富，也不會令人窮到沒飯吃。老一輩的藝術家雖然工資很少，但卻不會計較很多，大家最計較的是自己能為文藝事業貢獻什麼，而不是能不能出風頭、能不能賺到錢，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大。」鮑方一生清貧，他留給子女的，只是他對藝術的真摯熱情，對國家發自肺腑的熱愛，這些閃閃發光的人格光輝，都凝結在他波瀾壯闊卻質樸無華的藝術人生之中，我們不會忘記。

鮑家高掛五星紅旗 教唱《國際歌》

懷着一顆赤子之心的鮑方，在子女幼年時已經對他們進行愛國教育。當全香港插

滿了國民黨旗的時候，鮑方家中高掛着五星紅旗，鮑方教鮑德熹唱的第一首歌便是《國際歌》。「爸爸不是在大廳中教我，而是在房間的角落里，因為那首歌的內容講的是解放全世界，所以不能大聲唱出來，但我的印象很深刻，而且影響了我整個的世界觀。」我們很難想像在香港這個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曾經有這樣一群的人，無論環境如何惡劣，都努力堅守自己崇高的理想，他們並非一無所有，堅定的信念讓他們的內心無比富有。

當時香港電影圈分為左右兩派，在一個殖民地社會中，流行的是名利，看重的是地位，左派電影人經常遭到鄙夷。曾負笈美國修讀電影的鮑德熹，對自己曾就讀於左派愛國學校仍感到十分自豪，「我們出身在左派家庭，在愛國進步學校讀書，也曾被人看不起，但我的座右銘是『做人做事一定要成功』！成功就是把事情做到出類拔萃，在我的生命中不存在隨隨便便和馬馬虎虎，這都要歸功於爸爸媽媽和愛國學校對我的教育。如果大家覺得在愛國學校讀書也沒什麼用，我們就是最好的反例，不是對每個人都沒有用。無論你成長於何方，最重要的是個人努力。」

鮑德熹說，「父母和同時代的左派電影人，把最美好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獻給了香港的愛國電影事業，從父母身上他們認識了『長鳳新』，而父母從事藝術事業的一生，就是『長鳳新』歷史的真實縮影。時至今日我們從事的文藝、藝術事業都是父母言傳身教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自豪的回憶。」這是所有曾經為香港愛國電影事業無私奉獻的老一輩電影人的心聲。

1994年，時年72歲的鮑方，曾有感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年輕的時候，生活充滿了幻想，充滿了夢，這些幻夢，大都璀璨奪目，極為美麗。但卻有如一現的曇花，或者七彩斑斕的肥皂泡，轉瞬消逝，難以常駐久存，又好像日出前的一輪雲霞，盡管將天空染得如同仙境一般，但太陽升了上來，便雲散煙消雲散，去得多彩無影無蹤，年齡慢慢增長，太多的感情逐漸讓位於開始抬頭的理智，人也就不斷成熟起來，直到如今年逾花甲，兩鬢如霜，這才覺得此前的絢麗多彩，反不如今天的恬淡平凡，白日當空，了然潔淨，廣大得可愛，也寂寞得可愛。」少年的幻想輕狂，暮年的廣大寂寞，究竟哪一個更加讓人眷戀難忘，或許人生總要經歷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周折，才能看通透那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開闊。

鮑德熹：銀都拍第一片 走進電影世界

鮑德熹是一個有趣的人，從訪問之初，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可以不停歇地連續講十幾分鐘，處處精彩、字字珠璣，講者海闊天空，聽者甘之如飴，毫無半點枯燥

乏味之感。講完之後，當記者再追問下去時，他會一臉無辜地望着你說，我把你想問得都說完了，你還有問題嗎？好像孩子一般狡黠，一早對記者的心機洞若觀火。

鮑起靜說，弟弟鮑德熹和父親鮑方最相似，鮑方是天生的演說家，在這一點上鮑德熹深得父親真傳。和他對談，仿佛時光倒流，隱約可以感受到鮑方當年的風采。鮑德熹提及最多的，是父母、家庭對自己的影響，潛移默化之影響。

「1964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全中國的文化藝術百花齊放，整個中國一派欣欣向榮，在我回憶中，那時的中國很可愛，現在的人可能感受不到了。『長鳳新』的人很愛國，當時很多香港愛國電影人都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內地，爸爸媽媽特意不許我報考華僑子弟學校，因為那些學校里很多都是港澳學生，爸爸媽媽希望我真正融入內地的生活，知道什麼是『艱苦奮鬥』；若是在華僑子弟學校里，還是和香港人生活，怎麼能感受到艱苦呢？因為爸爸媽媽有這樣的觀念，所以送我回去讀書。」在香港喝着牛奶、吃着麵包長大的鮑德熹，13歲離開家人，來到了廣州，直到25歲回到香港，此間的整整12年，他都在廣州度過。

在廣州的12年，鮑德熹完成了中學學習，因為英文比較好，畢業後去外語學院進修了一年，之後剛滿19歲的鮑德熹開始了教書的生涯，一教便是7年。「那些年的生活，我感受到很多香港人無法感受的生活，不是富裕的生活，而是很實在、很貧困的生活，但卻對人生有重要意義。人要經過一些磨練，才會珍惜現在擁有的東西，才會有上進心，而上進心也需要磨練，當周圍的一切都很順利時，你的上進心只會越來越少。」

經過這段磨練，鮑德熹回到香港，在回港最初的兩年中，他看了大約200部的電影，「12年不曾接觸過電影，在看了那200多部電影後，我發現自己對電影開始感興趣了，但如果沒有幼年時看爸爸拍電影的經驗，我不會突然之間喜歡上電影，這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對電影的遺傳基因是改不了的，所以我就和爸爸媽媽說我要去讀電影。」

鮑德熹下定決心要去美國讀電影，當時着實嚇了父母一跳，特別是鮑方。去美國讀書的花費不菲，當時一年的學費便要一萬美金，再加上生活費，這對一向清貧的鮑方而言，談何容易。為了一圓兒子的電影夢想，當時已經退休的母親劉蘇便拿出大部份的退休金，父親鮑方則應無線電視的邀請，開始拍攝電視劇，以支持鮑德熹去美國求學。

拍《爵士駕到》被發掘攝影特長

過往的時光中，鮑德熹並非一個花很多精力讀書的人，但4年之後，他憑着優秀的成績離開了美國三藩市藝術學院。「回到香港後，當時銀都機構的領導陳靜波問我，

你想不想做導演？」對於剛剛畢業、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怎會不想做導演？銀都給了鮑德熹第一次做導演的機會，拍攝了歌舞片《爵士駕到》。

「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很好的劇本，我嘗試將自己學到的東西、新的作風帶到這部電影中，但經驗不足，幸好得到銀都很多前輩的幫助。爸爸那一輩的編劇方法是群策群力，全部編劇坐在一起研究劇情，你說他這個不好，他說你那個不好，我尤記得他們那種研究劇本的方法，即使爭執也十分高明。」鮑德熹講述起幾十年前的場景時，依然十分激動人心。前輩陳靜波是出了名的「橋王」，特別擅長思度幽默的橋段，父親鮑方、大導演朱石麟及朱楓則是文學派，他們想出的點子都有一種文學的基礎在內。

第一部電影雖然票房不算理想，但卻給了鮑德熹一個契機，真正進入電影的世界。「我很感謝前輩陳靜波給了我這個機會，發揮了我當時有限的、所謂的才華，因為這部電影，我被當時香港電影界的導演包括泰迪羅賓等，發現了我在攝影方面的特長，開始有其他導演找我做攝影。」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鮑德熹如是說，他趕上了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發展神速的年代，那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日子。

20年磨一劍，2001年鮑德熹憑藉《臥虎藏龍》榮獲了奧斯卡最佳攝影的稱號，並第四度捧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攝影獎。對於這份榮耀，鮑德熹感謝銀都給予機會，開始他的電影人生；感謝父母對自己的教育，「爸爸媽媽教會我，任何時候、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馬虎，一旦馬虎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你最好的作品，是剛剛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幾年前完成的作品，所以你必須經常拿出好的作品，別人才會認可你是一個能拍出好電影的人，別人才會對你有信心。」現在對鮑德熹來講，炫目的拍攝技巧、華麗的場景已經不是他追求的目標，攝影技術發展到現在，任何想得到的方法都能做得出來，鮑德熹現在最在意的是劇本的質量，沒有滿意的劇本他寧願不拍，他要做令人感興趣的工作。鮑德熹的人生，總是在不斷嘗試新的東西，努力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感受。

鮑起靜：「長鳳新」為演技打下基礎

徐小明導演在一次訪問中，曾盛讚鮑起靜在《屈原》中靈氣逼人的表演，並感慨若非時不予我，鮑起靜一早已成為天后級的人物。印象中的鮑起靜總是面帶笑容，如家人般親切，毫無大明星的架子。

面對面見到鮑起靜，微微發卷的短髮、黑色框架眼鏡，講話時略快的語速伴隨着爽朗的笑聲，俐落而親切，不由得讓人聯想起《天水圍的日與夜》中女主角的樂觀向上。雖然已經過去一年多時間，但去年鮑起靜憑藉此片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後

的場景仍然歷歷在目。鮑起靜在得獎感言中特別感謝父親鮑方及母親劉蘇，他們對電影藝術純粹的熱愛，影響了自己為影視事業奉獻一生。

「真的拿到這個獎時，我告訴自己，這麼多演員，不是每一位都能拿獎，我能拿到是極之幸運。自己在電影這一行摸爬滾打幾十年，從沒有計較過報酬，只是在付出，在尋找自己喜歡的工作，我找到了，所以我是幸福的。很幸運可以在60歲時拿到這個獎，這是對我人生最大的肯定。」出身於演藝世家的鮑起靜，或許從孩提時代開始，已經深受鮑方等父輩電影人的影響，耳濡目染，演技自然天成，她的表演真實、真誠、沒有花哨的演技，卻總是觸動人心中最柔軟的情感，金像獎的榮譽，她實至名歸。

鮑起靜是一位優秀的電影演員，「長鳳新」的階段，為她日後平實、真實的演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除此之外，多年來鮑起靜在眾多電視劇中出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對一個演員而言，演電視劇或演電影並沒有分別，因為演技是沒有分別，拍電影、做女主角時，導演、副導演、攝影師、服裝、化妝全部都在為你服務，有太多的人在照顧你；但拍電視劇則完全不同，一年拍過百集的劇集，扮演不同的角色，全部靠自己，是一種全面訓練，會迫使你迅速成長，拍電視劇是促成演員成長的最好平台。」

拿獎之後，鮑起靜的生活完全沒有任何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多了很多訪問，她大笑起來，「我不認為拿了這個獎之後演員就會勝別人一籌，其實她本來就是這樣，獎項只不過是給她的一個肯定，對於我的生活或工作沒有其他影響。」鮑起靜說自己是一個平民演員，很多時候並不能自己安排工作的計劃，演員是全面被動，只有等導演找你拍戲才會有工作，但得獎與否都不會改變隨遇而安的她。「有機會就好好把握，無機會就默默耕耘，機會到來時或者任何目前正在做的工作，都要盡力做到最好。哪怕對一個演員而言，一生遇到好劇本的機會只有10%，其餘都是不好的電影、不好的劇本、不好的工作、不好的綜合性節目，但這些都不重要，作為一個好的演員，要在所有的工作里，做到最好的自己，要做到讓觀眾見到你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每一項工作。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這部電影糟糕到頂，只要你努力，觀眾能看得到，這就是我的工作態度。」

黃山拍《白髮魔女傳》同心合力

說到工作態度，鮑起靜回憶起自己在長城拍攝的《白髮魔女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內地拍電影，拍攝環境和條件都很艱苦，與現在所有大製作的電影相差很遠。但客觀環境的惡劣，絲毫沒有影響攝製組的熱情，在黃山的3個多月，每個人都鼓足了幹勁工作，每個人都充滿了活力，所有的工作每個人都是積極參與其中，攝影、服裝、

化妝，無論是什麼工作，一切能夠加快拍攝進度的工作大家都積極去做。「現在回想起年輕時曾有這樣的工作經歷還是非常開心，當時我們不是單純做演員，真是什麼都做，大家是一個整體在工作，會顧及到工作的每一部分。為了不增加別人的負擔，自己拿着道具、衣服走兩個山頭來到拍攝現場。那時的條件非常艱苦，我們在山頂拍武打片，沒有起重機，就在樹上吊鋼纜，這種條件現代人根本想像不到，但當時大家仍然能做到，因為大家同心同力去完成一部難度極高的電影。」回憶往昔，鮑起靜感慨不已，「長鳳新」的愛國電影人，正是憑着積極向上、團結一心的精神，戰勝了很多客觀上的困難，創造出了香港電影史上一部又一部讓人難忘的珍貴電影。

已年過60歲的鮑起靜說，日後自己可能沒有機會再拍電影，但並不重要，對電影事業仍然充滿了熱誠和活力的她，等待機會的再次來臨，那時她必定盡最大的努力做出最好的成績獻給觀眾。

方平：《老港正傳》頌讚愛國電影人

香江之畔、南國之都，香港——東方的好萊塢，曾編織了多少人璀璨的電影夢，水銀燈下閃過多少光與影的傳奇。方平，香港資深電影工作人，曾經是「長鳳新」時代一顆耀眼的明星，時至今日他已是香港的金牌監製，轉作幕後20多年來，為數十部電影擔任監製。

方平中學畢業於愛國學校，未到17歲便進入長城電影公司，從此和電影結緣，一做就是20多年。1969年方平在第一部電影《天堂奇遇》中便出任男主角，之後又主演了《萬戶千家》《巴士奇遇結良緣》等20多部電影，成為當時長城的當紅小生。方平笑言，自己從未想過要做大明星，能在電影這一行做這麼久，純粹因為喜愛、享受這個職業，如果不熱愛電影，很難做這麼久，電影工作真的很辛苦。

因為不滿足於幕前的工作，1982年方平轉到幕後開始了他的監製生涯，至今也有近30個年頭。方平回憶起自己在長城拍電影時，公司對自己的培養，感慨萬分，現今的電影圈已經沒有大製片家了，「什麼是大製片家？就是要有規條地發展電影公司，從新人開始，捧出一個明星。以前的長城、鳳凰、新聯、或是電懋、國泰、邵氏這些公司都是這樣培育出很多電影人才的。但是現在的人急功近利，只請當紅的明星，一定能賺錢，但每個人都這樣想，誰來捧紅這些明星呢？明星由何而來？鮑起靜、鮑德熹由何而來？我們的前輩傅奇、石慧、陳思思等電影藝術家又是由何而來？這些大明星曾經都是新人，一個人才的誕生，要通過很多人的努力才可以做到，當年的長鳳新做得非常好，但現在真的沒有人會這樣做。」

再次回到銀都後，方平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監製電影《老港正傳》，這是紀念香港回歸祖國 10 周年的一套愛國電影，也是一部關於「香港歷史」、「香港精神」的香港電影。《老港正傳》講述了一個香港人從 1967 年到 2007 年這 40 年中的愛國夢想，他一家的酸甜苦辣以及悲歡離合的故事。「我很佩服那些多年來一直都很愛國的人，在香港這個曾經有 150 年殖民地歷史的地方，並沒有人拿着槍逼你也一定要愛國；逼你一定要在長城、銀都，或是珠江戲院、新光戲院，或是國貨公司工作，不會有這樣的事情，這只是一份工作。但是我熱愛這個記載了我成長記憶的集體，所以當時我就想，可否拍攝一個堅持愛國 40 年的人的故事呢？」方平談起拍攝《老港正傳》時的構思，心情依然激動，他希望通過憶述一個在愛國電影院當放映員的平凡一生，以小見大地反映一群在中資機構辛勞工作的草根階層的愛國故事。直接地說，方平亦通過這部電影寄託了「長鳳新」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深埋心底、堅不可摧的愛國情懷。「在銀都的戲院，或新光戲院放映國產片或長鳳新時期電影的放映員，與在其它電影院如海運戲院放映西洋片戲院的放映員，有什麼分別呢？技術都是一樣的，裝片、放片，難道放映西洋片就比放映愛國電影的放映員要好？當然不是，大家都是靠這份薪酬生活，都要養家，只不過電影中老港這個人有愛國的情操，活得很開心。」正如電影中小港對老港的不理解，方平亦問過自己的女兒，你知道父親以前的生活、工作是怎樣的嗎？女兒卻說他傻，她不理解，什麼是愛國，以前會分愛國與否的嗎？方平告訴自己的女兒，「就如電影中老港養育小港一樣，你就是被我這樣養大的。」方平說子女不理解不重要，他只是要子女知道，你們的父親就是靠這樣的方式將你們養育成人，你們要知道父親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因上映檔期臨近、拍攝時間緊迫，《老港正傳》尚未臻於完美。當時只用一個月時間寫劇本，接着籌備，一個月時間拍攝，4 天時間就把影片封存，連剪片都無時間，因此，方平不無遺憾地說，「後來再看這部電影時，覺得可以做得更好，我想將這部電影獻給那一群默默堅持在愛國機構的人們，因為我十分佩服這些前輩。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只向錢看，這些年輕人若在『長鳳新』時期，有傳奇、夏夢、石慧及我的岳父鮑方般的名氣，或許一早已經被高薪吸引而離開了。當時那個年代很多其他公司找傳奇、夏夢、石慧拍電影，他們都堅持站在愛國電影人的陣線而不離開，並沒有人逼他們，他們為了什麼？不就是堅守着一種愛國情操！所以，這部電影就是要獻給他們——這些愛國、愛這個集體的人們！」方平並不是一個將愛國時常掛在嘴邊的人，正如這部《老港正傳》的平凡故事，或是「長鳳新」的香港愛國電影人，對國家的情懷和熱愛，溶於血液，發自內心，愛國對他們是那麼自然的一件事情。

電影成功有賴台前幕後的努力

在「長鳳新」長大並成長的方平說，隨着自己年長，故特別懷念「長鳳新」的人事。以前每天開工，片場非常熱鬧。現時走進片場，有點失落。他強調，一部電影只是某某人的電影，而並非某某人的作品。因為一部電影的成功，是有賴台前幕後的所有人共同完成的。除了主創人員、導演、演員的演繹之外，更需要攝影、燈光、美術、服裝、道具這些專業人士的配合，還有劇務、場務人員的配合，只有這些無名英雄的默默付出，一部電影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時代進步，時代亦催人向前，目前銀都出現人才斷層的情況，但如果能有計劃性地加以運作，如每年部署開拍電影的數量和規模，既有大規模的製作，也有中小規模的類型，這樣從製作、發行到人才就能鎖住。方平認為銀都有實力有條件做大做強，但必須要有規劃和魄力。

2010 年 8 月



132

白茵，原名陳慧賢，1942年生於吉隆坡，後隨家人定居香港。17歲被資深電影人盧敦發掘，並改名「白茵」，之後憑電影《蘇小小》一炮而紅，成為新聯電影公司當家花旦。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轉戰電視界，為無線的元老級人物，憑藉自己的出色演技，在電視界闖出了一片天下。

白茵：真善美——人生最珍貴財產

林璟陶 白潔

133

垂柳依依，波光粼粼，山色空蒙，青黛含翠……上世紀六十年代，電影《蘇小小》把杭州西湖一幅幅美不勝收的景象展現在觀眾眼前，讓人神往，讓人陶醉。正如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所描寫的那樣：「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欲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美，詩美，電影美，女主角美，白茵美。白茵就是這部風靡香港和東南亞的粵語電影《蘇小小》的女主角，《蘇小小》是白茵的成名作，兩者相得益彰，她因此成為新聯影業公司的當家花旦。

「80後」一代可能只知道她是無線電視的元老級演員，而不知道她是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其實，白茵在1959年已進入了電影業。在一個炎夏的午後，在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會所，神采奕奕、健談坦率的白茵與我們細訴當年情。穿越時光隧道，白茵的記憶回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清水灣片場，沉浸在新聯那段歡樂而燦爛的時光……

憑《蘇小小》走紅 萬千寵愛集一身

白茵進入新聯影業公司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當時新聯的老前輩吳楚帆、張活游、盧敦經常在香檳酒樓喝茶，盧敦見到白茵，認為她很適合演戲，便問她有沒有興趣拍



134

戲。當年連拍照的機會都很少，拍戲可是一件新鮮事，白茵當然希望有機會嘗試，於是，還在上學的她，暑假期間徵求了父母同意後便走進片場試鏡，就這樣開始了她的影視人生。

白茵的第一部電影是《騙婚》，當時她不足 17 歲。因新聯缺乏女主角，她就接拍了這部電影。不過，她與新聯並沒有簽約，只屬玩票性質。接着又拍了《可憐天下父母心》，與馮寶寶、張活游等合作，也是友情出演。直至拍了《愁龍火鳳》之後，她才與新聯正式簽約，簽約後的第一部電影就是紅遍全港和東南亞的《蘇小小》。

白茵謙虛地說：「我不懂演戲，談不上演技。影片賣座是因為劇本好，導演好，導演是李晨風先生。而更吸引人的是如詩如畫的杭州風光，當時到杭州拍外景 3 個月，我很開心，演得也很努力。上世紀六十年代，很少有人回內地拍戲，我們把美麗的杭州風光帶給香港同胞，使觀眾加深了對祖國的認識和感情。」

我們都知道，白茵憑《蘇小小》一炮而紅，她成功塑造出一個深情、多才多藝、不畏強勢的蘇小小，加上造型嬌美，服裝美輪美奐，惹人喜愛。當時《蘇小小》票房大破紀錄，高達 50 多萬元，是 1962 年最賣座的粵語片。說到「賣座」，白茵掩不住

內心的喜悅，因為當年《蘇小小》上演極為轟動。不說不知，原來《蘇小小》一共放映 7 次。1962 年首映，隨後重映了 6 次；除在粵語片院線上映外，還在西片院線上映，東南亞、歐洲、美洲等地的華人都看到，這在當年電影界是空前的。事實上，《蘇小小》的觀眾群很廣，從 10 多歲至 80 多歲都有，一些老觀眾不斷問：《蘇小小》何時再上映？觀眾認識了白茵，也喜歡了白茵，從此奠定了她在影壇的地位，也使她立下了終身不離電影的信念。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蘇小小》叫好又叫座，令白茵成為新聯的「天之驕子」，萬千寵愛集一身。以後的影片、劇本，基本上都是為她度身訂造。例如《巴士銀》，是改編自報紙連載的一篇小說，專為她改寫。採訪當天，白茵特意為我們帶來她所珍藏多年的《蘇小小》和《巴士銀》原聲黑膠唱片，可見她自己也非常喜愛這兩部影片，尤其對《巴士銀》更是情有獨鍾，這是時裝片，拍了兩套，分別是《巴士銀巧破豪門計》和《巴士銀妙計除三害》；她的演技在這兩部片子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很有滿足感。當時和白茵合作的男主角大多是當紅小生，如《虎口鴛鴦》與謝賢合作，《西施》與傅奇合作，其他合作的男主角還有吳楚帆、張瑛、張活游等等。

不追求名利 曾「驕」和「嬌」

《蘇小小》的演出，給白茵帶來無上的榮耀和地位，但有一件事令她至今仍耿耿於懷。1964 年，《華僑日報》評選十大明星，白茵是得獎明星之一，為了參加頒獎典禮，她花了 2,000 多元訂做一件旗袍，盛裝赴會；但是，當典禮結束後，她的背部不知何故被醃滿了墨水，這件旗袍就這樣報銷了。得了一個獎項，卻損失了一件旗袍，幾十年過去了，白茵至今還在心疼。也難怪她心疼，當時她的工資只有 500 元，一件旗袍就花了四、五個月的收入，怎不心疼呢？不過，白茵從沒有為自己是大明星而驕傲自滿，反而在艱苦環境的磨礪中，培養了她不貪慕虛榮，不追求名利的高貴人格。

提起在新聯的日子，白茵回味無窮。她說，新聯沒有明星制度，大家猶如一家人，彼此以兄弟姐妹相待，身份平等；平日大家也會為公司的地板打蠟，收拾整理家當，一起幹活，樂也融融。對比起今天影視界情形，不能不令人為白茵這一代的明星喝彩！他們有明星的身價，卻沒有明星的收入；他們有明星的風采，卻沒有明星的架子。他們的精神可敬可貴，稱得上真正的明星。

「導人向上向善」，不僅是愛國進步電影的精神，更是白茵做人的明燈。率真的白茵還透露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她也曾有過「驕」和「嬌」，驕傲和嬌氣，但這是客觀環境所造成的。她一年拍四部戲，其他人才拍一部，演員組的訓導主任凡事都

135

要問她「好不好」，演員組 10 人左右，如果她不回來，大家就沒戲做了。久而久之，自己就浮了起來，驕傲、嬌氣了起來。當時被人稱「姐仔」，處處有人服侍；最深刻一次是拍《西施》，與傅奇搭檔，傅奇身高 6 呎，白茵要穿高跟古裝鞋，非常辛苦，一有空檔，她便脫掉高跟鞋，讓一個劇務組的小夥子為她提著。有一次這個小夥子說，「白茵姐，我中學畢業，卻要為你提鞋。」這句話有如給白茵當頭一棒，使她突然覺醒。是啊，自己連中學還沒畢業呢，驕傲什麼？！憑什麼認為給他人添麻煩是理所當然的呢？自此之後，她就收斂了「驕」、「嬌」二氣，自己收拾東西。這件事對她以後為人處世的態度有着深刻的影響，使她能夠嚴於律己謙虛謹慎。做一個平易近人的人，自己開心，更受別人愛戴。正因如此，她屹立於影視界數十年，成為一棵長青樹。

還有一次經歷令白茵至今難忘。她在新聯拍的第一部電影，是楚原導演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楚原習慣即場寫劇本，字體潦草，令她 NG（重拍）的鏡頭很多。當時張活游便問她：「你知道一呎菲林多少錢嗎？！」上世紀六十年代電影的底片是要送到英國的伊士曼七彩沖曬的，成本很高。聽到張活游如此質問，白茵內心忐忑不安：公司要我賠償嗎？我如何賠得起？因為有了壓力，她以後就更勤奮地背對白，以免影響他人；後來拍《西施》時，當中有一段梅花形的複雜舞步，壓力大、跳得很辛苦，但她時刻提醒自己：不可 NG！

點點滴滴的追憶，傾注了白茵視新聯如父母般的情感，記錄了她成長成名的足印；而白茵的星光影路，彰示了新聯為培育新秀竭盡心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可喜的是，新聯的心血沒有白費，愛國、自愛的高尚情操至今仍在白茵這一代演員身上綻放光芒！

136

人生轉捩 風範依然

文革期間，受「左」傾思潮干擾，香港的愛國電影公司的生產進入低潮，許多電影都不賣座。盧敦自資開設公司拍了一部戲，被評意識不好，未能上映，這對白茵的打擊不小。當時的她在新聯已非第一線的主角，因而面臨了人生的轉變。1978 年，亞洲電視的前身麗的電視監製鄧世孝私下找她演出一個重要角色，但基於對新聯的情感，她不願意跳槽；後與經理人商量，提議以借用形式，由新聯簽一年合約，便轉戰電視。她第一次拍電視劇時，不太習慣對着三部攝錄機，鄧世孝盡量遷就她，而李晨風的兒子李兆熊及張浩編導都在麗的，大家對她非常好，給她指導，為她排戲。她自己也很严格要求自己，很快適應了電視的拍攝，獲得前輩的肯定、關愛和讚賞。

人生總要經歷不同的階段。1979 年，白茵簽約無線電視。本來她想和新聯商量以部頭形式簽約，但新聯認為一個演員不可同時擁有兩張合同，於是她不得不作出重大

抉擇。白茵在新聯的最後一部戲是王天林的《幹棍神偷雙彩鳳》，但她已非主角，經過激烈的掙扎，最後才被迫轉投無線電視。誠然，她對新聯的心始終不變，離開之日依依不捨，淚流滿面。尤其是想起自己曾經作出的「有新聯的一天，就有白茵」的承諾，更是心如刀絞。千萬個不願意離開新聯的她，卻要作出這個對她而言是殘酷的選擇，實在是時不我予也！

回看影視界的發展，社會環境的變遷，證明了白茵的選擇是正確的。如果沒有走出這一步，也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她就消失於演藝界了。一晃 30 年，白茵作為無線電視的元老級藝員，以爐火純青的演技一再受到觀眾讚賞，不管是演慈愛的媽媽、富貴太太，還是野蠻潑婦，都能收放自如，入木三分，因此奠定了她在無線電視的牢固地位。

電視與電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媒體，白茵都駕輕就熟，成就非凡。對於其中的分別，她自有一番體會。她說，電視節奏快，時代感強，每天要拍 10 多場戲，辛苦難言，但電視藝員群眾層面廣泛，演出機會多，公司想捧一個新人，可連續推出幾套電視劇，無人不知。而電影就沒有這些優勢，因要買票進戲院，電影每天只拍幾十個鏡頭，比電視舒服得多。白茵拍了數十部電影，從沒拍過清裝片，因清裝的頭飾和服飾非常漂亮，故一直引以為憾，幸好拍電視劇得以一償心願。

談到年輕藝員做人處事的態度，白茵不由搖頭嘆息。她說，當年年輕演員對長輩非常尊重，不管是見到老演員，還是見到清潔工人，都會微笑打招呼。如在化妝間見到白燕，就會稱呼一聲白燕姐。反觀如今的年輕演員，太自以為是，完全不懂什麼是禮貌和尊重；有些甚至「未紅先驕」。例如電視多為「即食」劇本，年紀大的演員對白難免慢一些，NG 多一些，年輕人馬上露出不滿、不耐煩的表情。世風日下，實在可悲。

137

常言道，立人先立德，樹人先樹品。白茵情深地說：電影公司當年高揚真善美的核心價值觀，對演員個人素質的管教和培育，錘煉了她的高尚品德，她一直視為人生的財富。由衷之言，洋溢感激之情。正是高尚的品德成就了優良的素質，而優良的素質則成就了美麗的人生，白茵的演藝人生展現了真正明星的風範。

今生無悔 活在當下

除了演藝事業有成，白茵還擁有一段令人羨慕的美滿婚姻。回顧兩人的戀情，白茵掩不住埋藏已久的少女情懷。「這段姻緣也是由新聯牽線的，當年公司管束嚴厲，又不能坐船坐車，很少機會結識異性朋友。有一次，公司安排我們參加足球義賣活動，他踢足球，我賣足球。球賽後，敦煌酒樓老闆請吃飯，就這樣認識了黃文偉。」白茵

和黃文偉 1963 年開始拍拖，1967 年結婚，但這對鴛鴦卻差點被拆散。黃文偉當年也代表台灣隊出外比賽，酬金不俗，到日本踢一場比賽，就有一萬元，當時結婚和買房費用共四萬元，樓價兩萬元，即黃文偉踢兩場球賽的酬金就可以購買一個單位。不過，礙於白茵是愛國電影公司新聯的演員，所以黃文偉最終只好放棄代表台灣比賽，兩人才能結婚。他們的婚事也因此傳為佳話，白茵坦言，黃文偉肯為她作出如此大的犧牲，使她非常感動。40 多年來，兩人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妻子參與慈善工作，丈夫除了全力支持，還會贊助一些禮品，是人們心目中的模範夫妻。白茵大談夫妻相處之道，幸福的笑容使我們也受到感染。

時代不同，人們的價值觀也有甚大的差異。現今的明星都不願意公開戀情，甚至要「地下結婚」，但為何白茵卻在當紅時結婚？她的答案是：結婚之後，有了家，少了「狂蜂浪蝶」，個人更可專注事業，公司自然高興。

人生走過了 68 個春秋，白茵燦爛過，輝煌過，但從不覺得自己了不起，也沒有任何遺憾。白茵早就看透世態炎涼，淡泊名利，崇尚樸實。她的格言是：放得下，才會開心。她要活在當下，活得瀟灑，故不想再過忙忙碌碌的日子，每年只拍一部電視劇，平日除了為紅十字會做義工，信佛的她也會為佛教做點事，不亦樂乎。

與白茵道別後，何為人生的真正價值這個問題一直縈繞於腦海。白茵，她曾經是紅極一時的明星，她曾經擁有過無數光環，當燦爛歸於平淡，她又是那麼舒泰平靜，怡然自得。她由內而外地散發出愛國演藝工作者的高尚精神境界——思想美、心靈美、行為美！

2010 年 8 月



白茵拿着當年出品的唱片《巴士銀》，由于鐸作曲、李秀嫻幕後主唱的《巴士銀》，如今還在 YouTube 流傳。



白茵主演的電影《巴士銀》，描寫俠義都市女性，故喬裝不同身份的女俠懲惡鋤奸，演出活靈活現。



杜琪峰，香港著名電影導演、監製。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作品亦多次在海外影展展出。1973年杜琪峰進入香港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畢業後轉幕後，由製作助理升至編導、監製。曾參加製作電視包括：《民間傳奇》《京華春夢》《射鵬英雄傳》《鹿鼎記》等。首部電影是1980年的《碧水寒山奪命金》。1986年為新藝城執導《開心鬼撞鬼》，之後在新藝城導演多部作品。1996年與韋家輝組成銀河映像，二人製作一系列極具個人風格的電影。之後與中國星合作，成立一百年電影，製作一系列商業上非常成功的電影。

杜琪峰：胸懷家國勇於承擔 電影真實記錄歷史

林璟陶 白潔

第一部電影，對於一個成功的導演，究竟有怎樣的意義？有些人可以憑藉第一部電影一鳴驚人，從此青雲直上；有些人或許拍了第一部電影後就轉瞬湮滅，自此消失不見，但杜琪峰，兩者都不是。1980年拍攝了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之後，杜琪峰並沒有立刻開拍第二部，這一停頓，就是7年。時至今日，杜琪峰的電影在香港可謂是獨步江湖、地位超然，也許正是第一次「觸電」的電光火石，激發了杜琪峰對電影長久不熄的熱愛。

新聯拍第一部電影 一生感激

「1980年，劉松仁先生和鳳凰公司的導演接了一部電影，適逢其會，我就加入新聯拍攝了我的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整部電影只有30多組鏡頭，一個多月就拍攝完畢了，時間很短，但卻是一個契機，讓我達成自己的想法。」

《碧水寒山奪命金》達成了杜琪峰怎樣的想呢？「進入新聯拍電影，完全是抱着學習的態度，讓我更深層次地了解拍攝，去看一些自己沒有見識過的東西，很短的時間，但卻是我日後拍電影的一個基礎。」第一次執導電影，讓當時還在電視台的杜琪峰大開眼界，第一次親眼見到電影對於細節無止境的追求，這是電視劇根本無法比

擬的，「只有在拍電影時，看到那些清晰的分工，才能明白理論來自何處，才能真正了解電影是怎樣的一個世界，並非現在我們隨便拿出電話就可以拍攝。電影是一個很有藝術性、很有創意性的過程。」

「1980年的大環境比較艱苦，新聯作為一家左派電影公司，當時想要發掘一些人才，或者做一些突破性的事情，都比較難。當時恰逢香港電影進入一個拍攝題材十分廣泛的年代，只要好看就可以拍，但新聯依然堅守道德的陣地，以正面的教育性題材為主，生存比較困難，同時新聯很希望吸納年輕的導演和創意人才，所以我有機會拍攝第一部電影。」拍完自己的處女作，杜琪峰卻決定暫時離開電影，「我拍攝的成長期，一直在拍電視劇，但做一名電影導演所需要的能力、想法、創意，對整個團隊的指揮、電影的概念、甚至拍攝的膠片等，都需要作更深層次的考慮。拍第一部電影時，我只是想抓住這個機會做電影導演，並沒有考慮到這麼多的層面，所以拍攝時比較吃力。第一部電影，讓我認識到自己需要一個重新調整的過程，重新理解作為一個電影導演所需要的條件。」

之後，嘉禾和邵氏曾找杜琪峰拍電影，但直到1986年，也就是7年後，杜琪峰才重新開始拍攝電影。「拍完第一部電影，我就知道，要想拍電影，我需要補充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每一個部分我都需要加強，我根本不可能勝任一個好的電影導演。假若當年很僥倖地在拍第一部電影時便有成績，沒有這7年的反思期，之後所面對的困難肯定會更多。」這個過程，看似被放緩，但這7年讓杜琪峰冷靜地看清楚，自己和一個電影導演之間的差距。他用7年的時間，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向，為實現自己的導演理想默默地付出。時至今日，杜琪峰已經成功打造出屬於自己的電影世界，兩岸三地及海外都有甚多杜氏電影的忠實影迷。

當時看來，可能是繞了彎路，但回頭再看時，或許是走了快捷方式，人生有趣之處，正在如此。

少年心中種下中國根

土生土長並在本地電視台工作多年的杜琪峰，對於加入愛國電影公司拍第一部電影有怎樣的感受？「我成長於城寨，十分了解低下階層的生活，20多歲的年紀，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或多或少會有所控訴。雖然我不曾接觸任何左派的人士或團體，家中也沒有左派的親戚朋友，但成長的年代，曾看過《革命風雲》《林則徐》，看過著名演員趙丹的電影，自然而然會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對國家自然產生了一種感情。」杜琪峰道出自己的少年時代的情意結。

「我們生活在香港，我們是中國人，並非英國人。香港當時作為殖民地，香港人被稱為『奴才』，心中非常不服氣，萌發了對國家、民族的情感，這才是我們的根。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想法，是一種出自內心深處的東西。」

杜琪峰在新聯拍的第一部電影，需要回內地取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主要以台灣市場為主，當時的台灣和大陸，仍然壁壘分明，台灣政府不允許有大陸外景的影片進入台灣公映。「20多歲的年輕人，心中總會有一些憤怒，我也清楚回內地拍電影，要在台灣上映會有困難，但我們並沒有什麼錯，只是在做應該做的事情。出於這樣一種想法，我拍了《碧水寒山奪命金》。拍完之後，我曾去台灣，見了台灣當時的新聞署長，但我不會寫所謂的『悔過書』，因為我並沒有做錯事。我十分有幸曾在左派電影公司拍過電影，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讓我以後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電影拍出來就是給所有人看的，同一部電影，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評價，你無法杜絕別人的想法，但是電影一定會留下當時年代的印記，無論那個時代好與壞。電影工作者，正是時代聲音的記錄者，所以作為創作人，一定要反映社會，否則就會變得十分麻木。當年在左派電影公司拍電影，之後轉拍商業電影，這種轉變也是在順應時事，因為整個世界都在變化中。」

記載劃時代歷史為香港負責

「為什麼會拍攝講述黑社會的電影？因為我要對香港人負責任。」杜琪峰思考片刻之後，十分鄭重地說出這個答案。黑社會，一個敏感的字眼。從《鎗火》《PTU》《大事件》，再到《黑社會》《黑社會以和為貴》《放·逐》，杜琪峰的電影一再觸及這個略帶神秘又惹人遐想的題材，他因此也被冠以「香港黑幫電影教父」的名號。

「香港正在發生的歷史中，無論是經濟、政治或是教育，甚至是醫學等，都有很多人在記錄，有人會寫書記載。但是有一樣事情，出書卻不是那麼容易，這就是黑社會。」歷史會給予這個社群怎樣的註腳？他們是否如我們想像中那樣諱莫如深？我們避而不談，但他們一直都存在。

杜琪峰用「記憶系統」來形容電影與生活的關係，「電影中的人物，每一場戲，每一幕布景，或是電影結束時的那首歌，都是現在這個時代，留給下一代的記憶。當我要書寫下這一筆，作為生活點滴留給下一代時，我是否可以說謊？若我選擇了說真話，選擇對香港負責任，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要記錄下正確的資料？此中必然存在一種衝突，但這種衝突是否存在傷害性？若沒有傷害性，我並非要顛覆國家，甚至是『反共』，也非對香港的不滿，我只是在講述香港的生態。在拍這些電影時，我很清楚一點。」

杜琪峰感慨而言，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時代的巨輪迫使香港在文化、教育、思想、經濟等各方面都發生重大的轉變，但這種轉變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消化。因為正在成長中的這代人，畢竟出生於殖民地時期的香港，這個消化期差不多要到香港回歸20年，即2017年時，可能才會結束。此後出生的人，已不需要再經歷思想意識的急劇轉變。杜琪峰透露了他的未來大計，「若我還有能力，2017年我會再拍《黑社會》的第三輯，從1997年到2007年，再到2017年，這樣我才對得住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因為時代賦予創作人靈感，並非我們憑空編造出來的故事，變化會隨着我們的感受產生一些東西。」

杜琪峰並非對於黑社會題材有單純的偏好，而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前途，對香港的未來更深刻的理解和探求。

商業或藝術電影 應有自我風格

「在拍商業電影時，就要忘記所謂的藝術取向；拍藝術電影時，就要忘記商業和市場的需要，就這樣的簡單。」杜琪峰說起自己如何在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間取得平衡，答案幹淨俐落、擲地有聲，毫無拖泥帶水，一如他的電影。最深刻的道理，總是假以最簡單的語言。

「但這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洗禮，才能明白為何要這樣處理。商業電影為何而生？簡而言之，極之以觀眾的出發點為目的，電影一點都不需要你的存在，你只是將觀眾喜歡的全部呈現出來，觀眾不喜歡的，就全部剪掉，務求令電影越來越好。而在拍藝術電影時，則要絕對主觀、固執，作為一個清晰的創作者，若無法在電影中達到自己的極限，這樣的電影不能稱之為藝術電影，中間無任何妥協。一個極之為他人，一個極之為自我。」看似矛盾，但在電影這一行摸爬滾打幾十年的杜琪峰，已深諳此中之道，無論是為投資商拍攝的商業電影，或是實現自我想法的杜式電影，杜琪峰都不會讓影迷失望，他實在是一個太清楚自己想法的人，自如地遊走在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間。

杜琪峰拍攝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在他的很多電影中，我們隱約可以見到與第一部電影之間若有還無的關聯，仿佛人出生時的胎記。「早期時，自己能夠發揮或表達的想法，是一個人作品生命的起源。有時這種起源可能會完全改變，如一個人遭受重大變故時，會發生很大變化。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50多歲時曾經自殺過，之後他對於生命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之後他的電影就出現了另外一種態度。人生要經歷重大變幻，才會重新組織腦海中的東西。若在正常的情形之下，要改變自己出世之後就

形成的既有的思維，比較困難。但是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變，並沒有一個定論。如果一路走下去，沒有太大的失誤，則沒有轉變的必要，所以我之後拍攝的電影，或多或少能看到第一部電影的痕跡，我並非刻意這樣去做，只是不知不覺，但其中必然有其原因，一定有跡可循。」

從現在開始，香港必須建立新的電影時代。近年來，杜琪峰一直是「鮮浪潮——國際短片展」的積極支持者，「我希望年輕一代的導演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主張獨立思想，不應隨波逐流。你不應該和某某相似，你只應該像你自己，同時要接受任何的電影思想，再從自己的思想中，無邊際地發揮，從而找出自己最強的那一點，在自己的電影世界中表達出來。」每個人都在尋找那個可以撬動地球的點，杜琪峰已經找到了，現在他更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擔起重任。「香港下一代的導演將誕生於電影學院。經歷過一個階段的斷層後，大家對畢業於電影學院的年輕導演寄予厚望，再過5到10年，在這一股新生力量中將出現香港電影的嶄新領導者」。

「與我們那個年代相比，現在的年輕人更加容易成為導演，而我們這一批還在拍電影的導演，對於新人都會盡力扶持。香港作為全中國電影創作最自由的一塊土地，未來十年，香港若再不抓住機會，培養出一些好的導演，香港電影業就真的沒救了。內地的教育水準較高，現在不少優秀的導演突圍而出，如賈樟柯、王小帥等都得到重量級國際影展的肯定，伴隨整個國家開放步伐的加快，香港不進則退。」

急需培養新秀 政府要有遠見

一路走來，對電影從最初的懵懂無知，到今時今日的收放自如、自成一格，杜琪峰並非一夜成名，他的成功經歷了漫長歲月的沉澱和磨礪，他又如何定義一個成功的導演？「作為一個導演，要對製片、執行有所認知，好的導演要懂得寫劇本，不會寫劇本的導演或單純技術型的導演，成就有限。導演的世界就是要尋找人生路上的共鳴。」他特別提到，年輕導演一定要踏踏實實、從低做起，即使是做場記或副導演，因為這樣才能鞏固日後執行上的認知能力；要給自己訂立目標，三五年內就要成為導演。因此，有志做導演的年輕人，要努力實踐理想，不應逃避、畏縮。

香港電影業的萎縮、低迷已非一日之事，究竟香港電影出路何在？「香港電影人紛紛進軍內地市場，都是看準了內地13億人口的市場，但在內地拍電影的投資、發行的成本都十分巨大。30年來，究竟有多少香港電影人，在內地拍電影能夠賺到錢呢？其實是少之又少。相反，如果製作成本較低，但質素很好的電影，在本土發行或以非傳統的歐美市場為目標，反而有盈利的機會，藝術成就感也更強。」



杜琪峰導演與採訪組留影

146

杜琪峰還告訴我們一個很有趣的事實，現在樂意投資拍電影的人比過去多很多，無論是香港或內地，都有不少企業家願意投資電影，有人要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有人希望發展一條龍式的娛樂事業。「但是，如果沒有好的劇本，則不要輕易投資。一部電影成功與否，最重要在於創作人才，所以，要注重挖掘人才的潛質。香港有些好電影，卻往往被人忽略，2009年拍攝的《音樂人生》，紀錄香港音樂天才黃家正的成長歷程，製作成本很低，但贏得很好的口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杜琪峰現為藝術發展局電影和傳媒藝術組主席，談到特區政府對香港電影業的支持是否足夠時，他笑言，目前政府給予電影界的支持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2007年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局來推動本港電影業的發展，並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3億元，資助電影製作，協助電影發展和港產片拓展外地市場。「政府對香港電影的確伸出了援手，但問題在於細節安排上的不足。雖然香港電影人紛紛到內地拍電影，但香港電影業發展成熟並擁有良好的條件，為何不能吸引內地電影，甚至周邊地區國家的電影公司來香港拍電影？他認為，為投資者提供十分專業的服務是香港的一大優勢，但香港在保

險、地產等相關行業的規管上並不及發達國家。所以，政府應想方設法創造好的環境，出產好的作品，做成好的生意。

政府對電影業略欠遠見，讓對香港電影業有着極度熱忱的杜琪峰十分惋惜，「政府缺乏長遠的策略，加之政務官不時的調動，容易令政策出現斷層。香港既然要打造成一個創意的城市，政府必須有使命感，要釐定清晰的計劃和遠景。這樣，政府對電影業的支持，才能獲得實質性的成效。」

2010年8月

147



148

徐小明，又名徐耀明，暱稱「小明哥」，香港著名電影電視導演及監製。曾任職麗的及亞洲電視、無綫電視、有線娛樂有限公司、有線衛星電視兼有線寬頻、驕陽電影及驕陽音樂等多間影視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專長於武打片，還曾推出唱片，多才多藝。

他執導的第一部武俠電影是與成龍、袁奎合作的《四皇后》。隨後，徐小明又執導了大量反映社會生活題材的影視作品，現代片《變色龍》、鄉土戲《大地恩情》等使其紅透東南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具民族英雄色彩的電視劇《大俠霍元甲》《陳真》《再向虎山行》《霍東閣》等，則是故事創作、編導演員、武術指導、監製、主唱一身挑，並掀起內地電視熱潮，在香港電視界被傳為佳話。

徐小明：愛國心民族情堅貞不渝

林璟陶 白潔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穿越歷史的洪流，承載了悠久的文明和民族的榮耀，今天在勃勃生機中煥發出耀眼的光彩。肩負着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使命的銀都，借《少林寺》的上映，在全世界刮起了中國功夫的旋風。自幼習武的徐小明，不但練就了一身真功夫，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更一早根植在他的心中。由銀都童星至今，在他的電影、歌聲中，把中華文化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閃爍出高尚的人格光芒。

歲月流逝，轉眼徐小明已在影視界打拼了 40 多年。他有機會當童星，是由鳳凰女一手安排，到他 13、14 歲時，徐小明加盟銀都前身「長鳳新」，從此與銀都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長鳳新」的童星時光，徐小明感到非常開心，而在成長過程中認識的這些朋友，對他的人生亦有很大的啟發。往事依稀，但他與「長鳳新」和銀都的感情卻歷久彌新。

149

自幼習武傳承中華民族精神

徐小明自幼習武，在電影中亦不忘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他說，中華武術的傳授不只是徒弟找師傅這般簡單，而是師傅尋找可以傳衣鉢的承繼人。徒弟視師傅如再生父母，師傅不僅傳授習武之道，更傳授做人之道，培養有道德、可信任的徒弟。

習武之人先要學習武術精神，學習最基本的做人準則：第一，家國有難，匹夫有責；第二，尊師重道、孝敬父母、兄弟和睦；第三，勦強扶弱。徐小明感嘆道，當代的年輕人精神空虛困乏，道德規範淪喪，故希望把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透過電影傳遞給年輕人，以期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徐小明從小就受到中華文化的薰陶，不單傳授武術，更以身言教。1986年，他和銀都再次結緣，在李連傑拍攝的《中華英雄》中擔任動作導演；在攝製後期，應傳奇與李連傑之邀，義助該影片出任導演，協助影片完成後段拍攝的收尾工作，但只講感情不談金錢，真正的情比金堅！再如銀都張鑫炎導演在福州拍攝《黃飛鴻》期間，突然心臟病發，需入院治療。尾段戲尚未完成，拍攝又不可停歇，張鑫炎的太太便急電徐小明，請他幫忙。徐小明二話不說，立即帶了攝影組的兄弟們飛赴福州，而他本人更是仗義相助、分毫不收，其手下則只收取友情薪金。如此，堅持大半個月，使《黃飛鴻》這部電影能順利煞科，助銀都渡過難關。他坦言，自己與銀都共同成長，情感實非金錢可以衡量。這種義不容辭、不圖回報、助人為樂的精神，正是中國傳統習武之人肝膽相照的最好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在徐小明的人格上大放異彩。

《少林寺》為劃時代傑作

銀都的一部《少林寺》掀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功夫的持久不衰的熱潮。《少林寺》的一舉成功，徐小明認為有三大因素：其一，天時地利人和，基於觀眾對少林寺的嚮往。如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都少不了少林寺這一武林背景，盡管香港的武俠片已拍得很成功，但沒有人在大螢幕上見過真正的少林寺，少林和武當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所以，張鑫炎導演拍了《少林寺》後，單是賣片名及賣實景拍攝已是電影賣座的最好保證。《少林寺》的上映，讓觀眾第一次親睹了少林寺的風貌，少林寺不再遙不可及，電影拉近了觀眾與少林寺的距離。其二，拍攝之時正值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內地已經開始與香港合作拍電影，武俠片的拍攝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大潮。其三，中國的武術亦呈現改革性的變化，冒出了一批頂尖的人物，少林寺人才輩出，李連傑、于海、于承惠全是武林高手。加上電影中與李連傑一齊亮相的一群青年運動員，個個都是全國武術冠軍級人物，朝氣蓬勃，令觀眾耳目一新。《少林寺》題材新穎，風格明快、場面氣勢磅礴，實在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傑作，不僅開創了香港和內地影視界的先河，更是內地的第一部武術電影，並影響了香港和內地武俠片的風格，延續了20多年，實為一個歷史性的紀錄。《少林寺》在內地受到熱捧的程度可謂是爆炸性，鋒芒甚至蓋過香港。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在東瀛刮起的中國功夫旋風更令大家振奮，因為

中國的電影要賣埠到日本市場確實不易，但這部電影當年僅以片花的形式便成功賣入日本市場，即電影沒有拍攝完畢已有市場。說到底，是題材令日本片商對該片信心十足。《少林寺》仍在拍攝階段，已有日本人組團到拍攝現場觀看，拍攝組走到哪里，那些日本人就跟到哪里，他們真的非常喜歡少林寺。《少林寺》率先開創了把中華傳統文化融入電影的新路線，並大舉成功，正是當年銀都大膽嘗試，勇於創新的成果。

唱《蘇小小》插曲掀起中國風

徐小明多才多藝，武術、粵曲、歌唱、編劇、導演、監制，不但駕馭自如，而且因為心中深藏的民族情懷，故自始至終都貫徹愛國的理念。他喜歡唱歌，曾經是當紅歌星，更因一首歌掀起過中國風的熱潮。他回憶道，「我讀英文中學，英文歌是當時的流行歌曲，讀書時喜歡背着吉他與同學一起唱民歌。到我正式當了歌手時突然醒悟，所有歌手都爭着唱西方音樂，甚至東洋風的歌曲，為何沒人唱中國式歌曲呢？即使我個人無能力去影響他人，但作為一個歌手，我能帶頭唱中國式的歌曲，最起碼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其時，他的唱片監制是一位西方女歌手，知道徐小明要唱中文歌時便大罵，「你知否這首歌會破壞了整個唱碟的風格？在成本方面，亦等於錄製兩張唱碟！」但徐小明心意已定，決心作出嘗試。樂隊伴奏成本太高，就改以古箏伴奏，幸運地得到音樂老師的大力支持，並義務為之伴奏，最終完成了《七弦琴》，圓了自己的夢想。這首歌更是新聯公司紅極一時的電影《蘇小小》的插曲，當時很多人都不敢唱中國歌，徐小明卻將之放在自己第一張唱片內，更因此成了熱播歌曲。唱片中 12 首歌，只有《七弦琴》這一首連續多個月榮登港台音樂的冠軍榜，紅遍香港，這的確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徐小明既演且導，還擔任監製，又從事過行政工作，在多重角色中，他並沒有特別喜歡哪一種，只要接受了，就會盡忠職守，全力做好。唯一讓他感到未盡全力的是唱歌，因為投放的時間最少。他也錄製過約 10 張專輯，奪得了五、六個金唱片獎，只是影視工作已佔滿了他所有空間，雖然對唱歌有興趣，但的確騰不出時間給唱歌了。他說，最對不起的就是唱歌。

後來，在一片商業電影的浪潮中，幾乎無人再拍愛國電影，但徐小明執導的電影，依然堅守自己的信念，默默地守護自己的良心責任。他的中國心不變，他的信念從無動搖過，並一直堅持到今天。

內地拍片被台灣封鎖6年

徐小明因為率先到內地取景拍攝電影，故被台灣當局封鎖。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與大陸的政治局勢處於十分敏感的時期，左右兩派壁壘分明。對於此段往事，他娓娓道來，「我自小已與『長鳳新』合作，所以，很熟悉他們的生活模式、工作節奏、處事方法、拍攝製作。1982年我當導演時，很嚮往回內地拍電影，我的第一部電影《木棉袈裟》就是在內地拍攝的。台灣當局知道後，其新聞局很有意見，我立即被台灣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中華旅行社的官員傳召，該名官員態度嚴厲，問我為什麼到內地拍戲？我回答說，我喜歡拍戲，回內地又不是犯罪。當時我被警告，如果不停止拍攝工作，將被台灣自由工會除名，不再是會員，不可到台灣。」聽了這些話，徐小明心里很不服氣，他只是拍自己喜歡的電影，作為一個導演為追求藝術的效果，到內地拍攝取景以達成願望，何罪之有？再者，當時內地商業電影剛剛興起，渴求香港動作片的導演協助他們發展，他能夠把自己多年的專業技術帶回內地，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而且當時內地的領導不斷邀請香港的年輕導演回去拍片，徐小明認為是自己拓展事業的大好時機，不應受到台灣的壓迫。因此，他堅決拒絕了台灣當局的要求。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第二天所有台灣報紙和親台的香港報紙，大字標題寫上「附匪影人徐小明」，「匪」的意思為共匪。對於如此無中生有的攻擊，實令徐小明啼笑皆非。

152 到《木棉袈裟》正式上映，叫座叫好，中華旅行社那名官員再次傳召他，假借向徐小明道喜，實則再次施以威脅。「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你向記者說，在內地拍攝期間受到委屈，工作不如意，我立刻給你發入台證。若你還不悔改，不單是你的電影不能進入台灣，連你的親人朋友也不能到台灣。」徐小明盯着他，義正詞嚴地說，「真對不起，我不會做這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內地拍電影很開心。」

徐小明立場堅定，堅持原則，寧願犧牲台灣市場也不會作出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他透露，當年的導演、演員，甚至是劇務人員，若非自由工會的會員，電影就不可在台灣發行。因為台灣市場的回報非常可觀，所以，幾乎90%的香港導演都簽了悔過書。當時只有兩位導演不肯簽悔過書，一位是徐小明十分敬重的李翰祥導演，另一位就是徐小明自己。

老牌電影公司應闢新路

直至1988年，徐小明才被台灣解封。台灣當局終於向徐小明發出邀請函，邀請他到台北為製作人介紹合拍電影的經驗。從不肯簽悔過書，被台灣封殺，再到被台灣當

局邀請訪台的整整6年中，徐小明始終不渝地堅持忠於國家、忠於自己的正義氣節，精神難能可貴。

有豐富的創作、製作經驗，又有多年電視營運經驗的徐小明認為，作為一間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必須具有獨特的性格。當年新藝城就開創出一系列有自己性格的影片，又如「邵氏出品必屬佳片」，觀眾對他們的電影有信心。邵氏一直在帶領潮流，如早期流行大型古裝片之時，邵氏便先人一步，請李翰祥拍攝《大軍閥》，隨後又請來楚原拍攝《72家房客》一系列輕鬆喜劇，牽領着整個市場。徐小明猶記得當年自己當明星之時，正值電影業市道最差之際，新聯的電影猶如一股清流，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新聯電影的題材非常好，時至今日，仍然保留着那個年代的精神。觀眾今天依然會看吳楚帆、白燕、張瑛主演，李晨風、吳回這些老前輩導演的電影，這些電影在保留商業性的同時，主題卻不失教育意義。由此可見，像銀都這類有60年基礎的電影公司，當務之急是要研究本身的風格，尋找自己的路向，開發性格型的電影，並多拍商業性及教育意義兼具的電影。

影視後繼無人值得反思

談到培養新人，徐小明認為必然且急迫，這猶如中國人傳宗接代的傳統，一個行業也是如此。如果沒想過栽培新人，到了後繼無人時，這個行業便會絕種。目前香港每年雖有不少新人出來，但能夠接班的屈指可數。一部《少林寺》捧出了一個李連杰，可說是挾天時地利人和騰空而出的，但他出道距今已經20多年，還是沒有接班人；又如李小龍去世幾十年了，也沒有第二個李小龍的出現。現在我們都不給新人機會，怎會有人才？談何誕生巨星？這就說明了香港人眼光不夠長遠。

153 環顧韓國、台灣的影視界，捧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偶像，但香港卻少之又少，這就是問題的癥結。當然，也與機制有關，韓國、台灣、日本的娛樂世界都趨向年輕化，電視台也非如香港般的壟斷式播放，沒有獨家合約，而是演出公司或藝人公司投放大量資源栽培人才，故擁有最紅的藝人。藝員可以亮相每家電視台，他們可以有很多出鏡率，宣傳力度加大了，知名度也就大大增強了。而香港電視台仍是沿用早期的壟斷式經營方式，電視行業缺乏競爭力，就演變成今天的僵局。如長此下去，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徐小明的肺腑之言耐人反省，香港影視界也應好好思考未來的發展路線。



許鞍華，著名女導演，祖籍遼寧鞍山，兩個月時跟隨父母遷居澳門，5歲來港定居。1972年獲香港大學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碩士學位，隨後赴倫敦電影學校攻讀電影課程。曾先後獲得四次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成為金像獎史上獲獎最多的導演；兩次在台灣電影金馬獎奪最佳導演等多個最佳導演獎項以及其它獎項不計其數。2008年9月榮獲第十九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女性導演。從影30餘年，她的電影兼顧商業創作與藝術表達，以關懷女性命運和社會現實著稱，代表作有《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半生緣》《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等。

許鞍華：電影為社會注正能量

林璟陶 白潔

由著名導演許鞍華執導的《桃姐》，於第六十八屆威尼斯電影節奪得最佳女演員一獎，為香港電影界爭得這得來不易的殊榮。《桃姐》聲勢如虹，先後又獲得3項重要國際獎項，包括意大利政府頒發的平等機會獎、天主教人道精神組織SIGNIS頒發的特別表揚獎、意大利權威電影組織頒發的La Navicella獎，捷報頻傳。在2012年4月的第三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桃姐》不負眾望地成為大贏家，一舉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等五大獎項，而許鞍華更憑這部影片，第四度奪得金像獎最佳導演獎，而最令人值得稱道的是，這是一部地道的港產電影。

《桃姐》頻頻獲獎，叫座叫好，最重要的是許鞍華堅持以一貫平實自然的手法講故事，帶出對老年社群的深刻關注，打動了評判和觀眾的心。《桃姐》情節真摯感人，帶領觀眾經歷生老病死的人生旅程。葉德嫻飾演的傳統中國家庭傭人桃姐，與劉德華飾演的少主Roger演繹了一段讓人動容的「特殊主僕情」，特別是病倒的桃姐在老人院和Roger發生的溫馨故事，賺人熱淚。

《桃姐》主僕情深 賺人熱淚

《桃姐》不僅為香港電影界帶來喜訊和希望，亦為香港社會帶來一股積極向上的

正能量，增添社會和諧氣氛。這部電影給予我們另一個層面的啟迪和反思，它告訴我們：關愛、尊重、平等是社會最珍貴的東西，這是一種人文精神，當前正是被許多人所忽視。人文精神、人道精神是普世價值，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故事之所以打動人心，正因為它充滿了這兩種精神。簡而言之，故事充滿了溫情，以許鞍華的話，促進了香港家庭和諧。

許鞍華是香港電影新浪潮旗手，在長達 30 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矢志不渝、奮鬥不止，是華語影壇獨樹一幟、成就卓著的女性作者。她在全面自我解剖電影生涯的著作《許鞍華說許鞍華》中說，「拍戲像癡迷的賭徒。我覺得我拍戲的心態有點像一個賭徒，而且是一直不肯離台那種。」許鞍華擅長女性題材，幾乎無人不知，但她最早涉足的卻是武俠電影，可能甚少有人知道。而這唯一的一次武俠歷練，成就了許鞍華與銀都 20 多年前的一段緣分。我們與許鞍華的面談，緣於銀都機構將出版慶祝成立 60 周年紀念特刊而安排的一次採訪。

最早拍武俠電影的女導演

每一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武俠夢，但這個夢非男人的專利。25 年前，江湖女兒許鞍華便深入內地，為銀都機構拍攝了脫胎於金庸著名武俠小說的《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兩部電影。若非許鞍華憶述，讀者一定無從知曉，《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原本是同一部電影，但因為故事太長，所以，開拍前決定分為上下兩集。完成拍攝後，老闆第一次看樣片，金庸也在場，當時兩部電影各為 2 小時，金庸曾極力主張將兩部的精彩片斷匯攏，剪輯為一部兩個半小時的電影，老闆便讓許鞍華操刀，「我剪輯了一個片長約 2 小時 45 分鐘的版本，然後就停了，因為餘下的部分我不知如何剪輯下去，我便提議找別人來剪輯，後來好像是由戲院接手，最終仍然以兩部電影的方式上映。」現在回想起來，許鞍華也承認當初應該將上下兩集濃縮為一部電影上映，因為上下集

的電影，在發行時相對會比較困難，觀眾看了前半部會覺得故事尚未完結，如果不曾看過前半部的觀眾，亦不會看後半部。因此，此類長片是電影發行的大忌。

不過，時隔 25 年，許鞍華對《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的拍攝過程仍然記憶猶新，「首先在江南取景，主要是杭州、揚州以及蘇州，3 個月後去了新疆，在新疆差不多拍了 4 個月，之後去了南山，緊接着是吐魯藩，在富蘊取景最多。因為很多因素拖慢了拍攝，當時差點無法離開新疆，如果過了 10 月份，新疆的天氣會十分寒冷。我們抓緊時間，在天氣變冷之前轉景，來到黃河邊上的山西，差不多 1 個月後，再北上承德、東北拍了 1 個月，最後在天津的清真寺拍完全劇，合共拍了 10 個月。」為了再現虛構小說中

的真實，那一年，許鞍華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取景，在天馬行空的新式武俠片風行之時，許鞍華卻另闢蹊徑，選擇相對寫實的拍攝手法，將大漠落日、黃沙孤煙拍得波瀾壯闊、氣勢恢弘。

回想起當年在內地拍片的經歷，性格爽朗的許鞍華並不覺得十分辛苦，「無論去什麼地方拍武俠片，都會很艱苦，不過當時拍武俠片，需要一些高位來吊鋼纜或鋼絲，或在荒山野嶺用起重機、吊機這些重型機器，有些不便，拍攝時亦相當困難。」

許鞍華不辭勞苦，走遍大江南北，完成自己的武俠夢，「但現在明白，這樣拍電影很不切實際，當時自己經驗不足，有很多場景不一定要去實地取景，如拍西湖燈會，遠景可以去西湖，但不必在西湖水面拍夜景，打燈十分艱難。自己辛苦，工作人員也辛苦。又如拍黃河，不必親自來到黃河邊，可以是北京附近的一條河流，通過打燈，或補外景，或拍攝遠景的方式，一樣可以達到想要的效果，但當年我堅持一定要這樣拍。」許鞍華的執着，外人看來，或許已幾近偏執，甚至會被認為傻氣，但當年銀都卻給予了許鞍華最大的支持和拍攝的自由，這對於一位年輕的而敢於嘗試的導演，已是無可估量的財富。

和銀都之間的這段緣分，在許鞍華的記憶中仍然十分溫馨，「可能因為銀都有別於其他商業性的電影公司，當年和銀都的工作人員合作，感覺分外親切，和老闆見面時也會舒服很多，不會像其它商業機構那樣，這是銀都予人感覺不一樣之處。據我所知，大概是我拍《書劍恩仇錄》的那段時間，銀都已經開始支持很多獨立製片的電影，如關錦鵬的《人在紐約》、劉國昌的《童黨》等，並拍了很多反映當時社會現狀的寫實片或在當時比較前衛的、藝術性的電影。」

談到銀都未來的發展方向，許鞍華自然而然地提到發展勢頭強勁的內地電影市場。目前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日臻紅火，而銀都又具有在內地拍電影的豐富經驗，在「長鳳新」時代，幾乎無人到內地拍電影，但當時銀都已經在內蒙古拍攝了《金鷹》，隨後又拍了《雲海玉弓緣》《白髮魔女傳》等很多大製作的經典武俠電影，這些電影隨後更打入了國際市場。現在銀都製作的電影，既有大投入的製作，又有小成本的製作，在國際電影市場中也更為活躍。

拍電影這條路，許鞍華是回不了頭的，而她所拍及想拍的都是都是探討人性、關心社會的題材，更令人可敬的是她特別關注社會弱勢社群，不斷為社會帶來和諧關愛的動力。而從她的作品中，正體現了她的人文價值觀。

2011 年 8 月採訪、2012 年 7 月整理



158

羅啟銳，香港著名導演及編劇，拍攝多部香港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包括《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話》《七小福》《八兩金》《我愛扭紋柴》《宋家皇朝》《玻璃之城》《北京樂與怒》《歲月神偷》等，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作品多滲透濃厚的香港本土情懷，題材涉獵廣泛，穿越古今，以樸實的情懷表達華人社會對愛情、親情、友情的態度。2009年的《歲月神偷》一舉獲得柏林影展的水晶熊獎，風靡全球，1988年的《七小福》更包攬香港電影金像獎和台灣金馬獎的多個獎項。

羅啟銳：電影重塑美好歷史

林璟陶 白潔

題記：

聖經說，羅德一家背對着正在毀滅的城市逃跑，不能回頭，羅德的妻子忍不住轉過頭去，立刻變成了石柱，永遠立在那里。她情願變成石柱，也要轉頭看一眼，面對正在消亡的城市，成為城市變幻的記錄者。現實中，也有這樣執着的記錄者，當人們都在拼命向前奔跑時，他們放慢腳步回過頭去，看一看被遺忘的時間和空間。

159

有人每逢周末會去同一家茶樓飲一壺普洱，有人每天清晨會在同一個報攤買一份報紙，而拍電影幾十年的羅啟銳，最執着的是他鏡頭下的那些 The Good Old Day（美好往日）。

過往的光影生涯中，羅啟銳既是導演，又是編劇，更是製片人，電影是他的生活，是他的記憶，是他對生活的表達方式。2009年，由他執導的《歲月神偷》榮獲柏林影展的水晶熊獎，險被拆遷的永利街也因電影的大獲成功而被保留下來，一部講述平凡香港人生活的電影為何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和社會反響？



羅啟銳與張婉婷是名符其實的電影事業黃金拍檔

拍電影的真摯之心

160

「故事首先要打動自己，才能打動觀眾」，羅啟銳一直強調劇本的重要性。「一部電影的成敗，劇本佔了很大部分。新電影上映，觀眾十之八九首先會問，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而不會問攝影是否漂亮、燈光是否炫目？因為大家在潛意識中都認為，看電影首先是為了看一個好故事。」這部電影源於羅啟銳童年的回憶，「電影中人物的很多對白和生活的場景都曾真實存在過、發生過，人物之間的感情是真情流露，真實感情的確能打動觀眾，電影中的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甚至引起很多外國觀眾的共鳴。」不論在香港、內地或柏林，《歲月神偷》都曾感動當地無數的觀眾，真實的感情沒有國界之分。

「每一個故事、每一部電影我都希望表達一種精神，不過我會用一種娛樂的表達方式。因為拍電影需要很多資金，所以需要包裝，要有娛樂性，才能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但背後總會有一些我想表達的意思。」《歲月神偷》中的香港，時值上世紀 60 年代，香港人生活還十分困苦，但電影中的每個平凡角色身上都有閃爍着人性的光芒，「當時街坊之間關係都很密切，我記得小時候，即使回家後家中無人，也不用擔心，可以先去鄰居家，現在的孩子們無法體會這種感情，我希望用電影重現當時人與人之間的

情感。」

時間一去不能複刻，但時光的背影卻隨着一個個鏡頭慢慢轉身。羅啟銳曾經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歲月神偷》是以他的童年為藍本，戲中的羅進二就像是他的童年的影子，電影中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彷彿是黑白與彩色的過渡，生活雖然艱辛卻充滿溫暖的幸福，整部電影籠罩在一種似夢似幻、若隱若顯的光暈之中，電影完結，觀眾悵然有所失、又有所悟，樸素真摯的情感總是最動人心魄，「默默向上游」的香港精神從未離去。

電影是歷史文化的記錄

相對於視覺藝術而言，電影在某種意義上更像是一種文化印記，電影是一個表演者，同時又是一個記錄者，通過對聲音和影像的捕捉，忠實地記錄着這個城市、城市中的人、城市與人之間關係的變遷。

「很多人未必去過紐約，但從很多描繪紐約的電影中，可以清楚了解紐約的風貌，知道自由女神像，知道曾經的雙子塔，甚至有人能清楚地講述出紐約的市內交通，電影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並能帶動一個地區的旅遊業。小樽是日本北海道的一個港口城市，因為導演岩井俊二拍攝的電影《情書》，當地的旅遊業突然就蓬勃起來，這就是電影所起的作用。電影本身就是文化，也是對文化、對歷史的推廣和保留，這一切都超出了電影本身的功能。」因為《歲月神偷》，永利街儼然成為海內外遊客追尋老香港印記的朝聖之地，羅啟銳笑着說，電影上映後，有一次再經過皇后大道中的一個水果攤檔，攤主告訴他，每天幾乎都有幾十人詢問怎樣去永利街，攤檔的生意因此也好了許多。

161

由於《歲月神偷》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 60 年代，拍攝之初羅啟銳想在香港找一條舊街道以還原當初的香港風貌，最終找到了即將被拆遷的永利街，而且已被拆得只剩下幾幢而已。羅啟銳也沒有預料到，最終永利街能「逃過一劫」得以保留。「當時已經準備去廣州拍攝，但心中始終感覺遺憾，一部講述香港的電影，卻無法在香港拍攝，感覺很奇怪，幸好能找到永利街。但日後如果再拍懷舊電影，就真不知道該去哪里，總不能再去永利街拍吧。」羅啟銳是一個十分念舊之人，他希望政府能保留一切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是的，舊建築雕刻着城市的年輪，豐盈着城市的記憶，積澱着城市的底蘊，與城市中的人息息相關，是滋養城市生長的湯水。而電影這隻眼睛，則是文化和歷史的載體，「因為電影具有保護文化、承載歷史的作用，所以政府應該支持電影業的發展，支持

本地製作、本地拍攝，這本身就是對文化遺產的保留。」

香港電影定能走出新輝煌

談到政府對電影業的支持，羅啟銳提及藝術發展局的資助，《歲月神偷》亦是在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拍攝完成。「現在此類的資助多了起來，資助的比例和金額都有所增加，情況比以前好很多，而且藝術發展局也努力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舉行電影周，推廣香港電影。」同時，羅啟銳也談到藝術發展局存在的一個問題，「領導這個班子的人馬是政務官出身，雖然他們很有心，但並不是很了解電影，不是很知道應該怎樣做，我們建議應該更多地啟用行內人或是具體活動的組織者。而且政務官兩三年就會更換一批新人，影響政策的長期性和持續性。」

為了打開更為廣闊的內地市場，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這種情況無可厚非，香港的電影工作者也是中國人，與內地的溝通比想像中容易得多，比一個英國或西班牙的導演到內地拍電影會容易很多；而合拍之餘，要保持香港電影的特色，這樣不僅拓展了內地電影市場，而且保持了香港電影的風格，這才是最好的合拍模式。其實，前幾年內地很多賣座的電影，都是香港導演拍攝的。」

談到保持香港電影特色有難度，羅啟銳說，「這是我們香港電影人的使命。首先要對香港的整體情況有較深入的認識，香港人的特色、香港的風土人情、香港的歷史背景及香港的內在結構。比如，要拍攝一個在上海生活的香港人，也必須了解香港人的思考方式、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與上海人思考方式、生活習慣之間的不同，甚至是矛盾，找到了戲劇上的衝突，這樣拍出來才會好看。」

羅啟銳並不認為香港電影會一蹶不振，正確來說是處於轉型時期，而且香港電影也並非第一次出現低潮，過往也曾出現過一兩次這樣的低潮，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幾乎是國語片的天下，粵語片市場盡失，直到楚原拍攝《七十二家房客》才重新開始拍攝粵語片。「所以現在的low潮也不用太過憂慮，無論是北上拍攝合拍片或是繼續堅持香港特色的電影，一定可以渡過這個難關，到時的市場一定更為廣闊！」

2011年8月採訪 2012年7月整理



羅啟銳導演的電影《歲月神偷》



164

洪祖星，香港資深電影人，現任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主席，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狄龍國際電影有限公司負責人。從事影業近 40 年，曾經擔任過金像獎主席，為香港金像獎的騰飛立下赫赫戰功。2005 年獲授香港特區政府銅紫荊星章。

洪祖星：合拍片是趨勢 只有中國明星

林環陶 白潔

165

電影的發展，不僅僅是由黑白到彩色，從默片到有聲，電影發行方式的種種變遷，亦可以窺見香港電影發展興衰起伏的脈絡，或許更可另覓途徑，從中探索出香港電影的未來之路。

洪祖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投身電影發行業，在電影發行這一行摸爬滾打幾十年，迄今已發行超過 800 部電影，經歷了香港電影業的興衰起落，香港人對電影喜惡的轉變，他可謂體會至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香港電影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香港人熱衷進戲院看電影，影迷對有口碑的電影可追看 4、5 次，只是當年的狂熱如今已難以復見。每一個愛香港電影的人，都會無不嚮往又不無奈何地回憶起那段香港電影的光輝歲月，洪祖星亦不例外，但緬懷之外，作為一個職業電影發行人，他更能從中體察到變化之外的契機。

「香港人對電影的口味每個時代都在變化」，對香港電影發行的熟稔，令洪祖星對此中變化了然於心。上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歐洲電影比美國電影更受歡迎，原因是相比之下，歐洲電影更為商業化，不少搞笑片、動作片甚至牛仔片都超越了當時的美國電影，因此，歐洲電影在香港的票房一直都超越美國電影。到了後期，美國電影改變了製作方向，轉向拍大製作、高科技的電影，這些影片的成

本巨大，非歐洲電影製作所能企及，而觀眾對高科技電影又感到很新鮮，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人紛紛轉看美國的高科技、特技電影，而且當時美國政府還大力資助電影界開拓全球市場，有計劃地進軍全球電影市場，即所謂的美國「文化大侵略」，當年幾乎攻佔了歐洲、日本、東南亞市場。在這種衝擊下，香港本地的電影製作開始慢慢衰落。

轉投大中華電影乃香港電影出路

香港電影製作人一直在苦苦支撐着，但也難挽頹勢，電影業一蹶不振。最近10年，香港製作的電影從高峰期的每年100至200部下降到現時的不足70部。一直到近兩三年，內地開放了市場，允許香港和內地合拍電影，香港電影業開始得到內地龐大市場的支持，加上香港政府對電影業的關心支持，香港電影才開始走出谷底。2009年香港製作的電影總數約為50部，2010年應為70多部。「有內地龐大的市場作後盾，相信未來10年香港電影業的勢頭向好，尤其是與內地的合拍片。」洪祖星言之鑿鑿，合拍片代替「香港製造」仿佛已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北望神州，香港電影準備好了嗎？

「10年前我就預言，以後的香港電影並非純粹意義上的香港電影，應該稱為大中華電影。內地和香港合拍的影片，應該稱之大中華電影，因為香港本身沒有可能獨立拍一些大製作的大影片。」洪祖星的預言，正是現在香港電影的現狀。洪祖星坦言，目前純粹由香港製作的電影規模較小，每年應不超過10部，大製作的影片必定是和內地的合拍片，這是100%的事實，將來不會再區分香港明星或內地明星，彼此合作多了，宣傳多了，面對觀眾多了，以後只會統稱為「中國明星」。

好的文化、好的電影對一間公司，乃至一個國家或地區，影響力都不可估量。內地的電影市場雖然剛剛起步，但發展勢頭很好，國家也愈來愈重視文化，推出很多利好發展的文化政策，這對電影業而言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洪祖星以中國和美國目前的票房收入，來分析中國電影業蓬勃的發展勢頭，「美國電影業一年的票房收入達到800億港元，2010年內地的票房收入約為80億人民幣，雖然與美國還相差近10倍，但美國只有2億多的人口，內地卻是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再加之現時內地的經濟增長速度已躍居全球第一，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看電影的人也會隨之大增，屆時中國的電影票房不但將與美國等量齊觀，甚至會超越美國，市場前景非常樂觀。」他稱，當前，香港本土電影難以負擔規模龐大的製作，故香港電影人要把目標市場轉向內地。

長春電影節打響了名堂

不同的城市折射出不同的顏色，因為電影，香港擁有了不一般的夢幻和七彩，而其中最絢麗的一筆非「金像獎」莫屬。提起「金像獎」，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洪祖星和「金像獎」之間的一段淵源。洪祖星曾連續擔任第十一屆至十四屆金像獎的主席和第十五屆的副主席，當時可謂是臨危受命，「『金像獎』到了第七屆就幾乎辦不下去，原因是走錯了路向，後來『金像獎』找到了香港電影協會，當時我是影協的主席，便接手來做。」

洪祖星借鑒美國奧斯卡頒獎禮的模式，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首先將評選的目標集中在大製作、商業價值高的影片中；其次，打破傳統、尋找贊助，讓電視台轉播頒獎典禮，而轉播的費用亦通過贊助來平衡。這些徹底改變之前評審標準的舉措，難免招致各樣非議，但洪祖星有一股子捨我其誰的豪氣，他將「金像獎」從一個幾乎無人想要的燙手山芋，重新包裝、改頭換面。在洪祖星擔任主席的5年間，「金像獎」從初時沒有電視台轉播，轉變為電視台競爭轉播；從沒有明星捧場，到日後的大明星紛至沓來；得獎電影從觀眾寥寥、甚至從未在戲院上映過，到商業價值巨大的大製作電影，「金像獎」這只鳳凰浴火重生。

「金像獎」逐步走向成熟，越來越多的人樂意參與其中，此時香港影業協會卻功成身退，毫不吝嗇將「金像獎」交給全香港，與導演協會、特技燈光協會、戲院商會等一起組成「香港金像獎有限公司」，共同推動香港電影金像獎向前發展。「我斗膽說一句，香港金像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能在內地和東南亞吸引這麼多人的注意，並吸引這麼多人參與其中，香港影協的所有員工和會員功不可沒！」洪祖星的話擲地有聲。

洪祖星和香港影業協會為金像獎實現了華麗的轉身，另一邊他亦一早將視線投向風起雲湧的內地電影市場。2010年內地電影市場票房首次超過100億人民幣，達101.72億人民幣，與此同時內地三大電影節：金雞百花電影節、長春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亦開始吸引越來越多人的注意力。

長春電影製片廠是中國的第一個電影製片廠，出品了很多著名的電影，有「中國荷里活」和「中國電影搖籃」之稱。2010年洪祖星受長春國際電影節之邀，擔任評委，成為13位評為中唯一一位來自香港的評審。「香港有5部電影參與，摘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攝影、最佳女配角和最佳評判大獎，香港電影在長春電影節捧走這麼多獎項，是中國開放電影市場以來的第一次。」言語之間可以感受到洪祖星的無比自豪。

在目前的三大電影節中，長春國際電影節意義深遠。長春國際電影節並非單純由長春市主辦，而是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吉林省政府、長春市政府三方面鼎力合辦，無論是規模或受重視的程度，都可稱之為是中國最具吸引力、最有意義的電影節。2010年長春國際電影節迎來她的10歲生日。

大家都知道，解放後六十年代，中國第一個電影製片廠就是長春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在解放後的中國電影市場是最有名氣的，小時候看朝鮮戰爭這類電影大多是長春電影廠拍攝的，很多具有名氣的電影都是長春電影出品的，有人以中國荷里活和中國電影搖籃形容長春電影製片廠，不無道理。在中國三大電影節中，無論是規模和意義，長春電影節應排在第一位。「金雞」雖說是國家級的電影節，但是其選片的準則與長春電影節略有差別。長春電影節選片的標準是規模較大、有商業性、參考美國奧斯卡的選片方法，商業性和藝術性並重。一個電影節辦得好，一定要帶有商業性、有票房、有觀眾的影片得獎。譬如說，20多年前，美國奧斯卡的得獎片在香港的票房都很差，堪稱票房毒藥，因當時其評選的標準側重藝術性，沒有商業性。他說，一部有100萬人和一部只有1,000人走進戲院觀看的電影，兩部電影哪一部是好片？而當時經常是只有千多人觀看的影片被選出來，百多萬人看的片卻沒有被選到。後來，美國奧斯卡開始轉變評選方法，每年都用大片、大製作，如《鐵達尼號》和《魔戒》，奪得最佳電影，完全是大製作的吸引力。正因如此，奧斯卡才能夠辦得這麼成功，全球電視台一起轉播，幾億人同時觀賞。

內地香港應聯辦金像獎

洪祖星表示，香港金像獎未來可與內地的金雞、長春、上海電影節看齊。以前金雞百花沒有香港電影參與，現已開放予香港電影參選。不久之前，香港有5部電影參與，奪得5個大獎，是中國開放電影市場這麼多年來的第一次。長遠而言，內地和香港的四大電影節將會越來越受注目。洪祖星希望中國內地和香港能聯合舉辦電影金像獎，一年一次或兩年一次，甚至是加上台灣，兩岸三地合辦一個電影金像獎。他相信這將是今後的一個發展方向。

提到政府對電影界的支持，洪祖星說，這兩三年來，特區政府對電影界提出的意見是相當重視的。我們經常能看見特首、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局長參與首映禮，而政策上也為香港電影進軍內地市場開了綠燈，透過CEPA（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香港政府作了大量工作。香港電影發展局撥款3億元支持香港電影。好的政策不一定要政府掏錢，只要政策對行業予以支持、重視，該行業便有發展的前途。這兩年來，

香港電影走出低潮，這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很有關係。在2010年施政報告的諮詢期，特區政府邀請他代表業界提出意見。他強調，有好的政策便行，政府不一定要拿錢出來，但要求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溝通，向香港開放發行市場，一些合拍電影或直接在內地成立的公司所拍的電影，通過電檢後便可在內地發行，這是發行公司期望的目標。

期盼內地開放發行市場

他解釋說，現在內地市場對發行還未完全開放，如果在內地設立一間公司，買歐美片到內地發行，還是要通過中影。不過，內地已在加速改革制度，還有CEPA的支持，盼望內地發行市場在三年內能開放予香港公司參與。倘若內地開放了發行市場，這對香港電影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第一，純粹港方投資的獨立製作公司所拍的電影數量將會增多；第二，香港公司如果在內地做發行，不只發行公司賺錢，還能帶動香港電影的蓬勃，因為發行公司可能會把賺的錢投資到香港製作的電影，再到內地發行，這樣整個香港電影事業就能持續發展，這是最為關鍵的。

2010年8月



170

何威，1966 年出生於北京，1992 於廣州暨南大學修畢醫學專業後，1995 年前往德國格萊弗斯瓦爾大學，進修一年德語語言，繼而於 1996 至 2000 年，在德國帕騷大學專修藝術教育專業。現任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工作者聯合會（香港）秘書長等。著有《江南回憶》攝影散文集、電影《明媚時光》聯合編劇（2009 年 4 月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並獲邀參展 7 月德國慕尼黑歐洲電影節）。

何威喜歡攝影，2004 年 5 月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世界華人攝影學會精品展、2005 年 12 月於奧地利林茨藝術教育學院舉辦「江南回憶」個人攝影展、2008 年 2 月於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舉辦「雙城記 x 2」個人攝影展。

何威：營造生存環境拯救電影業

白潔

燈光慢慢暗淡，繼而轉為漆黑，又再次閃爍起來，身體隱藏於椅背之中，在那 120 分鐘里，你做過怎樣的夢？

映照在維多利亞港那五光十色的燈火之下，電影又曾經為香港製造出怎樣的夢境？約了何威，在上環的一家咖啡館，談香港電影。

171

電影一個巨大的造夢機器

何威，香港影評人協會的會長，在留學德國期間，因為畫家 Caspar David Friedrich，而棄醫從藝；後又因為一部電影，開始了他影評人的生涯。「2003 年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引來無數評論，電影好壞見仁見智，但當時的一些影評，卻沒有反映出導演的真正用意，看過之後覺得心中有話不吐不快，索性開始自己寫。」談到香港電影，話題總離不開近年港產片的興衰起伏，或許每一個熱愛香港電影，或是看着香港電影長大的人，都會有如噎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

數字客觀，卻總是冷冰冰，毫無情面地擺在你的面前，不能回避。「港產片從高峰時期的每年 300 部下降到現在的 50 部左右，但亞洲區內，如韓國、日本、泰國及內地的電影卻在迅速崛起之中，香港電影已經失去了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市場，香港本



170

何威，1966年出生於北京，1992於廣州暨南大學修畢醫學專業後，1995年前往德國格萊弗斯瓦爾大學，進修一年德語語言，繼而於1996至2000年，在德國帕騷大學專修藝術教育專業。現任香港影評人協會會長、中國廣播電視工作者聯合會（香港）秘書長等。著有《江南回憶》攝影散文集、電影《明媚時光》聯合編劇（2009年4月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並獲邀參展7月德國慕尼黑歐洲電影節）。

何威喜歡攝影，2004年5月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世界華人攝影學會精品展、2005年12月於奧地利林茨藝術教育學院舉辦「江南回憶」個人攝影展、2008年2月於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舉辦「雙城記x2」個人攝影展。

何威：營造生存環境拯救電影業

白潔

燈光慢慢暗淡，繼而轉為漆黑，又再次閃爍起來，身體隱藏於椅背之中，在那120分鐘里，你做過怎樣的夢？

映照在維多利亞港那五光十色的燈火之下，電影又曾經為香港製造出怎樣的夢境？約了何威，在上環的一家咖啡館，談香港電影。

171

電影一個巨大的造夢機器

何威，香港影評人協會的會長，在留學德國期間，因為畫家 Caspar David Friedrich，而棄醫從藝；後又因為一部電影，開始了他影評人的生涯。「2003年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引來無數評論，電影好壞見仁見智，但當時的一些影評，卻沒有反映出導演的真正用意，看過之後覺得心中有話不吐不快，索性開始自己寫。」談到香港電影，話題總離不開近年港產片的興衰起伏，或許每一個熱愛香港電影，或是看着香港電影長大的人，都會有如噎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

數字客觀，卻總是冷冰冰，毫無情面地擺在你的面前，不能回避。「港產片從高峰時期的每年300部下降到現在的50部左右，但亞洲區內，如韓國、日本、泰國及內地的電影卻在迅速崛起之中，香港電影已經失去了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市場，香港本

身的市場又太小。」這是事實，與1980年到1993年時相比，香港電影的大半江山已經盡失。

香港市場太小，若港產片只限於香港上映，一定無法收回成本，所以很多香港電影人將眼光投向內地。「合拍片應運而生，北上拍電影，希望能搶佔內地的市場，但進入內地市場也並非如此容易。很多人認為是內地審批制度嚴格的問題，但與業界了解之後才知道，內地在審批上已十分寬鬆；而且香港和內地之間簽訂了CEPA（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不會將合拍片看作是進口電影。」

合拍片為何無法拯救香港電影走出谷底？

「目前內地的電影市場，只是部分開放，而開放的這部分市場，又被荷里活的電影搶佔一空。雖然內地官方稱，一般院線一年進口電影的數量為12至20部，但目前的內地影院基本都是半官方或私營影院，出於利益考慮，一般的戲院都會選擇上映荷里活的電影，最終一年可能只餘4個名額，內地自己的電影想要上映，本身已是很大問題，更何況是合拍片。」何威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一些大的電影公司，才有能力進入內地拍電影，同時為了海外市場考慮，會選擇加入一些韓國、日本等國的明星；而這樣的製作的確也只有大公司才能完成，面對巨大的內地市場，香港小電影公司還是只能望門興嘆。」

「合拍片面對另外的一個尷尬，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看了現時的合拍片，都感覺已非自己心目中的港產片了。港產片曾經十分吸引觀眾的特色已經盡失，兩邊都不討好，兩邊觀眾都保不住。」合拍片這塊看似十分誘人的大蛋糕，始終無法拯救香港電影。

172

電影教育影響市場

「香港電影工業猶如一個服裝樣板店，出售一些零碎、不完整的創意，他既不同於一般服裝店完全照抄他人，但實際上創意十分之少，不能和名牌店相比，缺少完整的創意模式。」何威提到了近年來，政府、民間都不斷提及的創意產業。

「香港電影業需要將這些零散的創意整合起來，了解創意的原意、出自何處，這涉及到文化，但在香港，文化被置於最不受重視的位置。」政府一再提及香港要發展創意產業，連年的施政報告都有提及，但如何發展創意產業？何威指出了核心問題所在，就是被忽略的文化。「在香港，電影是一個娛樂工業，而非真正的藝術創意產業。而香港忽略的是，電影首先應該是藝術創作，其次才是一個商品。」

面對這樣的困境，誰來出手相救？

「政府是否需要出手輔助電影業，見仁見智。很多國家，如歐洲的法國、德國，亞洲的韓國、中國等，政府均支持電影工業的發展。政府不能完全不理會，電影作為一項文化藝術工業，一定需要政府的支持，只是支持方式各不相同。但直接給錢，是最差的一種支持方式。」

政府何去何從？在香港，不僅僅是電影業這一個行業存在這樣的疑問。「政府應該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電影工業生存下去。投資電影是一種風險投資，政府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來冒這個風險。最為重要的是營造讓文化藝術工業得以生存的環境，若完全是市場為主導的環境，這樣的政府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電影教育也是重要的因素，現時香港雖然已提供電影、藝術等教育，但很長一段時間，香港都缺失了這方面的教育，失去了培養觀眾的機會。很多時候都是電影公司在做這方面工作，如百老匯電影中心等，培養自己的觀眾群。這樣的工作其實應該由政府進行，但香港教育同樣面對過於功利這個問題。從政府到市場，均抱着功利的心態，家長也無可避免，這又涉及到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了。」從電影到教育，再到整個香港，功利主義的盛行，窒息的不僅僅是香港的電影業。

何威旅居歐洲多年，「歐洲的教育並非無市場化，但市場之餘，政府會進行控制。通過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及政府三方面的力量來左右市場，維持市場在正常的、非完全功利化的狀態下發展。穩定的教育制度影響市場，而香港則是市場變化深刻影響教育制度，所以香港的教育制度總是變來變去，朝令夕改。」

提到政府介入，香港人總會談虎色變。「政府不能介入，這只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一種謬論，否則政府還有什麼存在價值？政府一定要做事，而非被別人批評幾句，就畏首畏尾，什麼都不做，這個問題再一次顯示出政府管治水平的高低。」何威大笑起來。「香港政府沒有自信！」

173

拍紀錄片也是出路

香港電影從上世紀初的呀呀學步，一步一步走到1970年至1993年的黃金年代，再到1997年至今的徘徊不前，曾享有「東方好萊塢」盛譽的香港電影，難道真的步入了遲暮之年。曾經給予香港人、華語電影界，乃至世界電影無數驚喜的香港電影何去何從？

「香港電影並非無路可走。對一些有能力的大片商，要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與內地合作，拍好電影。這樣的合作，不僅僅只是着眼於內地市場，而要有國際眼光。文化拓展的能力，與經濟拓展的能力相關，中國的實力與日俱增，與過往在國際上的地



何威作品在澳門國際電視節中奪獎

位完全不同，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國，文化是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而文化拓展的最好方式則是電影。」

合拍片不是香港電影唯一的救命稻草，但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香港電影人要抓住機會。何威的話語中透出一些無奈，但並非放棄。

「香港現在有很多的獨立電影人，拍攝了很多獨立電影，來填補香港商業片的空白。香港電影業可以發展獨立電影的力量。」何威提出另外一條道路。「問題在於沒有發行商支持本地獨立電影的發行。其實獨立電影的成本較低，對發行商而言是一個好的機會，若發行得好，有機會賺錢，所以獨立電影在香港有生存的空間。」問題又出現了，香港的發行商是否發現了這樣的機會？獨立電影無法請到大明星、好導演參與，「但獨立電影的優勢在於，不用考慮商業運作，可以拍出更好的主題和內容。」

174

「除了獨立電影，香港紀錄片也是一條出路，香港的電影市場實在太單調了，全部都是商業片。紀錄片有自己的優勢，成本低、技術上的要求也較低，但現在香港拍紀錄片的導演的眼界不夠寬闊，我看過兩次香港紀錄片展，題材太過政治化。紀錄片不應該局限於某一話題，或希望告訴觀眾一個結果。紀錄片並非關注對與錯，而是要給觀眾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說到紀錄片，澳門特區政府對文化藝術，尤其是拍攝紀錄片的支持，是香港政府望塵莫及的。

給觀眾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或許香港電影業也需要一個另外思考的角度。無論是怎樣的一條路，看起來都荊棘滿途，甚至機會渺茫。從1909年，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老闆美國人賈傑門·布拉斯基在香港拍攝默片諧劇《偷燒鴨》，香港電影百年史由此拉開大幕，100年過去，2009年香港電影踏入第一百個年頭。香港電影寄託着太多人的夢想，我們都期待着她那華麗轉身之後綻放的耀眼光芒。

維港依舊，香港依舊，心里有一個夢，安睡一晚。

2009年7月



The stage is a small world, life is a big stage.

舞台是個小世界，人生是座大舞台。



176

陳啟權，美國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戲劇碩士。1989年起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1995年擔任導演系及編劇系主任，並為2007年開辦之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作課程統籌，2008年3月出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於1991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1994年獲「劇協十年成就獎」。其原創、翻譯及改編之劇本達50多個，《香港心連心》曾於英國御前演出，《女媧》曾於法國巡迴演出，並於1992年獲香港傑出創作劇冠軍，《情危生命線》獲1995年最佳劇本獎。

陳啟權曾為香港話劇團執導《一條線》《暖毛毛》《不搶錢家族》《雷雨謊情》《頂頭錘》及《捕月魔君·卡里古拉》；其他導演作品有《傳說鐘的故事》《ASM造世界》《龍鳳耍花槍》《物理學家》和《阿Q正傳》等。

陳啟權：要把戲劇扭回正道

白潔

177

熱愛戲劇，熱愛創作，熱愛表演，熱愛旅遊，童心不泯，懂得享受生活的陳啟權，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執教了18年，2008年9月暑假結束之後，他正式出任了香港話劇團的藝術總監。

「以前就想着怎樣教好學生，教學生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現在則要考慮香港話劇團今後所走的路線與發展的方向。」從百年樹人的三尺講壇，再到率領全團的藝術總監，炙烈的熱愛，始終跳躍在陳啟權的心中。

「這條路不易走。現時香港的戲劇表演十分豐富，但所走的路線則較為商業化，注重明星效應，搞笑的效果，但真正有水準、有深度的戲劇少之又少，香港話劇團的責任就是要走回正道。」所以陳啟權於55歲之齡，離開了熟悉而舒適的校園，開始執掌香港話劇團，這個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專業劇團。

三尺講壇 VS 藝術總監

香港話劇團要演怎樣的戲？陳啟權自己的答案是：「有思考、感情澎湃、有娛樂性，同時在情感及思想上又不能跟香港觀眾脫節的戲。」

「經濟不景氣對入場看話劇的觀眾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去年年底金融海嘯剛剛

爆發之時尤其明顯，當時我們推出三套戲，一套嬉鬧劇、一套是賴聲川老師的《水中之書》及張達明先生的《美麗連繫》，到年末之時，觀眾好評如潮，票房從谷底一路上升，到演出的最後一日，已經買不到票了。」即使經濟不好，但有質素的作品卻能逆勢而上，贏得觀眾。

「如賴聲川老師的《水中之書》要傳達給觀眾一個訊息，錢並非最重要，生命的快樂可能來自不同的根源；而張達明先生的《美麗連繫》則表達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問題，可能在他人身上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大家要互相幫助，增強社會上的聯繫，我們要向觀眾傳遞這些十分正面的訊息，因此，即使經濟環境不好，社會混亂，面臨失業等難題，票房也不受影響。」

陳啟權將話劇比喻成一種軟性的教育方式，「不需要告訴觀眾應該怎樣，不需要直接導人向善，看完演出之後，觀眾自然而然會受到啟發。」

「不再單純是發展自己的戲劇藝術，更要培養香港的觀眾，同時要介紹更多好的作品給觀眾。」陳啟權坦言，現在的壓力比以前大了很多，要考慮香港話劇發展的政策，要將香港藝術介紹到內地及海外，雖然肩負重任，但執掌香港話劇團不到一年的陳啟權，目標十分明確。「話劇是一種具有深度的藝術，但並不意味着沒有娛樂性，觀看的過程同樣可以十分開心。而現時一些商業性的製作，娛樂性之餘，卻缺失了戲劇演出的意義。」陳啟權十分感慨，香港的話劇在不斷的進步之中，看話劇的觀眾在不斷增加，但並不代表每一個人都明白話劇。

「觀眾入場，很多時候是冲着明星去的，看完就算了，這樣的表演並非在培養香港的觀眾。」為此，香港話劇團每年都會出一本書，詳細講解一套話劇，從文本背景、藝術製作、設計概念到製作感悟，劇評等等，「今年出版了這本《捕月魔君·卡里古拉》，介紹當時我們拍戲的始末。香港的戲劇越來越發達，舞台技術越來越高超，但香港觀眾的水準卻越來越低，觀眾不懂得怎樣看戲。」

「觀眾將明星、搞笑、嘻嘻哈哈的表演，當作是話劇，但並非這樣，這是一個誤會。戲劇的本質並非如此，娛樂性也分很多的層次。為了以正其說，我們將一些嚴肅題材的話劇，詳細解釋給觀眾，也為有興趣研究話劇的人士，提供一些線索。」書中詳細分析了為何要對原著進行這樣的改編，向讀者解釋應怎樣來欣賞這套話劇。「我們希望能提高香港觀眾鑒賞話劇的能力，分辨出什麼是好的話劇。這是我們出這些書的用意。」

陳啟權走下了講壇，不再面對單獨的學生，卻要面對更多的觀眾，「香港的話劇觀眾很年輕，國外話劇觀眾的年齡分布為40歲以上，而香港則恰恰相反，45歲以下為主。我們的憂慮在於，觀眾的生活體驗不夠深厚，看法會流於膚淺；成年之後，結婚生子，生活忙碌，就不再走入劇院。我們希望能幫助、培養觀眾。」

熱愛藝術猶如熱愛生命

「我們覺得自己現在所做的事情很重要，是我們的生命，不是簡單一份工作。每天都沉浸在戲劇之中，藝術工作者不能將生活和工作分割開來。我們團里的每一個演員都是這樣。」陳啟權笑着說，要是合適的角色，自己都想登台演一回。

話劇藝術已經融合到了陳啟權的生命之中，太太也曾從事話劇，「有時24小時都不能離開，但是太太能明白，所以有時她會來後台探望我。我寫的劇本，太太一定是第一個讀者，我需要她的意見。」

「從舞台虛擬的世界走出去的時候，情懷也曾舒滌，感官曾經激動，思潮亦被撩動，再發覺真實的人生尚有值得感動的價值，這些都會教我們提起勇氣，繼續向前走一步，這可就是戲劇的力量。」

可以開心地從事自己喜愛的事業，有始終站在身邊支持自己的愛人，有志同道合的好友，這是否就是陳啟權的幸福人生，或者也是陳啟權幸福生活的力量之源。



180

高志森，香港著名導演、監製、策劃、編劇、剪輯、出品人及演員。作品包括電影、電視劇、演唱會及舞台劇等。現任春天舞台的行政總裁及監製，兼任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成員等 10 多個職銜；2006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並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頒「2008 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推廣獎金獎」。近年來他致力於舞台劇的創作，經常舉辦教育劇場並到海外巡迴演出。

高志森：珍惜傳統才能創新

白潔

不久之前，剛剛獲得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推廣獎金獎」，高志森用了兩個字來形容其得獎感受——「平反」。高志森集編劇、導演、監製多個身份於一身；匯電影、電視劇、舞台劇、演唱會多種藝術門類於一爐，但過去十幾年來，都被香港文化界標籤為一個過於注重商業的藝人，因為「有商業便無藝術」。「商業化在某種程度上，在香港藝術界具有貶義。但這個獎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我的『平反』，香港藝術界對於商業與藝術之關係，看法開始發生改變。」文化推廣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藝術與商業應該相輔相成，並非非黑即白，但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又在哪里？

藝術與商業 非黑即白？

「推廣文化最微妙之處在於找到觀眾的接受點，藝術工作者應該在觀眾接受點的基礎上『走前一小步』，若作品高於觀眾的接受點，只會曲高和寡；反之則會淪為低俗。」

高志森回想起在「新藝城」的一段特殊經歷，當初每個星期都要看完所有新上映電影的午夜場，無論是自己院線或其他院線的電影。這樣的訓練並非只是簡單學習他人作品，更重要的是要感覺身邊的觀眾對於這部電影的反應，只有把握住觀眾的反應，才能知道如何創作出吸引觀眾的作品。從那個時候開始，高志森已經揣摩觀眾的接受點。

181

這些也是春天舞台能成功踏入她第 15 個年頭的秘密之一？

一百年的殖民歷史，造就了無根的一代香港人。與年輕人講傳統文化，恐怕只會立刻招來一句「你好 OUT 噢」。這就是香港人最喜歡講的「IN & OUT」，年青人在前赴後繼地追趕着最 IN 的潮流，沒有最好，只有最 IN。「今日你 IN 咗未？」但什麼是 IN？什麼又是 OUT？

「香港年輕人對傳統的藐視，令我最為嘆惜，只是很淺薄地追求 IN 和 OUT」，一聲嘆息。高志森談起在英國、法國遊歷的經歷，英國作為世界上在藝術方面走在最前沿、最為前衛的國家，但對於本國的傳統文化卻又有着最好的傳承與保護。那些上百年的古堡中，排列整齊的戰刀、盔甲，一如他們幾百年前的模樣。

「年輕人不明白，將傳統文化中的因素，重新進行排列組合，便可有新的創意出來」。IN 和 OUT 之間的周期越來越短，還沒有機會看清楚是什麼，已經被潮流沖刷走了。「年輕人過於注重潮流、觀感及感官，香港人喜歡『破』，卻不喜歡『立』；『破』就天下無敵，『立』又拿不出自己的東西」。

「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當羅文、張國榮、梅艷芳、黃霑這些香港藝術界的巨星隕落之後，追念他們的文章才鋪天蓋地湧出來，但當他們健在的時候，他們卻已經 OUT 了，這就是香港！」高志森無不感慨。

只有尊重傳統，才能更好地進行創新，愈加珍惜傳統文化，創新才能做得越好。

表演藝術乘着旅遊翅膀起飛

182

「香港有最為自由的創作空間，表演藝術的創作題材十分多樣，可謂百花齊放，對海外及內地的觀眾有很強的吸引力。」深圳已經落實了市民一年多次訪港的政策，將來在整個廣東省應該都會成功實行，若香港能利用表演藝術，吸引到深圳甚至整個廣東省的潛在觀眾，那可是四五千萬人口的潛在市場啊！

高志森將文化和旅遊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結合起來，讓人聯想到他成功創辦的春天舞台。成功可能就是這樣簡單，沒有什麼深奧，也不是什麼秘密，但明明手里拿着如珠似寶的東西，但卻視而不見，又是多麼可悲。

「香港是發展表演藝術最合適的地方！但政府卻將表演藝術擺在很低的位置」，剛剛成立的創意產業辦公室，政府並沒有將表演藝術納入計劃之中。「好擔心香港的表演藝術就這樣錯失了起飛的機會！現在本來應該是加速發展的時機，因香港的表演藝術越來越受歡迎，觀眾數字升幅驚人，以舞台劇為例，一年有超過 200 個新的製作出爐」。這是事實。

曾經令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電影業，現在每年卻只有 50 部左右的作品，與上世紀九十年代、電影業的鼎盛時期，每年有近 300 部的電影數量相比，怎能不令人悲從中來。這也是事實。

工作是興趣最幸福

高志森在不同的訪問中，都曾提及一個人——黃霑。黃霑的離去，令高志森開始重新思考人生。

「黃霑教我，做人做事要『盡做，但要放開』，凡事一定要盡力而為，之後則要放開。既然已經盡力，得失便是其次。黃霑 63 歲離開時，我 47 歲，當時我想若我也在他這個年紀離開，人生只有 10 餘年的時間，若有幸在這樣的年紀才離開，我的人生從那時開始進入倒數期，開始思考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高志森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不知道壓力為何物。沒有壓力的他，正過着最快樂的生活——自己的興趣與自己的事業合二為一。「我是幸福的，我的工作便是我的興趣。」

那個喜歡帶領同學在學校排練話劇、直至夜校開始的少年，他真的做到了。

若人生真的進入了倒數期……人生還餘下多少時間，我們都無從知道，何不一如當年那個少年一般，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快樂地過好每一天。

「你不會記得幾百年前，英國最有錢的那個人，但現在卻依然還在上演着莎士比亞」。這是《南海十三郎》中有一句對白，採訪即將結束時高志森有提起。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的港督是誰，沒有人記得了，但 50 年後的今天，卻還在上演著名粵劇劇作家唐滌生的作品，還在上演着粵劇《帝女花》。

「也許 50 年後，或 100 年後，還有人在看我的《南海十三郎》。這便是從事文化藝術這一行的價值所在。錢並不是最重要的，不會帶入棺材，但好的作品會一直留在人間。」高志森如是說。

2009 年 4 月



高志森於2008年獲頒香港藝術推廣獎金獎，右為香港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



《富貴逼人》是高志森執導的一部香港賀歲電影，1987年出品。後衍生再拍攝了三部，發展為「富貴逼人系列」。「富貴逼人系列」當中涉及不少政治時事議題，觀點貼近香港普羅大眾，並以輕鬆幽默的故事情節，描寫出香港八九十年代低下階層的生活及社會時事。由於電影寫實有趣，故事情節通俗，深得香港人喜愛，故此叫好叫座，也為不少影評人讚揚。

戲曲 Chinese Opera

It is not the strength but the duration of great sentiment that makes great men.

-Friedrich Nietzsche

造就偉人的不是力量，而是偉大而持久的思想情感。

——尼采



186

鄧宛霞，香港著名京崑表演藝術家，為京崑藝術大師俞振飛的得意弟子，並隨名武旦張美娟習武，曾受教於杜近芳、曹和雯、姚傳薌、王品素等名家，現為香港京崑劇場的創始人及藝術總監。

鄧宛霞作為第八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於2007年年底率領京崑劇場，首次參加法國巴黎第三屆中國戲曲節，就憑一齣文戲《烏龍院》獲得評判團一致頒予「評審團特別大獎」；並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08 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年度最佳藝術家獎」。

鄧宛霞：中國文化 和諧之美

白 潔 林璟陶

「走得愈遠，內心深處愈感覺到，一直以來自己最愛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

從鄧宛霞坐落於九龍灣的12樓辦公室望出去，腳下的水泥城市、渺小而飛馳而過的汽車、行色匆匆的人流，這個諾大而現代化的城市，已經習慣了這樣的速度，仿佛沒有什麼能讓人停一停，喘息一下，看看身邊的風光。風光無限好，姹紫嫣紅都看遍，最愛的始終都是那一個。

「為何我會如此喜愛京崑這門藝術？」「她的文化底蘊如此之深，色彩如此之繽紛，讓學生們怎麼會不喜愛！」鄧宛霞不止一次的用到「愛」這個字。

因為懂得 所以深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她愛京崑，沒有半點虛情假意。

呀呀學語之時，已經浸淫於絲竹悠悠、弦歌陣陣之中的鄧宛霞，曾留學法國、瑞士，畢業於日內瓦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系。東西方兩種表現方式截然不同的文化，在鄧宛霞身上，發生了奇妙的化學作用。「藝術是相通的，這麼多年的融合，兩種文化已經潛移默化在我的身體之中，並非刻意，並非突然之間遇到的新奇之感，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兩種文化在共同的血液中並行不悖，卻讓鄧宛霞更加清楚，什麼才是自己的最愛。

187

我有機會接觸東、西方文化，當我回頭一看，始終覺得最愛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她的內涵是如此的深厚、廣博。「當你有幸看過世界各地的美好風光之後，我相信 100 個人中有 99 個人，會更加清楚看到自己文化的偉大之處。」

「我並不喜歡用『推廣』、『普及』這樣的字眼，好像硬要人家接受，我更喜歡用一種與全世界一起分享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鄧宛霞談到自己這麼多年來在京崑藝術上的努力時，語調和緩。她眼中、口中的京崑藝術，並不能脫離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或者說，對中國文化的透徹了解與深刻體會，才讓她更加熱愛京崑藝術。

「你看那隨意的一個站姿、一個動態，都與中國傳統美學及哲學息息相關」，鄧宛霞緩緩地說，流轉在眉目間的風情，不動聲色。「任何國家的美學都不能與她的哲學割裂開來。」

「中國人的文化，講求圓融、凡事都留有餘地，能帶給世界和諧之美。你看 2008 年北京奧運開幕式上不也選了一個『和』字嗎？」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和諧有序，生生不息。中國文化用極簡單的方式，詮釋了最為深刻的道理。

「京崑藝術，或者說中國文化，總是給觀者留下很大的想像空間，調動觀者的內在，引發觀者的聯想。」

如同欣賞一首詩詞，淺吟低唱，幾番回轉之間，一幅山水畫卷緩緩打開，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真是如夢如幻如月，若即若離似花。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此中真意，毋須多言。

正如她所說，對於京崑藝術的熱愛，可能一早於她尚在娘胎之時，便已開始，「我相信這也會深深吸引全世界」。

188

無政策 怎樣談及發展

1986 年，鄧宛霞成立京崑劇場，時光如白駒過隙，時至今日，鄧宛霞是否還會感覺，在京崑藝術這條路上，她是在孤軍作戰？

「在香港從事戲曲事業，也有其先天的優勢。我們一直以來都接觸到古今中外不同類型的文化藝術，視野廣闊，所以也更容易看到自己文化的精華所在，更加有利於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

香港回歸之前，文化上重西輕中的情況，在 10 年後的今天，又是怎樣一番光景？

「要發揚光大中國文化，一定要後繼有人，但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和困難是，香港缺乏良好的文化政策，推出的計劃缺乏延續性。政府只是表面化地推行平均主義，口頭上



鄧宛霞在演出中

說要追求卓越，但卻沒有承擔！」

「香港不是沒有人才，但前提是要有一個很好的文化政策，這樣才能讓大家有更好的發揮空間。」鄧宛霞一再強調，「香港總是興建最好的劇院，然後請國外或國內的藝術家來表演，卻從不大相信自己也能孕育出人才！」

香港並非沒有人才，但蜚聲國際的香港藝術家，多半是自己闖出一片天地，才能有現在的成就。那麼，現在香港有志於從事京崑藝術的年輕人，應該怎樣走這條路？路又在何方？

「政府官員首先要深入地了解每門藝術的規律，這是最重要的前提。比如戲曲藝術，只有了解其規律之後，再相應地制定政策，這樣才能真正幫助這門藝術在香港的發展。譬如京崑，我們已經絞盡腦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盡了我們的所能，我們能做的，都做了。」

京崑藝術在香港的發展，鄧宛霞從孤軍奮戰到今天的局面，此中滋味，恐怕不是簡單一句酸甜苦辣便可帶過的。鄧宛霞將目光轉向窗外，窗外還是那個世界、這個城市。

189

2009 年 7 月



190

陳劍聲，當代粵劇界一位出色的女文武生，自幼醉心粵劇藝術，在求學時期已開始學習粵劇，初期隨譚珊珊師傅學習粵劇，其後邊演邊學，曾隨馬玉琪、朱慶祥、葉少蘭、王小玲、盧軾、許君漢、韓燕明學藝，經多年苦心學習，成為粵劇女文武生之表表者。後來更蒙慈善伶王「新馬師曾」先生賞識，收為入室弟子，真傳技藝。

她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從事粵劇表演工作，1986年組成創新聲劇團，1992年重組創新聲劇團。1997至2007年任香港八和會館主席，成為該館成立以來最年輕的主席；2006年7月1日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2006年12月至今，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2008年1月份與紅線女同時當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粵劇傳承人。

陳劍聲：政府應該支持粵劇

白潔

人生如戲，還是戲如人生。舞台上戲夢人生，真實的人生卻沒有第二次可選。但是如果可以推倒重來，你又會怎樣？

「一定還是演戲，演粵劇，我喜歡粵劇。」乾脆、俐落，毫無遲疑，這就是在舞台上演出了二三十個年頭的陳劍聲的答案。

191

傳承粵劇 從小做起

「虎度門」是廣東粵劇的術語，人稱出場的左邊台口為「雜邊」，又叫「虎度門」，是老倌拿刀槍雜器、首先亮相的地方。一出此門，伶人便必須忘卻本來的自己，全情投入。走入虎度門20餘載，舞台上的陳劍聲是英姿勃發、氣宇軒昂的文武生，「我沒有想過退休，我喜歡粵劇。」

「真要謝謝我媽媽，她喜歡聽粵劇，所以從小就被她帶着去聽戲，小孩子嘛，一開始聽着聽着就睡着了，但到後來就喜歡上粵劇了。」陳劍聲對粵劇的鍾愛，可能就是萌發於兒時那些鑼鼓喧天的夢中。在年輕一代的眼中，粵劇可能會被套上「老套」、「過時」等字眼，或者只是老一輩的休閒娛樂。這不僅是粵劇面臨的難題，京劇、崑曲等傳統戲曲同樣都面臨這樣的難題，觀眾老化，表演者後繼無人。

「粵劇是香港的一大特色，要發揚光大粵劇，要從小培養，要吸引小朋友來看戲，讓新一代也喜歡粵劇。目前在香港的中小學及大學中，已經有一些粵劇的推廣計劃，即使孩子們長大之後，最終沒有從事台前的演出，那也可以做幕後的工作，或者只是成為一個懂得欣賞粵劇的高雅觀眾，便已經足夠，因為懂得欣賞，便能影響到身邊的親人朋友，粵劇就能繼續傳承下去。」講到粵劇的傳承，聲姐不無憂慮，但更多的是一份淡定。

「粵劇吸引人，不僅僅是因為場景美、戲服美，更重要是粵劇的根，源於中國傳統文化，劇本、故事文雅得很，場景、戲服十分華美。當然時代在變，粵劇也要跟隨時代變，以吸引更多的觀眾。但創新的前提是要好好繼承粵劇的傳統。只有進一步挖掘粵劇的傳統精髓，才能賦予創新的生命力。粵劇就是大鑼大鼓，這就是粵劇的特點。」

粵劇的傳承，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舞台、戲服、場景等等，都可以被賦予更多的時代感，以吸引年輕人的入場，但粵劇表演的精髓，唱、念、做、打的表演元素，應該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讓每一個入場的觀眾都欣賞到正宗的粵劇，讓粵劇代代相傳。

賦予時代感吸引新一代

無論是香港，還是海外，有廣東人的地方，就能聽到粵劇。粵劇在2006年已經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曾任香港八和會館主席10年的聲姐，是香港當代粵劇界出色的女文武生，於2008年1月份與粵劇名伶紅線女同時當選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粵劇傳承人。

「我把這個獎看作是對我的一個鼓勵，去年農曆正月時，內地的一些傳媒朋友打電話，就這個獎要訪問我時，我才知道我獲獎了。但奇怪的是，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接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正式通知。」之後廣東省文化部將獲獎的證書和獎品寄給聲姐，「看到內地的一些報紙的報導，說我是一個男生，因為他們沒有我的電話，聯繫不到我，只看名字，再看看劇照、扮相，也難怪了。」聲姐爽朗的大笑起來，並沒有絲毫介懷。

「我始終沒有對媒體宣布過獲獎的消息，因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沒有正式通知我。我只是有些奇怪，香港回歸10年有餘了，但香港政府與中央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溝通不足，可能有其他原因。」聲姐有些無奈，許多粵劇界人士同樣有此無奈。「我希望找一個時間，和傳媒朋友宣布一下，由我自己說出來，會好一點吧。」

「粵劇在香港始終面臨着場地不足的問題，即使現在新光戲院得以成功續約，但也只是3年而已，那3年之後呢？政府有沒有認真考慮過，提供一個永久的粵劇表演



陳劍聲在粵劇表演中的扮相



場地。當初西九文化區的諮詢名單中，並沒有將粵劇列入其中，後來在業界的爭取之下才推倒重來。」

「粵劇可以說是香港的特色之一，西九文化區又是香港文化的代表，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怎能想像西九文化區卻沒有粵劇的立足之地？」聲姐曾經向政府提出，西九文化區要為粵劇提供一個1,200人到1,400人的表演場地，甚至是一個2,000人的表演場地，解決了表演場地的問題，粵劇人才能無後顧之憂，真正潛心粵劇表演，潛心表演，才能吸引觀眾。

粵劇在香港的前途如何，或許也是傳統文化在香港傳承的一個縮影。對極具香港特色的粵劇的傳承、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才能讓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走得更遠。

2009年8月

創新聲粵劇團演出海報

Music & Dance

——寵德



196

閻惠昌，現為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198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隨即受聘為中國中央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兼樂隊藝術指導。閻惠昌曾先後指揮北京、上海、台灣、新加坡及香港等地所有專業中樂團，亦有涉足西洋交響樂隊指揮，他的藝術和指揮才華得到海內外樂界一致讚譽。

活躍於指揮舞台上的閻惠昌亦積極從事音樂創作，獲獎無數，作品包括交響音畫《水之聲》、琵琶獨奏《思鄉曲》。其他作品包括佛教音樂《瀉仰宗》《青蓮遇月》《傳燈續明》等。

閻惠昌：「和」與音樂

白潔

燈光慢慢暗淡，舞台上的樂手，一如夜色中深沉的海，輕輕氤氳着含苞待放的氣息。你那靈動的手指，輕輕一點，劃過靜謐的海平面，乾淨俐落，婉轉低回，綻放出瑰麗的樂章，或如春燕呢喃，或如萬馬奔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197

平凡與傳奇之間

在訪問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之前，自己只在 Youtube 上一條「香港中樂團 2008 年英國巡迴演出音樂會，藝術總監及首席指揮閻惠昌特寫鏡頭」中，見識過這位聞名海內外的中樂指揮大師。雖然只是在電腦這個小小方格中的驚鴻一瞥，情感卻被深深觸動，想像着若是在巨大空曠的演奏廳里，閻惠昌將會如何「調兵遣將」，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場景？

思緒回到現實中來，眼前的閻惠昌，身穿一件淺色的中式衣衫，神態淡定自若，「為何會來香港？其實目前的境遇，都不是我自己能預料到的。」問起閻惠昌來香港 13 年的感受，他的思緒卻飛回到當年剛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之時。

「大學畢業時，被分配到中國中央民族樂團，當時可以說是被迫前往，因為我一直更心儀於中國廣播民族樂團，但那是個凡事都要聽從組織分配的年代。」即使心不

甘情不願，閻惠昌在中國中央民族樂團卻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傳奇。1987年，在「首屆中國藝術節」上，閻惠昌成為內地首位由一人完成全場指揮的指揮家；同年33歲的他被國家授予一級指揮，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一級指揮。一個接一個的光環接踵而來，閻惠昌過着很多人都很豔羨的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中國。

海面看似平靜，卻醞釀着不能遏制的暗湧。1991年閻惠昌離開了中國中央民族樂團，《瞭望》雜誌將之稱為「中國音樂界的十級地震」。閻惠昌要開始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傳奇。

「離開之後，我去了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歷練」。閻惠昌被要求用電腦為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創作一首全新的曲子，時間只有兩個星期。當時用電腦來創作音樂，被閻惠昌稱為是「未來人的事情」。他並不熟悉電腦，面對厚厚一疊的說明書，「基本上不記得吃飯、不記得睡覺，只有創作，痛苦又暢快的創作」。凝聚了閻惠昌多日心血的曲子終於完成了，但是他也犯了一個很多人剛學會使用電腦時都曾犯過的錯誤，不記得保存。「曲子突然就沒有了！那真是痛不欲生！只能從頭再來！無論如何我都要交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時隔多年，談起這段經歷，閻惠昌依然記憶猶新，他作出的承諾就一定會兌現，不輕言放棄。1992年閻惠昌與西崎崇子合作，指揮新加坡華樂團舉行專場音樂會，演出大獲成功。

兒時父親不經意問的一番話，為閻惠昌打開了音樂之路的大門，他曾經奔跑在黃河之邊，傾聽過高原之巔呼嘯而過的風聲；曾經躺在遼闊的麥田中仰望浩瀚的星空，或許那時的他，還不知道音樂會引領着他，一路向前，走了這麼遠。

198

香港，第二故鄉

離開自己的故鄉陝西，閻惠昌曾經在5個不同的城市生活過：上海音樂學院度過了5年大學生活；畢業之後的8年，在北京中國中央民族樂團任首席指揮兼樂隊藝術指導；後來的3年，擔任新加坡風格公司古典音樂製作部音樂總監；1995年至1997年，出任台灣高雄市實驗國樂團駐團客席指揮；1997年至今，出任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

「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1997年到現在已經13年了。1987年和1988年我還在中央民族樂團時，曾兩度與香港中樂團合作，來香港舉行專場音樂會，當時香港中樂團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時的樂團無論是演出還是合作上，水準都令人讚歎。」

這段深刻的記憶，讓閻惠昌再次來到香港，並且留在了這裡。「香港從來都不是文化沙漠！只是香港的經濟發展太強了，人們總是覺得香港就是一個「購物天堂」，



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閻惠昌和他帶領下的香港中樂團

經濟掩蓋了香港文化的光芒。你去看看「Art Map」（藝術地圖）就知道每天在香港有多少藝術表演在上演，這在內地恐怕也只有北京、上海可以相媲美。」閻惠昌十分欣賞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圍、對音樂人的尊重，在香港，他的音樂生涯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剛來香港中樂團時也面對重重困難，樂團內部的人事關係複雜，我將一個『和』字寫在黑板上，希望團里每一個人都能看到他人的優點。如果人與人之間、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都能看到對方的優點，社會將會多麼和諧，世界將會多麼不同」。閻惠昌將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智慧運用到樂團的管理之中，「除了要在樂團中實施系統化、數位化的管理，人性化的管理尤為重要」。這便是閻惠昌的「治團之道」。

199

10多年過去了，閻惠昌駕駛着香港中樂團這艘大船乘風破浪，全方位向前邁進，並積極地向海內外推廣中國音樂文化。站在潮流之巔的香江之畔，中國文化正在乘着中樂的翅膀，展翅翱翔。

「未來是否還留在香港？我也不知道，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數，一切隨緣吧。」閻惠昌說，懂得取捨才是人生的大智慧，這決定了一個人幸福與否、也決定了一個人成功與否。「我相信有命運，因為冥冥之中，一些事情在自然而有序地進行着，但是更要學會把握時機，不沉湎於過去，對未來抱着樂觀、開放的心態。」

眼前的閻惠昌，言語之間流露出的淡定和冷靜，與他站在台上，指揮「千軍萬馬」時的激情澎湃，判若兩人。冷靜和激情，看似矛盾，但是在閻惠昌身上，卻如此和諧，也許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2010年3月



陳永華，太平紳士，香港著名作曲家、指揮家，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香港管弦樂團首位駐團作曲家，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副總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修作曲，同時獲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作曲院士。畢業後獲英聯邦獎學金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造，獲音樂碩士及博士學位。

他是一名多產的作曲家，作品包括八部交響樂樂曲及管弦樂、室內樂及合唱等，在世界各地數十個國家和地區上演。曾演出其作品的樂團有：美國克諾斯四重奏、瑞典鼓猛打鼓擊樂團及俄羅斯、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日本、中國內地、台灣及香港的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中樂團等。

陳永華：以交響樂譜寫民族魂

林璟陶

在舞台上，他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家；在講台上，他是一位諄諄善誘的教授；在社交場合，他是一位談諧幽默的社會家。無論是哪一種身份，他那身紳士的衣着，翩翩的風度，總是令人眼前一亮。他，就是香港著名作曲家、音樂家陳永華，現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

在一個春暖花開的下午，我們與陳永華教授從音樂談到藝術教學，從年輕人的人文價值觀談到時下的一些社會現象，無所不談。談得最為投合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陳教授不無感慨，香港年輕人缺乏中華文化的根。身為音樂家，他憑藉中華文化的深厚積澱，以澎湃的激情寫下了雄壯豪邁、波瀾壯闊的八部交響樂樂曲，他的卓越成就載入了亞洲乃至世界交響樂的史冊。

八部交響樂 展現人生哲學和理想

交響樂源自西方，著名的交響樂作品向來由歐美作曲家獨攬。作為香港作曲家中傑出代表性人物之一，才華橫溢的陳永華，以旺盛的創造力，創作了大量不同題材、不同體裁、不同形式的優秀作品，單是交響樂曲已達八部，是香港的交響樂史上令人耳目一新的嘗試。他擅於引經據典，描繪山河氣壯，以濃墨重筆的交響音畫，創造出

一部部盪氣迴腸，震懾人心的音樂史詩。在傳統的創作技法上添加一些現代元素，既秉承傳統又有現代風采，以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

陳永華對交響樂的重大貢獻，在於他對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體會，並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預見中國統一必將實現，因此，在作品中很自然地融會貫通了他的人生哲學和理想，是他的作品思想的最大成就。陳永華強調，中國人一定要了解自己悠久的文化瑰寶，才能尋找到自己的根。香港回歸祖國之後，香港創作人依然只注重西方文化，注重國際化，卻不去認識自己民族的文化，無法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偉大。猶如不到內地看看，就無法知道中國的神速發展，因為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已遠遠超越了美國。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一本《論語》，蘊含了多少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又如一部《三國演義》，他已看了20多遍，深切體會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當中昭示了中國統一是眾望所歸、歷史必然的趨勢。憑藉這一堅定理念，他的第五交響曲《三國志》、第六交響曲《九州同》由此誕生了。第五交響曲《三國志》以《三國演義》的開首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引起的聯想入手，用現代交響樂的語言來描繪三國時期諸雄紛爭的戰亂狀況，最終表達三國歸晉的一統局面終會來到。而他的第六交響曲《九州同》則是引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以及《尚書》記載黃帝分天下為九州，及後洪水為患，「帝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大禹治水成功後，重劃九州國界，自此九州一詞已意指整個完整的中國。標題取自南宋愛國詩人陸遊臨終前的詩句「但悲不見九州同」，表達了作曲家對香港、澳門回歸這一祖國統一大業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的期待與感受。今天，香港、澳門已經回歸祖國10多年了，他滿懷信心、語氣堅定地說：「台灣回歸祖國也不遠矣」。從第五、第六交響樂中，集中體現了陳永華音樂創作的總體特徵，那就是「音樂語言的國際化」、「內容題材的都市風與時代性」。就題材而言，這是兩部名「借古」實「喻今」的作品，對「當下現實」的關注與思索，這也是陳永華音樂創作中的一個鮮明標誌；從音樂語言方面，陳永華以寬闊的視野、超然的心態，通過圓熟的技術組織成嚴謹的結構，突顯此伏彼起、綿連不絕的音響效果，來傳達他的思想。

吸收中華文化的豐富營養

陳永華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山河，他的創作也從中得到了很多啟發和靈感。百聞不如一見，當他親臨長城、玉門關、戈壁沙漠這些歷史名跡，壯闊的氣象，令他激動不已。只有登上陽關才能真正體會「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情懷，如今道來，興奮之情依然溢

於言表。所以，每次到內地遊覽都孕育了他的創作靈感，回來後，藉以交響樂曲淋漓盡致地表達了這種氣壯山河的豪邁氣魄，他的第七、第八交響樂也因此隆重面世。他一再強調，如何熟讀歷史地理，都不如親身體驗。10多年來，他走遍了中國的文化古城、歷史古跡，不斷吸收中華文化的豐富營養，醞釀了許多創作的主題。他還喜歡聽一些革命老歌，這些歌曲能帶給人們一種深遠的思索，一種向上的力量。

有道「不到長城非好漢」，陳永華的第七交響樂《長城》，是1996年春與中央音樂學院的老師們遊覽北京密雲縣司馬台的一段長城時，感受良多，回港後創作而成。交響樂分三個樂章，每樂章有一個標題，第一樂章是「一片孤城萬仞山」，引用了唐代詩人王之渾的樂府詩。第二樂章是「塞上長城空自許」，引用南宋詩人陸遊的詩句。第三樂章「不到長城非好漢」，引用毛澤東的詩詞《清平樂》而作。這一樂章氣勢逼人，聽下去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英雄氣概。《蒼茫大地》是陳永華的第八交響樂，大型的民族樂團加上大型的合唱團，看來似是一部大型的交響合唱。全曲包括「混沌鴻蒙」、「山不盡·連綿烽火」和「蒼茫大地」三個樂章，歌詞由吳瑞卿博士所作。「蒼茫大地」是樂曲的最後樂章，作曲家以之作為樂曲的標題，樂章氣勢磅礴，震撼心弦，令人回味無窮。較少欣賞交響樂的聽眾，只要多欣賞幾遍，一定能從中領會中華文化豐厚的內涵，領略中國山河壯美的雄偉，並為樂曲的感染力所沉醉。陳永華在交響樂中找到了生命的閃光，而聽眾從他的交響樂中看到了中華文化的光芒。

自身奮鬥史印證有心不怕遲

陳永華是一位享譽國際的多產作曲家，他是如何走上這條成功之道呢？他的記憶回到了中學階段，並帶出了一個伯樂的故事。「音樂是我的興趣，中四暑假參加一個合唱團，唱一些十六世紀的宗教歌曲，那些音樂實在太好聽了，因我以前從來沒聽過古典音樂，只是學彈吉他，唱一些民歌，當時也不懂五線譜。聽了之後，才驚覺古典音樂是那麼的好聽，所以，從那時起我就慢慢學聽，並開始學鋼琴，而真正接觸古典音樂是中五才開始的」。陳永華今天在音樂上的高深造詣，要特別感謝一位伯樂——鋼琴老師。當年，他完成中六課程就進入了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教育學院，學院規定必須選讀三個學科，中英文科是必讀的，那時自己比較喜歡語文及歷史，所以第三科目有意選修歷史，但鋼琴老師則建議他選修音樂。當時他認為，自己才學兩年鋼琴，就是再修讀兩年音樂，也沒有信心教音樂科。而老師卻勸道，不要否定自己，可先報名面試，倘若不能通過面試，就選讀歷史科。如有機會面試，何不嘗試呢？他覺得有道理，便報讀了音樂科，並順利選讀。雖然修讀了音樂，但知識面還是很有有限。在教

育學院畢業時，得知香港中文大學有音樂系，他毫不猶疑就去報讀，繼續修讀四年音樂專科。進了大學才開始接受正統的音樂訓練，他的音樂基礎在這四年才正式打下來。陳永華經過不斷的潛修，終於成就了今天的音樂地位，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正是莫道前路無崎嶇，志在萬里不畏艱。他以自己的奮鬥史現身說法，證明有心不怕遲的道理。後來不少學生問他：「我學音樂是不是太遲了？」得到的答案是：「不遲，再遲都不如我遲」。有位老人家問，60歲還能學彈鋼琴嗎？當然行！不要求達到著名鋼琴家朗朗的技藝，彈一首歌自娛自樂是絕對沒問題的。

陳永華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副總監，我們的話題轉到香港的文化教育。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根本就沒有文化教育，原因很簡單的，香港的大學一般都被推向功能性的方向，所謂社會沒需求的科目，香港政府就不會開設。現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從大學的立場，是可悲的趨勢。大學本來就是尋求學問發展智慧的基地，而不是職業訓練學院。但現在大學修讀的科目幾乎就是今後的職業，那就等於是職業訓練，大學也沒辦法，因世界趨勢如此。陳永華說，一位同事出版一本評論清朝詩人的書，請他代序。他寫道：很可惜今日純文學研究的東西在香港幾乎沒有生存的機會，現在即使在書店看到那些關於《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甚至講佛理的書，只是作為包裝之用，實際內容都是論商場成功之道或如何賺到第一桶金之類。社會的功利程度發展到連文學和哲學也被利用，將藝術價值等同金錢，而純文學研究、純藝術的活動卻完全沒有市場。這樣發展下去，文學藝術將會嚴重畸形化，實在令人擔憂！

204

香港大學教育走向功能化

有何解救辦法呢？陳永華認為，應透過普及教育來解決，必須從教育着手，向年輕人灌輸人文價值觀以及豐富年輕人的精神生活。另一重點是要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不應動輒就從金錢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傳統文化。舉一個例子，香港並不重視古跡保護，像一座一兩百年歷史的廟宇，外形破爛就被視為沒有價值，不如拆掉，重建成一座30多層高的樓宇，這樣可以換取很高的經濟利益。而在歐洲一些先進國家是不會有這種觀點的，當地一些中世紀古跡都是保存得非常完好，日本也是，這就是人文價值觀念。歐洲和日本都非常重視自己的文化，人文價值觀念遠遠高於金錢。香港卻沒有這種觀念，這也是歷史原因所致，香港經歷100多年的殖民地社會，殖民政府並不了解一座觀音廟的歷史價值，因不是他們的文化，導致香港也沒有人文價值觀。有如「80後」的一群年輕人還沒有在社會拼搏，卻想着有沒有機會買樓，如今的年輕一代視野狹隘，喪

失了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社會也失去了正確的核心價值。這不單是這一代的隱憂，更是全社會的隱憂。

現時香港雖有九年免費教育，讀大學的人也不在少數，但總體來講，知識水準相對比較低，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高。2011年3月因日本地震，在香港引發了一輪搶鹽風波，令人啼笑皆非。香港的知識份子並不少，香港更是知識經濟社會，怎會有那麼多人跑去買鹽呢？香港人自認知識水準高，又會講英語，又有國際經驗，竟會出現這種現象？真是毫無理由！陳永華萬分感慨，留下的是一連串的無奈。作為教育工作者，他希望香港要認真反思一下教育的方向，以期能培養學生明斷是非的智慧。大學教育不能只提供技能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分辨是非的訓練。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都不斷炫耀自己在全世界大學中的排名，怎能想像到培養出上述令人汗顏的市民？香港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可思議的情況，傳媒也應負有一定的責任。一些電台節目主持人只會不斷地批評別人、胡亂發表意見，或有聽眾不停地打電話投訴，而晚上電視劇則多為鬧劇型，很令人失望。反觀內地電視台的節目多元化，有關歷史、文化、旅遊的節目都能把觀眾帶進一個較高的精神層次。中央電視台有一些不錯的節目，廣州電視台也很受歡迎，其時評節目嬉笑怒罵的水準就比香港為高，論點客觀，不至於單向地謾罵。對內地目前的發展速度，陳永華形容為「奔跑」，而香港依然是原地跑，不進則退，香港的確要好好反省。

香港的民主自由遭扭曲

205

提到香港當前的政治形態，陳永華有精闢的見解。他稱，現時的執政者都缺乏承擔的魄力。只要市民認為政府處理問題不公道，一定先打80大板，然後訪問公眾，再宣布方案已經過公眾諮詢。政府這套程序，完全欠缺領袖的承擔。陳永華指出，有承擔、有遠見的領袖不應該濫用諮詢。所謂有遠見，就是市民看不到而你能看到，你告訴市民應該如何做，可能市民不完全認同，但卻信服你。如果領袖沒有自己獨到的遠見，而是什麼政策都諮詢公眾，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領袖。若任何事情都要諮詢公眾，這樣的領袖根本沒有管治威信，更沒有管治才能。即是說，任何政策都進行諮詢，這種做法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其實，這也證明市民並沒有了解民主的真諦。陳永華以體育的國術比賽作比喻，比賽由專家擔任評判給分，只有少數專家內行才具備評判資格，即使找來50個甚至100個外行都無法勝任評判的職位，但只要找3個或5個行內專家便可。所以，一定要有專業的認知和意見，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多並不代表民主。而現在政府每逢公布政策，馬上遭受批評，傳媒記者也即時訪問市民對新政策的意見。

其實被訪問者可能根本沒有全面了解政策內容，即使了解後也未必明白政策的實質，有的人甚至完全不懂，卻隨意批評，真正的民主自由被扭曲了。希望未來的政治領袖有魄力有承擔，這樣才能重振政府威信，香港的未來才能更加美好。

話題再回到音樂，陳永華特別強調，音樂是非語言、寧靜中的溝通，通過音樂，人與人之間沒有隔膜，音樂能啟發思維，達到人類群體生活的最高表現，締造和諧的氛圍。尤其是一個上萬人的大合唱活動，非常講求秩序和合作，團員必須嚴格服從指揮，必須有高度的團隊精神，而大合唱特別適合培訓小朋友之間的友愛團結，這是其他活動無法做到的。整個音樂表演是否完美，指揮必須有適當的權威性。因此，站在指揮台上，拿起指揮棒，陳永華隨即展現了他的從容和威嚴。音樂是陳永華的愛好，工作寓於樂趣中，樂此不疲。

陳永華在中國音樂上的成就和地位已是眾所周知。而令我們意外收穫的是，他語重心長的一席話，讓我們有一種茅塞頓開的喜悅。一位著名音樂家從音樂引申到政治民主，是那麼自然，那麼融洽，那麼切合時下香港的實況。反觀現在香港文化界很流行的一句話，文化人不談政治，以為這樣就可保持清高的形象，出現這種誤差的根源在於文化還未真正回歸。相信陳教授的一些見解，有助於大家了解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政治並不會影響文化的健康發展，反而有了對政治的高度認知，才能更有力地推進香港文化向更高層次的方向發展。



陳永華



李志雄，1970年在廣東省惠陽地區從事文藝工作，1981年到香港定居。1985年創立香港嶺南音樂團並擔任團長，1997年成立香港演藝製作中心。兼任香港中樂協會理事長，並連續三屆獲香港政府委任為「駐場藝術家」、「社區文化大使」。他以「走出音樂廳」的理念，致力於推動音樂的大眾化。2009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藝術推廣獎」。

李志雄：走出音樂廳才能走入音樂會

莊海源 林璟陶

一年的時間可以做多少事情？足夠環遊世界一圈。對李志雄而言，過去的一年，意味着連續不斷地策劃、主辦近50場音樂會，帶領36,900人次的觀眾一起暢遊音樂的世界，樂此不疲。所以，李志雄是一位音樂演奏家，又是一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他以驕人的成績，獲得了2009年藝術發展局藝術推廣個人銅獎。當李志雄從時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馬逢國的手中，接過「藝術推廣獎」時，十分開心，這個榮譽代表了他努力實踐的「走出音樂廳」的理念，得到了政府和廣大市民的認同。對於一個熱愛音樂的人而言，這是最大的榮耀。

他認為，文化藝術的舞台不只是音樂廳，碼頭、酒樓、老人院、學校、醫院，甚至監獄和戒毒所都是他推廣音樂、舉辦音樂會的場所。最忙碌時，一日跑4、5個地方舉辦音樂會或音樂推廣活動，但每當活動得到觀眾的欣賞和熱烈的掌聲，對他就是最大的滿足和鼓舞。

從小到大，對音樂一直不離不棄的李志雄，在琴聲樂韻的伴奏下，暢談自己的音樂路途和對音樂的感想。猶記得，年少時在父親的薰陶下開始學彈月琴，自此與音樂結下了不解緣。在學校時，他參加了學校的樂團；即使在那段上山下鄉的日子里，他仍沒有放下對音樂的熱愛，每天農作回家後彈彈月琴，令他得到了一個「東方月」的稱呼。

宋城演奏重燃音樂夢

1981年從內地來港，李志雄人生地不熟，找了份在搬屋公司當搬運工的工作，回家後也不時彈彈琴。一次交通意外，令他的腳部受傷，他樂觀的性格，使他勇敢地面對一切挫折，也令他重新踏上音樂的征途。經過朋友的介紹，他到荔園彈奏琵琶，開始他在香港的音樂生涯。由於荔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所以他見到不同國家的遊客，就彈奏不同樂曲，見到日本人就彈櫻花調，見到德國人就彈貝多芬的曲子。他的靈活應變，不僅受到遊客的喜愛，更令他練就了一身本領。經營近半個世紀的荔園在1997年3月31日結業，成為「集體回憶」，總讓人依依不捨。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和欣賞音樂，李志雄於1985年創辦香港嶺南音樂團，以演奏傳統粵樂小調為主，到港九新界各區為廣大市民表演，也經常應邀參與香港政府主辦的大型活動。2000年應邀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香港藝術節——千禧頌」之廟街歌壇話滄桑，連場滿座，深受市民好評。樂團先後前往深圳、汕頭、廣州、台灣、菲律賓、日本等地演出，也廣邀海內外音樂家來港演出交流。接着他在1997年成立香港演藝製作中心。

作為一個小樂團，李志雄坦承要維持下去並不容易。香港嶺南音樂團連續三年被政府評為「社區文化大使」，得到一定資助，走進社區向市民大眾或不同社群推廣表演藝術，提高對藝術的欣賞能力。但是，有時也需要到酒樓表演，以籌募經費。他建議，香港政府可作為中介人，推動藝術家與商界溝通，促進商界投放資源給藝術家。

推動通俗音樂藝術化

李志雄策劃舉辦音樂會經驗豐富，又有魄力，他的名言是：「只有走出音樂廳才能走進音樂廳」，這句話非常生動。走出音樂廳，就是要「深入街頭，吸收會員，主動出擊，認真製作。」他身體力行，首先到港九新界各社區、老人院、學校、醫院、監獄和戒毒所演出，如2000年起推出《廟街音樂系列》《太平山下話滄桑》《榕樹頭故事》《香港故事》等，觀眾喜歡哪些歌曲他都心中有數；其次是仿效專業樂團吸收會員、建立訊息網路，積極參與「國際音樂節」的推廣活動，與各個藝術團體加強交流。然後就要主動去接觸聽眾，如2002年策劃的「我是客家人」節目，就主動去拜訪客屬社團，鼓勵新界居民走進音樂廳。當時荃灣大會堂高朋滿座，令當晚才趕來的觀眾「摸門釘」而大發牢騷。這樣，你才能與觀眾直接交流，建立感情，觀眾才會跟着你走，並一直跟隨到音樂廳之內。而走進了音樂廳，才可走進更廣闊的天空。

正因觀眾跟隨了你，故在製作方面不得馬虎，並要不斷創新。如2000年推出《懷念鄧麗君金曲演唱會》，請作曲家劉孝揚將《但願人長久》《獨上西樓》等編寫成混聲合唱，不但票房爆滿，而且觀眾也欣賞到不一樣的音樂會。通俗音樂藝術化得到了認同和共鳴。

再舉個例子，2008年5月4日的《老三屆歌曲演唱會》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5月2日得知了全部門票基本售罄後，李志雄立即與前台經理商議，當晚演出全場亮燈、允許觀眾攝影和唱歌。這樣，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辦成了一個把觀眾當成演員的音樂會。故此，全場近3,000人一起合唱合作完成這場發自內心的演唱會。有些幾十年來都沒有踏足音樂廳的觀眾觀賞之後，感慨萬分，真想不到香港竟然有人把當年下鄉的歌曲搬上舞台，實在是太震撼了。也有中學校長表示，看了這場音樂會等於上了一堂歷史課。

事後，有朋友問：「你是如何吸引觀眾走進音樂廳的？」他答道：「只有走出音樂廳才能走入音樂會！」

李志雄是一位善於編寫故事的音樂人，他一方面為自己譜寫了豐富精彩的人生，另一面也為音樂編寫了一個個動人的故事，令香港故事伴隨着美妙樂韻，奏響在全港每一個角落，並綿綿延續下去……

酷愛攝影處處留美景

不說不知，李志雄更是一位專業的攝影家。每逢出差或旅遊，他都背着一大一小兩部相機，邊走邊影，用鏡頭捕捉、記錄每個地方的風土人情，藍天、海雲、草原……都被定格成一幅幅美麗的風景畫。追溯到手動相機的年代，李志雄曾遊歷希臘，被希臘的無敵美景迷倒，但手動相機無法連拍，留下連串遺憾。近年，數碼相機的興起，李志雄為了圓夢，特地重遊故地，留住了美景。每當翻看照片，感覺猶勝明信片，實為人生一大樂事。除了風景，李志雄更加喜愛拍攝人像，美人點亮了美景，美景烘托出美人，景色人物水乳交融，留下了永恆的一刻。

2010年8月



梁國城，畢業於廣東舞蹈學校，1981年成為香港舞蹈團建團的首批主要演員，其後擔任排練導師及編舞、編導。2005年起擔任香港舞蹈團助理藝術總監，2009年4月升任藝術總監。其作品在紮實的傳統中國舞蹈基礎上，融匯中西文化、美學藝術的創意風格，體現中國文化的內涵、時尚當代的美感、大氣細膩的感情世界，以情動舞的東方身韻，被譽為香港舞劇編舞藝術家。2008年獲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發展獎之年度最佳藝術家獎」。

梁國城：與時並進中國舞

白潔 林璟陶

中國舞究竟是那夕陽如血的嫣紅一筆，
還是那靈動似水的翠綠淡彩，
還是舞者那淡淡一顰眉、悠悠一轉身，
讓觀者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久久揮之不去。

中國舞 舞出一片天地

初次見到梁國城，予人些許沉默的感覺。或許是舞者這個職業的緣故，豐富的肢體語言已經成為他與人交流的另外一種方式，沉默不語的舞者，正在講述着最為動聽的故事。

1981年，梁國城考入香港舞蹈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團里大大小小的職務，從演員、排練、導師、導演、編舞、助理藝術總監，再到現在的藝術總監，他統統都做過，對中國舞有着最為深切而具體的體會，近30個年頭就這樣過去了，當他接過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2008年「年度最佳藝術家」獎的時候，心中又是怎樣一番滋味。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堅持、一直思考，如何在香港這個東西文化匯聚的地方，開拓中國舞，如何做到與時並進。」梁國城一直都在留意國際上的各類舞蹈表演，如現代舞的發展趨勢，「但我始終堅持，中國舞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文化的根基，如果離開了這個根基、拋棄了中國文化的內涵，真正喜愛中國舞的觀眾，是不會喜歡這樣的作品，因為你已經偏離了中國舞。」

梁國城曾經離開過香港舞蹈團，但離開並未令他停止對中國舞的思考，8年後他再次回歸香港，再次在香港繼續他的中國舞，這個令他走不了、也離不開的牽掛。

「創作過程的艱難在於，如何通過時尚的方式來表現傳統文化，這需要進行大量的實踐與研究；同時也面臨着表達方式、創作理念能否為香港觀眾所接受的問題，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過去30年來，我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覺」。

今天梁國城的這些感覺，終於得到了承認，他用「百感交加」來形容領獎時的感受。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香港這個西方文化始終佔優勢的地方，富有香港特色的中國舞，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來之是多麼不易。

一切都是命中註定

「每個創作人都面臨着困難，並非只是中國舞的創作，但是當我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再創作時，越看中國文化，我的信心就越堅定。」離開香港舞蹈團的那8年時間，梁國城走訪了內地很多地方，在雲南短短的一個月生活，卻給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214 「那里的舞蹈文化遺產實在是太豐富了，隨處可以見到，人們在生活中對舞蹈的追求，中國傳統文化真的很偉大！」

創作最重要的就是心中那股衝動、那股熱情，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對人民情懷的體現。

這是梁國城在創作中一直堅守的信念，「有些舞者到了後期，慢慢會轉向現代舞，這無可厚非，這是藝術上不同的追求，是可取的。但對我而言，中國舞不是虛的。什麼才是中國舞？只要真正深入到中國文化之中，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你就能感受到中國舞的無處不在。她是如此具體、豐富，通過悠久的歷史，呈現在你的面前。」

為了創作大型舞劇《清明上河圖》，梁國城曾經四次親赴河南開封，「一到開封，北宋清明時節，汴河兩岸的民生百態、盛世繁華的景象，就這樣撲面而來，那一刻你就能真正明白張擇端為何會繪製《清明上河圖》。」

梁國城在創作舞劇《清明上河圖》之初，手中只有一首音樂，自己的大腦也是一片空白，「當你看到那川流不息的人流、隨處可見的小吃，900年前的北宋京城就這

樣活了過來，雖然當時的汴河早已隨着黃河的改道等等，沉積於地下。」

或許如梁國城所說，冥冥之中註定了，他要去做《清明上河圖》。

金庸小說搬上舞台

「創作中國舞的舞劇，其實有很多的困難，舞蹈是一種無聲的肢體語言，不太善於表現具象的舞台戲劇衝突。如何用舞蹈的動律，來體現出豐富的情感；而感情的體現，正是人性的表現。一個成功的舞劇，要表達出故事發展的清晰脈絡、人物關係的錯綜複雜，需要文學、戲曲、舞美、服裝與舞蹈的完美統一。」

從《笑傲江湖》到《雪山飛狐》，再到今年9月將推出的《神雕俠侶》，梁國城將金庸的武俠小說，一部一部成功地搬上了舞劇舞台。「如何將金庸先生享譽世界的文學原著呈現給觀眾，如何將原著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人性的關係，轉化為不說話的舞劇，這便是關鍵。」

梁國城的嘗試，得到了觀眾的認同，原來中國舞同樣可以成功地講述故事。

梁國城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在香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突破和創新？

「在創作時，我經常問自己，現在的年輕人是怎樣想的，時代如何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梁國城的舞劇中，沒有單純的英雄、壞蛋，每一角色被塑造得個性飽滿，有血有肉。但中國舞的創作真的太難了。「中國舞的創作，始終要背負一個歷史和文化的包袱，而中國舞的創作實踐，又恰恰不能離棄這個包袱，去空想。」而梁國城所指的包袱，正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你只有首先吃透了中國文化，才會有新的思維湧現」。

在創新與傳統兩者的結合這條路上，梁國城承認走得十分艱難。從出演第一部大型舞劇《東海奇緣》到現在，他已經完成了11部大型的舞劇，實踐，反思，再實踐，再反思，辛苦，但梁國城卻樂此不疲，「我願意背着這個包袱繼續走下去。」

梁國城在創作中，始終保持敏感的觸覺，因此，每一個作品都能舞出旺盛的生命力。他承認，自己比較幸運，能夠加入由政府贊助的香港舞蹈團，有一個很好的環境和團隊讓自己實踐理想，現時梁國城每年基本上有4部舞劇新鮮出爐。

但香港不少活躍於社區的民間舞蹈團體，應如何走出自己一片天地呢？「無論大團或小團，每個團體都要樹立自我風格，表演不能流於泛泛，只有這樣，舞蹈才能有生命力，才能有自己的觀眾，舞蹈團才能生存下去。」



梁國城把金庸的名著《雪山飛狐》搬上舞台

216

要讓孩子長大後亦喜歡中國舞

「相比內地，香港的中國舞創作者，思維更快、勇於創新、敢於突破，加上吸收西方舞蹈的表現手法，香港的中國舞所表達的內涵更為深刻。中西文化的結合，就是香港在創作中國舞上所具有的優勢。」現在觀賞和喜愛中國舞的觀眾越來越多，觀眾也日趨成熟，這是香港回歸祖國 12 年來最讓人欣喜的進步。對於一個在舞台上舞動了幾十年的舞者，這也是讓梁國城最為欣慰的吧。

「中國舞的創作，不能是空中樓閣、不能孤芳自賞，這樣才能培養更多的觀眾，社會才會進步。」很多香港的孩子，都很喜歡中國舞，但隨着年紀增長，很多觀眾都會流失，如何讓喜歡中國舞的孩子們，長大之後，還會繼續喜歡中國舞，梁國城一直在為這個目標鍥而不捨地努力。

2009 年 5 月



My friends, remember: never trust your eyes only.
-Anonymous

朋友，提醒你：別只相信你的眼睛。

——佚名



譚永銓，生於魔術世家，現任香港魔術家協會會長、國際魔術家協會分區國際副主席、世界魔術聯盟亞洲理事會主席、亞洲魔術聯盟常任秘書、中國雜技藝術家常任理事、廣東省雜技藝術家協會常任理事、世界魔術大賽評委。

上世紀七十年代曾遠赴日本演出並隨日本名家村上正洋先生學藝；1983年創立香港魔術演藝中心，1991年赴台灣演出24集個人電視魔術專輯「魔幻嘉年華」，同年開設香港首間魔術專門店，2000年參演美國Discovery Channel魔術專集International Magic Masters。擁有國際魔術界具權威的英國魔術圈銀星AIMC會員資格、美國F.F.F.F原創近景魔術大會碩士、美國魔術學院魔法師會員，2010年獲頒具有魔術界奧斯卡之稱的「梅林獎」。

譚永銓：創造神奇的全能大師

白潔

第一次被譚永銓吸引目光，是一張法國攝影師Zakary BELAMY為他度身定制的照片，鏡頭下的譚永銓彷彿從暗黑世界盡頭走來的光明使者。看完之後，你會脫口而出：他是一位魔術師。是的，但不僅如此。

身形高大的譚永銓，很有塔羅牌中魔術師的氣質：大紅色披肩，站在擺有權杖、聖杯、寶劍、錢幣的桌子後方，一手指向天空、一手指向大地，頭頂着象徵無限的符號，身邊環繞着紅色玫瑰與白色百合。舞台上的他，伸開雙手，就能讓風雲變幻，觀眾像赫拉克利特一樣相信，火會轉化為海，而海的一半會成為塵土，另一半成為旋風。

很多訪問都寫道，譚永銓出生於魔術世家，「其實父親並不是職業魔術師，但對魔術的着迷，令他一邊潛心於魔術表演，一邊搜羅各類有關魔術的書籍，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我家中有一座私人魔術圖書館，藏書量足以令整個香港魔術界都羨慕不已。」但令人羨慕的家庭氛圍，卻讓他對魔術產生了天然的免疫，「當別人對『刀鋸美人』之類的魔術嘖嘖稱奇的時候，我卻完全提不起精神，雖然我不會變，但那些魔術的秘訣我卻都知道，所以從小就很討厭魔術」。17歲前的譚永銓，更喜歡攝影、電影、電視，但是17歲的一個晚上，電視上的一個魔術表演卻改變了他對魔術的觀感。

魔術的真正魅力源於神奇

「那是荷蘭魔術世界冠軍 Richard Ross 的一個表演片段，魔術很簡單，傳統的中國連環 (chinese linking ring)，魔術的訣竅我都知道，但表演中流露出的從容、優美，和我之前所接觸到的香港魔術完全不同，當時一下子就被吸引了。」用譚永銓自己的話說，頭頂突然「叮」了一聲，從那個時刻開始，譚永銓彷彿得到了某種啟示，魔術是他命中註定要做的事情。

「這個世界沒有不好的魔術，只有不好的魔術師。但劉謙不認同，他認為只要有足夠好的魔術道具、方法，即使是一個不夠好的魔術師都可以創造奇跡。」作為劉謙世界魔術巡演的舞台總監，譚永銓和劉謙在這一點上有不同的看法。「這樣的情況下，原本 100 分的效果，可能只達到 70 分；但我在日本求學時的老師村上正洋先生，幾十年都專注在舞台魔術教育，將很多效果單一、沒什麼看頭的魔術化腐朽為神奇。所以，當初我認為魔術表演，首先要帶給觀眾美的享受，要優美、要好看，這是我 1975 年時的認識。之後一段時間，我都一直遵從『魔術表演一定要美』這個準則，但直到 1983 年前後，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魔術，那時才算是開了竅。」

「仍然是一位荷蘭魔術師，Tommy Wonder，當年看他表演一個很傳統、很經典的『杯與球』魔術，看完的感覺就是神奇，腦海一片空白，不會思考，感覺眼見的一切都是那麼真實，卻又是那麼不可思議。不是美感、不是肢體動作，就是感覺很神奇。這才是魔術的真諦。」

有時一些觀眾或記者看完譚永銓的表演後會詢問是怎樣做到的，「我會問他們，在出現想解構這個魔術的念頭之前，你的感覺是甚麼，當你看到魔術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很有趣的官能感受。即使不是表演者，觀眾也彷彿參與表演其中。」

幾十年的舞台生涯，譚永銓對於捕捉觀眾的心理變化，有自己的一套獨到的方法，「魔術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用怎樣的方法令觀眾看完魔術後，不是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不是一個智力遊戲，但觀眾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參與感，猶如看喜劇會很開心、看驚悚片會毛骨悚然，而觀眾看魔術的感受就是神奇。觀眾不需要質疑，這個魔術的真假，只會覺得太有趣了，而且不會覺得自己比魔術師愚蠢。有不少魔術師認為自己很聰明，觀眾很愚蠢，但魔術師恰恰不應該讓觀眾有這種感覺，如果這樣，魔術師就面臨很窘迫的境地。」

好的魔術，無論規模大小，都要帶給觀眾一種享受，觀眾付錢入場，是為了看表演，而非讓觀眾與表演者產生抗衡，令觀眾產生要破解魔術的欲望。「好的魔術表演者，

在意識到觀眾有這樣的念頭產生時，就要及時消除。其實，破解魔術的秘密，對觀眾而言也沒有甚麼意義，因為你的角色就是一個觀眾，只是需要看完表演後『哇』的驚歎。」

或許是自身的家庭背景，令譚永銓的魔術旅程有別於一般的職業魔術師，從對魔術的不值一哂，到追求更完美、更好看的表演形式，最終，譚永銓回到了起點，還原到魔術的本質——神奇感。這是魔術吸引人的本質所在，也是譚永銓魔術生涯的指引。

自私心態拖垮香港魔術水準

「近年來，香港玩魔術的人越來越多，但水準卻在下降，與臨近地區的差距也在擴大。原本兩岸三地之間差距不大，但今年台灣開始超越香港，原因何在？可能台灣玩魔術的人不會太過自私吧。」譚永銓說出一個令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的答案。

台灣和香港的魔術人才，很大一部分都來自大學的魔術學會，包括劉謙或是其他一些台灣新晉魔術師亦如是。台灣大學魔術會很團結，師兄傳師弟，一屆傳一屆，而且師兄投入很多精力培訓師弟，「反觀香港，目前有 6 所大學擁有魔術會，而香港大學魔術學會已經成立了近 30 年，但近幾年香港的大學魔術會卻出現一些不好的變化：魔術會的資源被部分會員佔用，而周年匯演也變質為這些人自己的遊戲。以每一年的周年匯演為例，追求的不再是如何令魔術更好看，如何令魔術更過癮。今年我參加了 3 所大學的周年匯演，發現表演中魔術的成份很少，有的幾乎變成了話劇表演，而魔術只是匯演中的邊角料。而且匯演中一般的會員、師弟都沒有機會表演，基本是上一屆的會長或是委員在表演，變成了自己人的遊戲。」

台灣的大學魔術會，一個有資質的表演者會得到很多人、很多前輩的幫助，如果在比賽中取得了榮譽，他們認為是整個魔術會的榮譽。但香港的大學魔術會中卻存在着一種私心，魔術會成功與否與自己無關，因為 3 年後自己就會離開了，所以魔術會的資源就被用來讓自己玩得開心。這樣的心態很有問題，為了吸引別人的目光，將魔術引向搞笑、搞怪的方向，不關注魔術本身，而是投機取巧，這種趨勢無助於香港魔術的發展。作為一個職業魔術表演者，譚永銓對這些變化看的一清二楚，明白這些行為在影響香港魔術的發展進步。

去年，一些大型的亞洲魔術公開賽，日本、台灣、新加坡、菲律賓、香港、澳門、中國內地都有表演者入圍，但香港的年輕一代卻開始走快捷方式。「其實表演沒有快捷方式可走，表演者站上台就會見光死，很現實，觀眾一眼就能看穿你。有人問我，為何觀眾會有這樣的反應，很簡單，你表演得差勁！對方說自己已經很辛苦練習，你要明白辛苦練習是應該的。表演好與否是另外一件事，每個人都練習得很辛苦，觀眾

為何不鼓掌，因為表演欠水準，覺得你在浪費他的時間，浪費他的金錢！」

譚永銓講到劉謙的成功，並非是上了兩、三次「春晚」的一蹴而就，每一個成功者都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尤其是演藝這一行，不是單靠運氣，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沒有絕對的幸運兒。你需要準備、裝備好自己，當機會來臨時，懂得掌控、把握，而非搶到手，而是自己真的有準備；否則即使被你抓住機會，也不會帶給你很好的結果，因為你還沒有準備好。現在的人喜歡說爭取機會，但即使爭取到，結果也不過如是。」

勤學苦練只能磨煉技巧，一個成功的魔術師，表演時要能完全調控觀眾的心理反應。換言之，整個表演，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對白都精心部署過，當觀眾在觀看你的表演，聽你的每一句話，注意你的每一動作時，你要能準確預見到觀眾的反應，猶如寫劇本，起承轉合，帶領觀眾的情緒變化等等，都預先部署好，而非隨機的，觀眾一切的反應都在魔術師預料之內。神奇就是這樣造就的。

轉換角色 樂當劉謙背後的人

魔術師看似漫不經心的一個動作、一個眼神，甚至是不易察覺的一瞥微笑，原來都經過深思熟慮的編排，這是多麼工程浩大的一項工作！多年來，從舞台表演，進而到舞台總監、導演，從魔術效果甚至燈光設計、舞美道具，譚永銓都一一涉足，可稱得上是香港唯一的一位魔術全能大師，這為他表演之外，開拓了更加廣闊的職業空間。而今，作為劉謙世界巡演的舞台總監，譚永銓很享受一個幕後工作者的身份。

「雖然每天過着 0923（從早上 9 點工作到晚上 11 點）的生活，但因為我曾經站在鎂光燈下，明白一個大型的魔術表演，並非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完成，英雄的成就有賴於他背後的專業團隊。如果我的工作可以令舞台上的人放心地表演，我願意做背後這個人。正如一位前輩所講，人在不同的年紀、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工作，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工作。」

與此同時，譚永銓還為很多大型的亞洲、乃至國際性的魔術比賽擔任評判，而魔術評判被譚永銓稱之為「精神分裂」的工作。「評判相當於一人分飾二角，你首先是一個觀眾，但同時又是一個評判。因為要評分，所以要盡量仔細地觀看表演者的技巧、處理；同時，還要保持觀眾的心態，感受表演者是否呈現出魔術的神奇感覺。其實，從事魔術師一段時間後，會發現自己很難再看到魔術的神奇之處，因為基本都能猜到其中的奧秘，失去了觀看魔術的樂趣，所以作為評判，需要抽離出來，唯有『精神分裂』，才有可能做到啊！」譚永銓大笑起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觀眾的角色是享受魔術的神奇，魔術師則要為觀眾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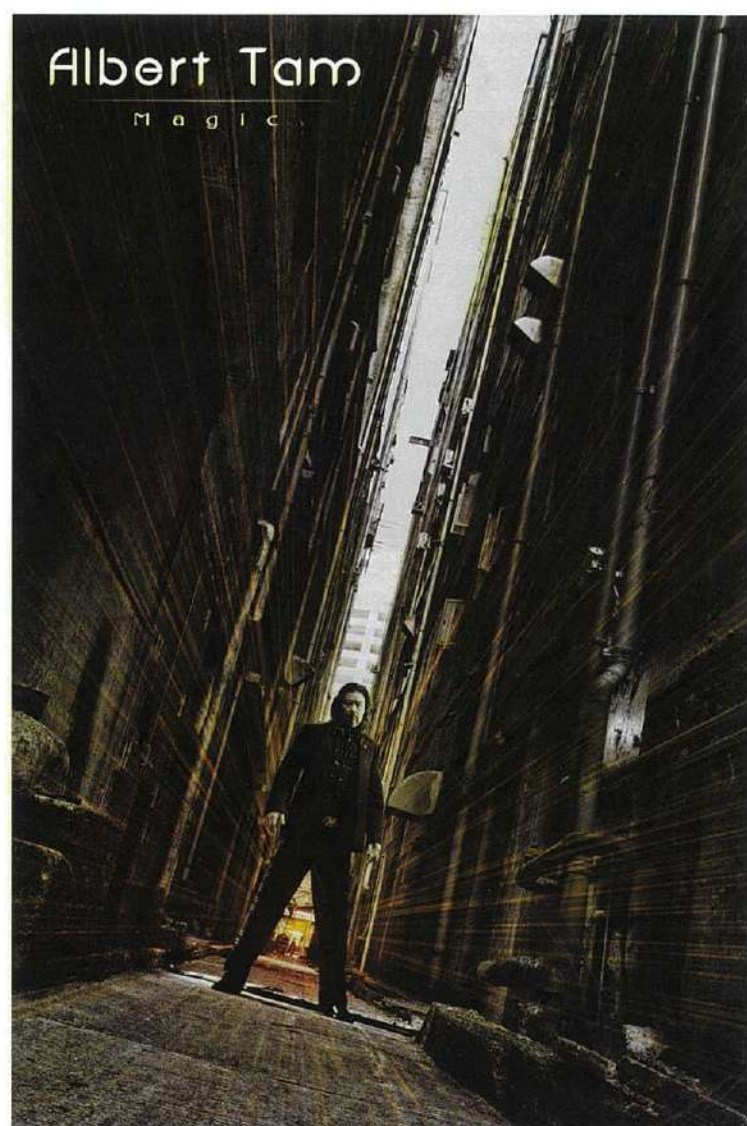


譚永銓在表演魔術

現出這種感覺，我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即可。到今天為止，我還是很享受作為一名觀眾，觀賞魔術表演的感覺。」

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譚永銓游刃有餘地轉換着自己的角色，穿越五光十色的光影世界，他對世界的看法依然樸素，「記得中學時一位老師曾經告訴我，有一天當你回望人生，錢財和享受都帶不走，只希望可以留下一些永恆的東西給後人。」

2012 年 4 月



譚永銓魔術海報

新媒體 New Media

The least of man's original emanation is better than
the best of a borrowed thought.

-Albeit Pinkham Ryder

人最渺小的原創火花，也比最優秀的拾人牙慧強大。
——賴德



何緯豐，新媒體業務發展的創業家，從事新媒體發展近 20 年，多次獲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1998 年開創全球首個互聯網電視直播節目及製作手機移動劇先河。他多年前為香港職業訓練局創立了新媒體課程，並將於浸會大學開設「新媒體傳播學」課程。

他是 3GTV 創辦人，該公司成為南方電視台旗下的新媒體公司，主力發展香港及內地流動電話內容供應業務。他也是首位獲得內地手機視頻營運牌照的香港人，曾執導全亞洲首部 3G 手機微電影《求愛 123》。現任新媒體發展基金主席。

何緯豐：新媒體成就年輕人創業夢

白潔 林環陶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着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狄更斯《雙城記》

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的熱鬧喧囂，也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撲朔迷離。舊信仰的分崩離析，新技術的寸步不讓，讓人與人之間無比的親近，又無比的疏遠。時代在不停地蛻變、激盪、重組、整合，對何緯豐而言這卻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時代。

新媒體欣欣向榮

傳統媒體在新媒體的大舉壓境下，正日漸褪去耀眼的光環；新興媒體，無論是網絡（第四媒體）或是手機（第五媒體），卻是一派欣欣向榮，尤其是「手機多媒體」的出現。手機不但具備與其他媒體相同或類似的基本傳播能力，而且還具有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隨時、隨地、無所不在的傳播多媒體資訊的功能，作為第五媒體，借助網

絡支援，手機正在對現有的媒體格局產生劇烈而深刻的影響，烽火燎原、勢不可擋。

「傳統媒體正在慢慢淡出，新媒體在日益壯大，此消彼長，不過新媒體始終不會完全取代傳統媒體，但基本上每 10 年就會淘汰一些舊的傳播模式，這是由使用者習慣的轉變引起的。」何緯豐，一位在傳統媒體摸爬滾打過多年的傳媒人，從幕後的編劇、攝影、導演，再到幕前的演員，統統都曾親身上陣。10 幾年前，互聯網的興起，吸引了何緯豐的眼光，從此投入到新媒體的浪潮中「不可自拔」。

這個新媒體的弄潮兒，在幾番拼搏、幾番沉澱之後，如是說，「新媒體的價值所在，就是怎樣用最有效的方法來給予人們正面積極的影響。」他擁有十分迷人的笑容，雖然很多時候，會不動聲色地傾聽，但如何恰如其分地介入，他會更加駕輕就熟，一如他當年投身新媒體產業之時。

「目前我工作的責任便是研究新媒體的用戶體驗，這也是對我而言最大的挑戰。只有當用戶在使用新媒體時，感覺舒服、開心，才會樂於採用，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何緯豐用淺顯易懂的例子：近 5 年來手機的變化，從黑白螢幕到彩色螢幕，從鍵盤式到觸摸式，從簡單的接聽電話到攝影、錄影功能一應俱全，從單純的行動電話進化到新興媒體，來解釋手機用戶體驗的變遷。科技發展帶動人們使用手機的習慣轉變，越來越多的增值服務使手機使用者的體驗更加多元化，科技的進程帶給人們越來越多的便利。中國《2010 手機體驗白皮書》的關鍵字便是「使用者體驗為王」！

「但是香港的情況比較特殊，香港運營商數量相對較多，而香港的人口基數相對內地又較小，手機增值業務若想盈利，需要大量使用者的加入，在香港推行比較困難。目前香港有 5 家運營商，基本上已經擁有自己相對固定的用戶群，市場已經被『瓜分殆盡』，若運營商的用戶數量無法在短時間內實現一個大的增長，運營商毋需推出手機多媒體的服務，只需要維持現有服務商的角色，維護現有用戶即可。相對而言，中國市場則是一片值得開發的土壤，在內地，若想長時間的維持一個 200 萬到 300 萬的手機觀眾群，並非一件難事。」何緯豐一早洞察到這一點，搶先進入內地市場，專門從事手機、互聯網新媒體業務。

培養「個人媒體」推廣教育

自覺不自覺地，何緯豐總是會提到「學習」這個字眼，「十幾年的學習，讓我領悟到，無論是在時間或是成本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都大相徑庭，新媒體的優勢盡現！借助新媒體，訊息可以在頃刻間傳遞出去，但所需要的成本卻較傳統媒體低很多，這使得每一個生存着的個體都成為一個『個人媒體』，我們一直希望尋找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通過不同的『個人媒體』傳遞出去，這才是最有效的傳播方法，也是最有效的傳播網絡！」

作為新媒體行業的推動者，何緯豐希望通過新媒體這個新興行業，實現自己心中的理想，推廣新媒體的教育事業。「我們嘗試通過一些教育的主題，進行一些實驗，如我們一直扶持動漫業的發展，及對兒童財商（Childre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研究。新媒體與上述兩者的結合，可謂前景無限；同時，我們希望向兒童進行一些科普教育，動漫無疑是最易達到的一種手段；而對兒童財商的研究，不僅是對這些小朋友產生影響，更加會自下而上地影響到一批中產階層的家庭，進而增強整個國家在未來再次面對金融風暴等危機時的抵抗能力。」

這些新鮮有趣的實驗，只是何緯豐與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們的龐大計劃之一，教育是造福千秋萬代的事業，何緯豐說，這也是他的責任。

選擇適合自己的平台

何緯豐還有另外一份使命感，用新媒體來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目前弘揚中國文化的手法都較為傳統，新媒體作為新興事物，若要展示中國傳統的文化，可以有很多新的方式、方法。沒有誰規定，不可以大膽採用最新的方法來傳遞最傳統的文化，對不對？這就涉及到宣傳平台的問題了，傳統文化也應該『霸佔』一些走在最前沿的平台，簡單而言，若在香港，可以嘗試選擇很受歡迎的 Facebook 社區、高登討論區、Uwants（香港討論區）等，還可以通過著名的博客等等；選擇好平台之後，就要考慮如何讓你宣傳的內容更加吸引到平台中的人，關鍵在於如何打造出吸引人的內容。無論你想宣傳怎樣的內容，方法都是相通的。」

「但是首先你一定要相信我說的方法有效，即相信這些平台；其次，方法一定要新！內容一定要好！」何緯豐再次展示出他謙和的微笑，「相信新媒體！相信新媒體一定可以幫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微電影帶動整個行業發展

講到新媒體的價值，近兩年興起的「微電影」，就是順應新媒體的蓬勃發展而迅速流行起來。「微電影」現時風靡兩岸三地，這種劇情式影片廣告很受歡迎，觀眾通過網絡和手機短訊不斷轉發「微電影」，形成一種新興行銷渠道。何緯豐本身就是「微電影」的實踐者，創辦了內地微電影大賽金花獎、與新晉導演創作微電影、發掘年輕製作人、主持微電影推介節目等。



何緯豐與一班熱愛微電影的朋友組織「微導演、大計劃」的活動，為香港年青人製造就業和創業的機會。

230

他表示，「微電影」有其定義，是屬於一種廣告模式，簡短而富有劇情的創作，不僅極大地發揮了創作人的創意，且備受年輕人的青睞。在兩岸三地中，「微電影」在內地發展得如火如荼，廣告商看準機會，願意投入大量資金，邀請星級陣容拍攝，並在多個地方取景，以及採用更多數碼視覺效果，製作成本當然也較高。台灣的微電影則較為感性，常以愛情、青春校園為主線，較為講究畫面美學。港產微電影就較為當地語系化，充滿本土特色。

在數碼化的新時代，隨着互聯網的傳送速率大幅提高，智能手機功能的多元化，「微電影」的發展方興未艾，而這個行業也將吸引年輕一代入行，可為年輕人帶來更多的創業和創意機會，創作人必須掌握在3至5分鐘內說出完整故事的技巧，需要構思更多跳格畫面，並以簡單手法交代劇情。當越來越多人加入此行列之後，必會催生整個工業行業的發展，勢頭很好。何緯豐對「微電影」的前景信心十足。

這個時代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壞的，看你如何把握。

2010年5月採訪 2012年10月整理



No man is the whole of himself; his friends are the rest of him.
-Harry Emerson Fosdick

任何人都不是完整的；朋友是他的其餘部分。
——福斯迪克



陳少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國體育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1964年出生，福建漳浦人。1980年起先後就讀於福建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教育學、中國哲學、倫理學和中日近代思想文化比較。1991年獲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多次到日本、美國和韓國等國家和地區訪學與研究交流。著述包括《中國倫理學史》上下冊《德有志》《倫理學的意蘊》《企業家的管理哲學》《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學而優則商》《文化產業戰略與商業模式》等。

陳少峰：香港當內地文化國際化領頭羊

白潔 林璟陶

豔陽天的北京，卻說變就變。初到北京大學的第二天，便下起大雨，涼意陣陣。在京城乃至全國都久負盛名的萬聖書園內，陳少峰教授接受了我們的訪問。話題關於近年來在香港及內地都十分流行的文化產業，在香港則稱為創意產業。

問及對香港的文化產業發展有何看法時，陳少峰教授提起「活動經濟」這個名詞。「說起活動經濟，內地則不能不提到深圳，深圳在文化產業方面，因為旅遊資源的先天不足，但這也成為深圳發展文化旅遊、活動經濟的契機。在旅遊資源上，深圳遠遠不能和西安、洛陽相比，沒有那麼悠久的歷史底蘊，但這也令深圳在發展文化產業上輕裝上陣，反而取得更好的成效。國外的例子則要數新加坡，近年來新加坡的會議展覽業發展勢頭很好，上網隨便搜索一下，便會發現，每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會議展覽，可謂數不勝數，活動經濟極大刺激並促進了新加坡經濟的發展。」

發揮民間力量 推動活動經濟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對於活動經濟的推動力度還不夠，有自己特色的品牌不夠多。」幅員狹小、工礦資源匱乏，但地理位置優越，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開始突飛猛進的發展，已躍居「亞洲四小龍」之列，因此，香港與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無可避免

地被人們拿來比較。「新加坡常年都會舉行一些大型的國際性高層研討會，吸引了大量的企業及遊客；近年又開始推出教育培訓，那就是把整個家庭都吸引到了新加坡，消費潛力巨大，大人小孩都不放過啊！」陳少峰教授打趣道。

香港屬小規模而開放的經濟體系，於去年年末爆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中，經濟受到很大衝擊，因此，發展文化產業的訴求，再次被提上議程，但究竟應該怎樣發展文化產業或是創意產業？陳少峰教授抿了抿杯中的苦丁茶，「香港政府應該有計劃地組織、資助大型會議展覽活動，讓活動經濟拉動香港經濟的再次騰飛。如由政府出面，協調各方建立相關的機構或專門基金，雖然主辦方在一兩次活動中，可能並無錢可賺，但最重要的是，活動經濟具有巨大的拉動效應，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的復蘇，並奠定香港在國際上的文化地位。」

陳少峰教授翻看着我們帶給他的、由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出版的報紙《文化大觀》，「香港雖然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但並不代表中國文化在香港沒有用武之地，香港完全可以舉辦一系列國際性的『漢學研究會議』或『亞洲學術論壇』，政府可以借助民間團體的力量，由民間團體出面、政府出資資助的方式，充分發揮香港國際化城市的優勢，一方面可以弘揚中華文化，另一方面會議活動又可拉動香港經濟，促進旅遊業發展，一舉兩得，實乃美事一樁。」

借力打力 推動創意品牌

234

中國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發展一日千里，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國際化的腳步從未停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也迅猛崛起，璀璨的東方之珠、讓人豔羨的「香港奇跡」不再了嗎？

「香港有什麼問題？過去幾年來，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大心態太強，向外學習、向外借鑒，自我提升的速度在大幅下降，不斷學習的意識不足；但是身邊其他城市、地區卻在大步迎頭趕上。」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身為一個國際化城市，自然明白要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競爭，而香港卻沒有應對競爭和挑戰的準備，因此，失去了最好的發展契機。

與內地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具有的優勢在哪里呢？「香港就是內地和國際之間的一個中介，香港要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加強和內地的合作，幫助內地城市走向國際化，由民間團體與內地政府直接對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在這一點上，香港具有內地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優勢。」香港在時尚設計、建築、文化開放性方面具有優勢，應與內地研究文化產業領域的合作，並轉化為實踐。特別要加強深港的合作，

落實到具體項目。

「香港應該好好研究一下自己國際化的歷程，總結經驗，為內地城市實現國際化提供最為直接有效的方法」。內地要出口文化，需要引進國際人才，香港可以建立大中華文化出口基地。無論是文化產業化，還是產業文化化，都必須塑造品牌，而目光不應局限於製造業，要開拓到與文化相關的領域，如設計方面，香港還達不到世界頂尖級水準，更加需要自我提升，加強人才培訓。文化品牌涵蓋企業品牌、項目品牌和個人品牌等；企業品牌方面，如迪士尼樂園的模式，原創和卡通式專案的很好結合，便能吸引家庭消費；項目品牌方面，如實景演出，可拉動當地的消費；至於個人品牌，則如明星塑造個人形象的道理一樣。只有品牌，才能創造出高附加值，品牌是無形資產，因此，必須賦予文化品牌於內涵，品牌代表品味，產品才能體現人性化。

內地市場廣大，香港要將內地的經驗、知識、人力借助過來，借力打力，推動自己的創意品牌。如卡通人物形象設計，可帶動文化授權的發展。一個地方的文化產業發展得好，地位就更高。這是香港當務之急的戰略對策。

陳少峰教授一語中的。過去幾十年，香港一直在被內地學習、借鑒、追趕，香港已經習慣了這樣「高高在上」的感覺，但風雲變換，世界瞬息萬變，香港要扭轉思維方式，從一個潮流的領導者，迅速轉換角色，此間所花費的時間越短，香港經歷的陣痛也就越少。

香港作為內地走向國際化的領頭羊和橋樑，引導內地文化走出去，從中尋找機遇，此間可是蘊含了大量的商機啊，這不正是香港經濟要走出困境的一劑良方嗎？

香港只要找到了方向，猶如鳳凰涅槃一般，一定可以浴火重生。讓我們靜待香港的再次騰飛。

235

2009年6月

附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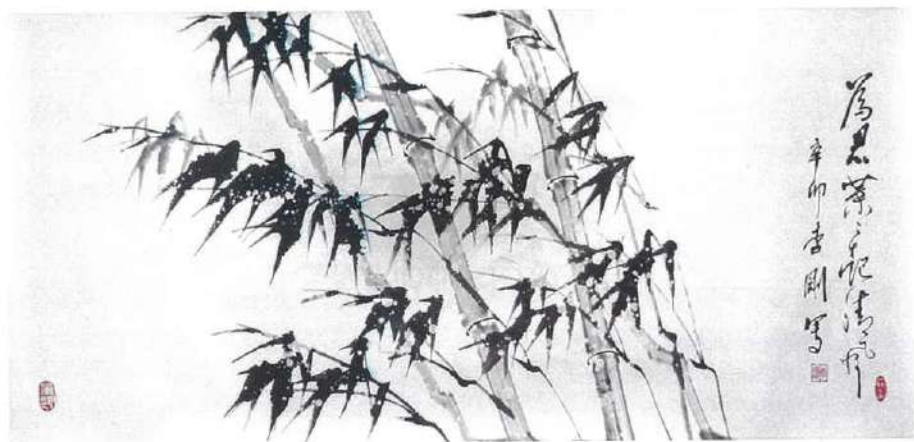
Appendix

Every true man is a cause, a country, and an age.

-Ralph Waldo Emerson

一個真正的人，就是事業、國家、時代。

——愛默生



為君葉葉起清風

238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李剛副主任在百忙之餘，潛研竹畫，翰墨丹青抒浩然之氣。作品中可見畫家成竹在胸，先用礬水潑灑，再迅速用淡墨畫出主幹，然後以濃重墨色寫出分枝和竹葉，畫面富有節奏感、和諧並有韻律，一氣呵成，感情充沛，展現了雪竹寧壓不折的氣概與畫家高潔的品格及超脫的境界。

大雪中傲然挺拔，蒼勁婀娜，翠竹既是君子的化身，亦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精神的象徵，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信然。

落款「為君葉葉起清風」，悠然自得，意境躍然紙上。



《國家拐點》的驚喜

柳音

239

郝鐵川教授的《國家拐點》一書，集政治、歷史、法學、文學、哲學、人生、人物傳記為一體，是一部內容立體、情感豐盈的上佳之作。作者以華盛頓、拿破崙、林肯、俾斯麥、羅斯福、邱吉爾、甘地、希特勒、麥克亞瑟、甘迺迪、李光耀、戈巴契夫等 12 位舉世聞名的領袖人物為依託，以他們珍貴的治國經歷為主線，揭示出一位領袖如何掌控和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完美詮釋了英雄與時勢、造就與成全之間的關係。通過簡明生動的故事，道出每一位政治家的價值觀與民主法制的理念，作為法學專家和學者，作者更為關注的是民主法制、民主憲政在世界各國的發展變化。

《國家拐點》內容提要指出，政治家往往是一個國家歷史拐點的造就者：國家因他們不同的民主法制活動或走向繁榮穩定，或走向衰落動盪。經濟發展有周期，政治發展也有起伏。傑出的歷史人物是散落於民間的創新智慧的集大成者，他們的美德往往是先進制度形成的源頭活水，他們的行動常常是先進制度確立的臨門一腳。民主法治就是各種善惡理念及其實踐碰撞的結果，而表象背後則是經濟利益關係的翻騰不息。此書備受推崇，彰顯了作者特有的政治敏銳性，豐厚的學識理論、進步的民主法治觀念、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飽滿的人生體悟。

作者精選史實，夾敘夾議，史中有情，法理情兼容並蓄。全書最大特色在於敘事渾然一氣，以時空對接手法，借古鑒今，中西通融，加上作者對歷史的宏觀把握和對

細節入微體察，使每一位歷史上的政治人物的獨特智慧和法治理念躍然紙上，並以文學語言再現歷史，令人感懷共鳴，堪稱是一部人物傳記佳作。作者更匠心獨到地在每一篇章的結尾，巧妙地結合當下的現實狀況，以率直精幹的筆鋒，或精闢點評，予人啟迪；或針砭時弊，發人深思。作者把讀者帶進了歷史長河，筆鋒一轉，又帶讀者回到現實之中。令讀者在重溫歷史時，又體會到領袖與國家命運之必然性和關鍵性，並獲得了政治、法學、民主發展的知識，實在是美好的閱讀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博學多才，不僅是史學博士、法學博士後，而且文學功力深厚，尤喜愛古詩及唐宋詩詞。單是《國家拐點》的前言，就有「一篇讀罷頭飛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的詩句；文章行文活潑，如「把每一種感情都揮灑到極致，並在不同的極致之間來回跳躍」等，詩情意趣盎然。細讀慢嚼，不經意得益良多。

作者的最新著作為《鄧小平與中國的民主、法制和人權》，他在後記中寫道：「來港工作逾兩年，即發現了內地和香港在心靈溝通方面存在不少隔閡、困惑和分歧。簡而言之，在認同『主權中國』、融入『經濟中國』、包容『文化中國』、熱愛『山水中國』等方面，許多港人與內地並無二致，但唯獨在怎樣看待『政治中國』問題上，我和不少港人的分歧馬上涇渭分明。我能做什麼？我原本是一個學者，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個真實的『政治中國』介紹給那些善良的、對內地不很了解的香港朋友。」作者於2009年2月起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部長，親身參與了「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從而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有更深切的感受和體會，故於2011年4月出版了此書。

郝鐵川教授現兼任中國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山東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院校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學術成就體現在法理學、憲法學、法史學、比較法學等領域，為當代中國著名的法學家（法學理論）。出版的著作包括：《秩序與漸進——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法治國研究報告》《周代國家政權研究》《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法治》《市場經濟與中國法律文化的變革》《周禮與中國文化》《中華法系研究》等15部。

2012年9月30日

（註：柳音為香港文化名家訪談錄著者的朋友，也是郝鐵川教授的學生。）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f Hong Kong) 於2000年10月成立，是香港最大的綜合性民間文化社團。本會擁近400家屬會，涵蓋本港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劇曲藝、文學創作、政經評論、思維邏輯、氣功武術、攝影陶藝、魔術奇藝、木偶剪紙、動畫漫畫、美術設計、茶藝茶道、雕刻盆景、中醫中藥、體育科教、傳播媒體等廣闊的文化領域，獨具其他社團不能比擬的貫通香港上、中、下各社會階層；融匯香港婦、老、少各類別人群的顯著優勢。本會堅持深入社區，走進市民大眾之中，積極在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發揮出文化的特殊作用；並不斷壯大發展，成為香港一股愛國愛港的新生力量。

12年來，本會秉承弘揚中華文化的宗旨，積極推動文化回歸，以促進人心回歸。本會積極宣傳和推廣基本法，認真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本會所屬團體緊貼時勢，參政議政，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香港政制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積極推廣公民教育，先後開展了一系列活動。自2005年起，本會兩年一度、連續三次舉辦了「基本法」、「和諧社會」和「我心中的祖國」徵文大賽，並出版了獲獎文章作品集，開創了全港中學生學習基本法的先河，獲得社會好評如潮，在全社會掀起了轟動性的公民教育熱潮。此外，本會還籌劃了「祖國之光——海陸空軍備模型、文化藝術展」的大型活動，使全港市民和青少年親身感受到我們偉大祖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取得的巨大

成就，感受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和自豪。本會還率先深入社區推廣中華文化經典，如《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等，開創了香港本地文化社團和民間力量合作的全新模式，在香港社會樹立了開展公民教育活動的典範。

本會推廣各類中華文化活動總計 2,000 多項，舉辦了多項獨具影響力的社會文化活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7 年 7 月與全國政協書畫室在香港展覽中心共同舉辦的「和諧頌——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中國著名畫家作品展」，畫展吸引了眾多香港市民觀賞，踴躍的情況一時無兩；2002 年 7 月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五周年大型軍樂隊列表演」盛大晚會，在國內外反響巨大。此外，本會連續三年與中華文化城共同主辦「香江明月夜——大型綜合文藝晚會」，支持康文署舉辦的「CCTV 空中劇場——京劇群英會」演出，並舉辦了越劇、崑劇、粵劇專場表演以及「中國民間藝萃博覽會」、「香港青年文化藝術節」、「香港藝術公演」，邀請南京小紅花藝術團來港演出，深受市民和小朋友們的喜愛。本會的眾多活動直接深入到香港各社區和廣大市民之中，備受歡迎。因此，本會的社會根基越紮越深，影響力越來越廣。

本會不遺餘力地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經濟交流和融合。12 年來，接待訪港的內地各省市代表團共計 60 多個，接待來自內地、台灣和國際友好文化團體 50 多個；高敬德會長親自組織並率領香港經濟文化考察團赴內地各省市考察 20 多次，足跡遍及湖北、吉林、河南、山西、江蘇、四川、貴州等，為香港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架起了重要橋樑，有力地推動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促進香港與內地經貿文化的合作和發展。

本會在多年弘揚中華文化的實踐中，走出了一條以文化推動社會進步的嶄新道路，有力地發揮了文化軟實力的作用，在「以文化回歸促進人心回歸」的重大工程中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必將以全新的姿態迎接新的挑戰，與全港市民一道同心協力，為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為香港更美好的明天作出新的貢獻。

2012 年 10 月

青少年強則國家強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舉辦的「全港中學生《基本法》中文徵文大賽」、「共建和諧社會 迎接美好明天」、「我心中的祖國」三次徵文比賽，每次都收到數萬份學生的作品。從參賽者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正在茁壯成長的一代香港青少年，他們視香港的未來、國家的命運為己任，他們為香港的前途、祖國的明天而奮發圖強。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祖國和香港的未來，看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

推行國民教育，任重而道遠。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將一如既往地弘揚中華文化，肩負歷史重任，推動和促進「文化回歸」，以真正實現「人心回歸」。



徵文比賽參賽者踴躍，高敬德會長對活動感到滿意。



出版人：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出版社：香港文學報社
印刷有誤 特此更正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

著者簡介

林璟陶，原名林燁，修讀中國文學及中國法律，為香港資深傳媒及文化工作者，對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有敏銳觸覺，正直正義正言，具有創新思維，富有理想。現為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兼總幹事，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永遠榮譽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路進會司庫，北大之友會長，香港民政事務局公共事務論壇成員，廣東省文學藝術聯合會委員。

白潔，出生山西陽泉，先後於南京及香港求學，畢業後留港從事媒體及公關工作。於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工作期間，參與採訪多位香港文化界名家。興趣廣泛，喜歡閱讀、電影、音樂、攝影。樂於作新嘗試，不拘泥於形式和方法，希望用簡單樸素的文字，記錄時代發展和生命變遷。